

之譯

列寧戰事論

讀書出版社印行



MG
A265
1

著 者

列 甯 戰 爭 論

焦 敬 之 譯

列寧戰爭論
焦敬之譯

書 出 版 社

1 9 4 0



3 2169 4346 8

目錄

第一部分

關於日俄戰爭與一九〇五年革命	一一—四七
(一) 覆沒	一
(二) 彼得格勒的作戰計劃	六
(三) 關於起義的戰鬥協商	九
(四) 關於武裝起義	二〇
(1)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草案	
(2)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草案	
(3) 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對於武裝起義的決議草案	
(4) 關於武裝起義問題的演說(四月二十八日)	
(5) 關於武裝起義問題的演說(四月二十九日)	
(五) 革命的軍隊與革命的政府	二五

(六) 軍隊與革命.....三六

(七) 俄皇請求土耳其蘇丹派兵抵抗本國人民.....四〇

(八) 告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書.....四六

第二部分

關於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四八——一三六

(九) 歐戰與國際社會主義.....四八

(一〇) 齊米瓦爾德左派底決議草案.....五四

(一一) 論戰爭的提綱.....五七

(一二) 五一與戰爭.....六二

(一三) 關於瑞士社會民主黨對戰爭問題的提綱.....七二

(一四) 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向 I. S. K. 所召集的第二次社會主義者大會的提案.....七五

(一五) 關於保護祖國問題的提法.....八八

(一六) 關於戰爭問題上的幾個原則的論證.....八九

(一七) 俄國底失敗與革命危機.....一〇二

(一八) 戰爭與革命.....一〇七

第三部分

關於布萊斯特和約.....一三七——一六一

(一九) 給波里斯·蘇瓦林一封公開的信.....一三七

(二〇) 關於迅速締結單獨的與割地的和約問題的提綱的結語.....一五二

(二一) 在第四次全俄蘇維埃臨時代表大會黨團會議上的演說提綱.....一五五

(二二) 關於和平談判的綱領摘要.....一五六

(二三) 關於必須簽訂和約的說明.....一五八

(二四) 關於布萊斯特和約的批准.....一五九

第四部分

其它.....一六一——一七三

(二五) 武裝與資本主義.....一六一

(二六) 巴爾幹戰爭與資產階級的沙文主義.....一六四

(二七) 戰爭底恐怖.....一六六

(二八) 意土戰爭結束之後.....	一六六
(二九) 關於時局的提綱.....	一六九
(三〇) 提綱.....	一七八
譯後記.....	一七四

第一部分 關於日俄戰爭與一九〇五年革命

(一) 覆沒

高麗海峽的海戰，引起了全世界（政界）報紙極大的注意。起初，沙皇政府還企圖對他忠臣們蒙蔽這種苦的真理，但是不久它也領悟這種企圖是失望了。要想對俄國全部海軍的覆沒，一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終究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要估計最後一次海戰的意義，還必須把我們在『前進報』第二期上所說的旅順口的隕落在這裏再提示一下。那時沙俄的全軍覆沒本已是大家料穿了的。一件事，但是波羅的海艦隊，總還像似激動着俄國愛國人士們的一綫希望的影子。誰都看得很清楚，戰爭底最後解決，完全是在於那一方面在海上戰勝。專制政府深以為，戰爭中不幸的結局，與『國內敵人』的勝利——革命的勝利——是一樣的。所以它便於最後作孤注一擲了。它在費了幾千萬萬盧布促促忙忙地去調動皮羅的淘艦隊。它窘促地徵調水手，連忙製造最後一批軍艦下水，甚至將『舊式的輪船』也勒令列入堅強的新式戰艦之列，而希望湊滿軍艦的數量。浩浩蕩蕩的大艦——那樣巨大，那樣駭人，那樣笨重，但又那樣無力而完全像俄羅斯帝國一樣的怪物似的大艦——出發前

進了，將無數的金錢揮霍在煤料和消費方面了，但結果却是使歐洲的人們誰都發噤，特別是在它光榮地撞沉了一些漁船，野蠻地蹂躪了中立國底風俗和拒絕了它們的要求之後。說得最客氣點，這隻巨艦，它底價值，至少也要值三萬萬盧布，如連這次出發時所花費了的一萬萬盧布一併計算在內，總計是把四萬萬盧布丟到沙皇專制政府最後這一次軍事賭注當中去了。

現在是臨到最後的撕殺了。這是人人早已料想到的，但是不論誰都沒有想到俄國海軍底失敗，竟表現出了那樣淒慘的覆沒。俄國底軍艦像煞一羣巨獸一般，瘋狗似的直向武裝精良而裝置着各種最新防禦工具的日本海軍衝去。結果，不過兩晝夜的戰鬥，就把俄國在容量方面有一萬二千名到一萬五千名水手的二十隻戰艦，被擊沉了十三隻，被俘了四隻，而臨了逃到海參威港的，祇有一隻『阿爾麻司』。大部分的水手陣亡了，羅斯節斯忒威斯克『本人』和他底最親近的助手涅波格托夫也被俘了，日本全部的海軍則平安地退出了戰鬥。一共祇損失了三隻魚雷艇。

俄國偉大的海軍最後被消滅了。戰爭的失敗不可挽救了。俄軍全部被日軍逐出東三省後，日本奪取庫頁島與海參威的事，現在也祇是一個時間的問題了。我們所看得到的，不但是軍事上的失敗，而且專制制度全部的軍事也破產了。

這種破產的意義，同沙俄全部政治制度的破產一樣，處處因日本人所給的新的打擊，而使歐洲和俄國全體人民越發看得清楚起來了。一切的人們都武裝起來反對專制制度——大聲

是

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悲痛的民族的自尊心，軍隊的氣忿，幾千百萬青年人們因無意義的軍事冒險而遭受到的慘痛的犧牲，幾千萬人民反對揮霍金錢的忿怒，對於必然的財政破產和因幾次戰爭而來的長期的經濟危機的拯救，以及對可怕的民衆革命的恐怖，所有這一切，都是聯合起來反對沙皇政府的；不過據資產階級說，後面二件事，沙皇是可能而且也一定能夠適當地利用善意的讓步消滅的。和平的要求在發展，在擴大，自由主義者的報紙在憤激，甚至連最溫和的份子如「什波夫斯克」傾向的地主，也開始在威脅政府，最後甚至像奴隸般的「新時代」(註二)也在要求迅速召集人民的代表會議。

歐洲資產階級——這個沙皇政權最可靠的台柱，同樣也感覺不甚安然了。國際方面必然來到的重新組合威脅着他，新與日本蓬蓬勃勃的實力威脅着他，在歐洲失掉了一個軍事的同盟也威脅着他。他們先前慷慨地借給專制政府的幾十萬萬金元，他們現在是對這幾十萬萬元的命運不安起來了。俄國的革命很嚴重地驚嚇住他們，因為俄國革命很厲害地激動了歐洲的無產階級，同時可怕地又在全世界燃起了革命的火焰。所以他們便利用與沙皇政體「敦睦」的名義，勸告沙皇政體接受他們底忠告，主張沙皇政體必須起來講和——不但與日本人講和，

(註一) 一九〇五年五月卅一日(俄歷一八日)在「新時代」第一〇四九〇期上，A·蘇渥林在一篇題名為「爾爾的信」中說：「現在要求『俄國土地』代表迅速的召開會議，不需要等待到普力根委員會工作完成之後。」

並且與俄國底自由資產階級也講和。歐洲本來看得很清楚，要與日本講和，是需要花費很大的代價才能買得一紙和約的，但是他也很清醒地實事求是地推測到，如果讓這件事一個月一個月地延宕下去，外部的戰爭和內部的革命必定是會把這個價格抬高，而對那種革命的爆炸轉火上加油的，因為這種爆炸物，正像沙士一般埋沒了整個的「讓步」政策。歐洲知道專制制度是非常困難的，現在簡直是站立不住的，因為它太過落後了。所以歐洲底資產階級企圖以玫瑰色的幻想去安慰自己，並且也安慰自己的同盟者。

以下就看一看法蘭西狹義愛國資產階級的報紙譬如汝爾涅里在“*Le Saecler*”(註11)報上用「一個時代的終結」這一標題所說的話吧：「現在，當俄國在陸上打了許多次敗戰而在海上破擊潰的時候，在俄國人面前擺着的一個任務，就是必須締結和約並改造她的軍事力量。冒險的政府，有時甚至因為它太過自傲或因為它本身想求安全，不得不把它素常所統治下的那些人民，也捲入戰爭之中。因為爭取勝利的一種孤注一擲般的鬥爭，對於這種政府是最必要的，所以它們就要求它們的人民前仆後繼的犧牲，因而也就想引導他們走到最後的死路。這種

(註11) 「世紀」——編輯部註。

“*Le Saecler*”(註11)——法國資產階級的報紙，與1836年列德留——洛列諾所組的內閣很接近。第二帝國時代很有名，在一九〇五年時該報編輯者為薩可斯德克——羅維內閣與拉列斯內閣時代的總編輯長——編輯部註。

情形，在我們法國兩個帝國歷史上也是有的。這種情形，在第三帝國的歷史上也是有過的，如果它在我國是造成了這種情形的話。

「恰恰相反，俄國政府的情形却不是如此；它是能深深地壓制在俄國人民底內心的，所以整個的不幸，不是分散了政府與人民，反而是更加緊密地接合了他們。戰敗的凱撒已經不是凱撒，不幸的沙皇或者可轉爲神聖的和公衆的沙皇。」

晤，晤！沙文主義的法國夥計的牛皮「已經是非常明顯的了。」（註三）他底信仰：戰爭似乎不是將俄國政府與人民分裂，這是與盡人皆知的事實大大地矛盾着的，祇不過是教人聽了發噁而表現它是天真的或無知的狡猾罷了。爲了要警告他底朋友和同盟者俄國專制魔王，不要像真正的「凱撒」盲目地勇敢地去走上必然的崩潰，法國底資本家老爺們慫恿地溫柔地相信這個凱撒是不去征服別個凱撒的，而他是有一條好的出路的。他們「希望什麼呢？他們這話教誰相信呢？」（註三）法國底資產階級是希望有一個強固的同盟者——沙皇，是希望在那種不幸中有一種幸事，使俄國人民與沙皇團結起來而獲得浪漫小說上的一種團圓的佳話去安慰自己。當然，攷爾涅里先生自己也是不相信這種佳話的，但是我們却也應當嚴重地加以注視。冒險主義者不但有沙皇政府，並且還有結束了先前各王朝君主專制的許多政府在歷史

（註三）這兩句話伊里奇是從攷爾涅里這篇「La fin d'une époque」（一個時代的終結）當中引出來轉

上整個地落在一百年之後的俄國專制制度，它底冒險主義者比法國底任何一屆帝國要多得多。專制制度正是踏着冒險主義者的道路把人民丟在盲目的和可恥的戰爭當中。它現在已經應當走到末路了。戰爭暴露了它週身的瘡毒，揭開了它底一切腐潰，證明了它與人民的盆部分裂，粉碎了凱撒統治的惟一的台柱。戰爭表現爲森嚴的一個法庭了。人民已經對這些屠戶們的政府提出訴狀了。革命要根據這些訴狀去執刑了。

一九〇五年六月九日（俄歷五月二七日）『無產者』第五期。

譯自『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三三五——三三八頁。

(二) 彼得格勒的作戰計劃

驟然看來，似乎在赤手空拳的工人們和平地請願的時候談什麼戰鬥是很詫異的。但這是一個屠場。政府正是當作一個戰鬥，並且也無疑義地正是完全按照佈置好的計劃去實行了。政府從軍事的觀點上討論了彼得格勒和冬宮的防衛問題。它採取了一切的軍事手段。它撤退了一切的民政機關，把一個五十萬人口的都市整個地都交在佛拉第米爾大公爲首的貪婪的吮吸人民鮮血的許多將軍們底手裏去全權地處置。

政府有意地在造成無產階級的起義，它利用對障礙物的挑釁來屠殺赤手空拳的民衆，以便把這個起義投到血海之中。無產階級應當學習政府這種軍事的教訓。無產階級一旦開始了

革命，就應當學習國內戰爭的藝術。革命就是戰爭。這是唯一合法的、正當的、正義的，而且一切戰爭中真正偉大的，歷史上所會不知道的戰爭。這種戰爭，不像其它一切的戰爭一樣，爲少數特權者和剝削者底利益而進行，而是爲了人民羣衆的利益而反對暴虐無道的皇帝，爲了幾千百萬被剝削者和勞苦大衆的利益而反對暴力與暴政。

一切旁觀者們現在都異口同聲地說，這種戰爭已在俄國宣佈，並且也已開始了。無產階級現在又同許多的羣衆起來了。他們對沙皇那種幼稚的信仰，其殘餘現在是如同彼爾格勒工人很快地由請愿而轉變到巷戰方面一樣而很快的洗刷乾淨了。工人到處武裝起來了。十多倍的警察們嚴守兵器庫也沒有用了。不論怎樣嚴防，也不論怎樣去鎖閉，終究是制止不住城市的羣衆，因爲他們知道，沒有武器，不論做那件事，他們永遠都是會被政府用屠殺對待的。每一個人都爲了奪取警察底武器，並且準備給沙皇制度那些嗜殺成性的奴僕們一個抵抗，都在努力尋找步槍和手槍。俗語說，萬事起頭難。工人要從事武裝鬥爭，照例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政府現在逼着他們去武裝了。第一個難關和最困難的一個難關，他們也已渡過去了。

英國底一位記者曾對莫斯科某街的工人們傳出了這樣典型的談話。他說，成羣的工人在公開地討論最近幾天來事變的教訓。『斧頭呢？——一個工人說，——沒有用處，斧頭一點也抵抗不住馬刀。斧頭趕不上馬刀，但刀子還更趕不上一柄斧頭。不的，應當用手槍，最低限度也要用一支手槍，不過還是用步槍的好。』像這樣的談話，我們在俄國各地現在都可以聽到。這種

絮話，在彼得格勒「佛拉第米爾槍殺」之後，已不復是人們在茶餘酒後談一談就算了事了。

沙皇底叔父佛拉第米爾佈置屠殺的軍事計劃，是不讓郊外的工人進彼得格勒市中心區來。士兵們很相信工人們是要毀滅冬宮（抬着聖像和基督而前來請願的冬宮）而殺死沙皇的。戰略的任務，是要保護一切橋樑以及通到宮前廣場的一切主要街道。「作戰」的主要地點，是在橋樑附近的廣場（如托洛茨基廣場、桑姆波色涅夫斯克廣場、尼古拉也夫廣場、宮前廣場）由工人住宅區通入市中心的街道（納爾佛斯克門附近、什里塞爾布爾格路、涅甫斯克）以及宮前廣場，這個廣場，雖集結着大批的兵士，雖有很大的抵抗力，但是我們可想到，在這裏總是有千千萬萬的工人們擁擠進來的。自然，沙皇政府遂行作戰的任務是非常容易的，因為誰都知道工人們是想到那裏去的，同時也知道祇有一個集合場和一個目的地，他們是一定要去的，勇敢的將軍們「勝利地」去抵抗了一羣赤手空拳的敵人；因為事先每個人誰都曉得，他們來此地是幹什麼的。這是對赤手空拳的良善的民衆們的一種最卑鄙最沒良心的屠殺。現在，羣衆却很久以來就已在談話時想到並且經驗到過去的一切了。工人們這種回憶，這種「佛拉第米爾教訓」的反應，其唯一必然的結論，就是羣衆們覺悟到：作戰應當按照作戰的方式來動作。工人羣衆以及跟着他們走的貧農羣衆們覺悟到自己過去是作戰的門外漢了，可是下次在我們的國內戰爭中，我們便可知，按照「計劃」動作的，就不單祇是幾位大公和沙皇了。我們號召：「拿起武器來啊！」一月九日在涅甫斯克擁擠起來的工人們現在可不會再冒然地瞎

碰了

一九〇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俄歷一月五日）『前進報』第四期。

譯自『列寧全集』第三〇卷第八六一—八七頁。

「彼得堡作戰計劃」一文的補充

「彼得堡作戰計劃」一文，我們已刊載於『前進報』（註）第四期了。現在我們在英國底報紙上看到對這個計劃有幾個非常有興趣的敘述。佛拉第米爾委任瓦西里奇考夫大公兼將軍爲作戰軍隊的總司令。全市分爲幾個地段由幾個軍官分別負責。沙皇將戰爭看得非常嚴重，他儼若遭遇到了武裝敵人的進攻似的。在軍事動作期間，總參謀部設在瓦西里也夫島的綠蔭後面，而經過每半小時即可由每一個地段的指揮官方面獲得情報。

偵察彼得堡工人底情報！

寫於一九〇五年二月初。

最初登載於『列寧選集』第五卷（一九二六年）。

根據原稿排印。

(三) 關於起義的戰鬥協商

『革命的俄羅斯』（五八期）說：「最後，現在就讓戰鬥聯合底精神，侵入到革命社會主

（註）見『列寧全集』第七卷，頁 109—110。——編輯部註。

義者黨團自相仇殺和四分五裂的隊伍中去吧，且罪惡地復活社會主義團結底不健全的認識吧……我們則儘可能地要在儲集革命的力量時，採取協力的進攻去加強它底行動。」(註一)

我們不祇一次地去抗議社會主義革命家們這種流行的悲語，同時就是現在，我們也必須向它抗議。先生們，這句驚人的「自相殘殺而仇視」的話，是就什麼說的呢？他們是有價值的革命家嗎？正是在現在，當真正的鬥爭在進行着，而如「革命的俄羅斯」同樣過分漂亮地所講的流着血的時候，正是在現在，這些過分誇大的「自相殘殺的仇恨」高叫得特別虛偽。你說力量的蓄積嗎？但是，力量蓄積爲一個統一的，親密的，而在原則上能夠合作的組織了，而不是種種色色的人們的一種附和了。先前力量沒有蓄積起來，而在諸如此類的附和以及毫無效果的企圖中消耗了。爲了在事實上，而不是在口頭上去實現「戰鬥的聯合」應當明白地，精確地且根據經驗去了解，我們究竟爲什麼能夠成爲一個統一體，且達到什麼程度。沒有這個，關於戰鬥聯合的談判，本質上是說白話，說白話，而對於談判的這種認識，同時就是由那種論戰，鬥爭與仇恨而來的，這個，是你們在那種「驚人」的術語中所講過的。如果我們對於那些分離俄國社會與分離俄國社會主義思想爲一巨大鴻溝的那些分歧點沉默了起來的話，難道不是很好的嗎？難道祇是「傾軋的崇拜」引起了這種曖昧的，完全社會主義幻想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

(註一) 佛拉第米爾·伊里奇由「革命的俄羅斯」中所引證的話，是從一九〇五年二月二日(俄歷一月二〇日)

「革命的俄羅斯」第五八期上的一篇文章「武裝起來」中引來的。這篇文章，作者沒有署名——編輯部註。

思想家的民粹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思想家們之間殘酷的鬥爭嗎？先生們，當你們談判到這個，當你們繼續認爲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還是「污辱」到民粹主義與你們底「社會—革命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底本質時，那麼，完完全全地你們祇是使自己可笑起來了。我們不可避免地，在俄國將來的革命委員會中還要辯論、分歧、仇視起來，但是却應當從歷史上去學習。爲了要使這個不是偶然的，不管誰都在行動時機明白的知道它不是一種糾紛和無原則的爭論，就應當想一想這個爲了要使辯論成爲原則的，爲了要知道每一種思想底出發點，爲了要及早指示出可能的聯合與必然的敵視，應當就去準備它。革命時代底歷史，在極性的、未成熟的，而大家附和着在革命的人民委員會中所進行相互的爭執與痛苦地消沉各種份子的那種「戰鬥聯合」，在經驗方面，確實給了我們非常之多、非常之多巨大創傷的例子。

我們希望領會這種歷史的教訓。我們在你們認爲是一種狹隘的教條的馬克思主義當中，却正是看到這種歷史的教訓與領導底精華。我們在獨立的、毫不妥協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的無產階級底政黨中，看到了社會主義勝利與走到勝利道路的、最自由的而不陷於動搖的唯一保證。所以，我們從不逃避最革命的關頭，從不拒絕社會民主黨完全的獨立性與我們意識上完全的不妥協性。

你們認爲這似乎就是取消了戰鬥的聯合吧？你們弄錯了。你們可從我們第二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書中看到，我們既不拒絕爲鬥爭而妥協起來，同時也不拒絕在鬥爭中協同起來。我們就

「把『前進報』第四期指出來說吧，俄國革命底開始，毫無疑義地接近了這種談判底具體實現的時機了。」（註二）革命的社會民主黨與民主派革命的份子，他們底「致鬥爭，在專制制度覆沒的時代，是必不可免的，而且必要的。我們認為，我們最好去服從將來聯合戰鬥的事業，如果我們願意平心靜氣地，頭腦清醒地去考慮它可能的條件和它底可能程度而代替痛苦的鬥爭」的話，如葉能表現這樣，那是很「美滿」的。我們在研究了「社會革命黨」由民粹派進步到馬克思主義時，我們已在「前進報」底第三期上開始這「工作了。」（註三）

「書報界自己拿起武器了——『革命的俄羅斯』對一月九日的事變說，——無疑義地，遲寫總是要解決武裝羣衆的問題的。」——這時，這種恐怖主義與羣衆運動底匯合，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來了且實現了，所以我們根據我們黨策略的全部精神，在口頭上和實際上都爲它努力。」——我們在括弧中指出，最後一句話，我們願意打一個括弧，並且將來還要繼續去打一個括弧。）——在最近不久以前，我們還看到，這兩種運動的動力還是分離的，而且必要的力量在這種分離中消耗了。」

這是非常對的，正是如此呵！知識份子的恐怖和羣衆的工人運動，從前是分離的，並且因這種分離而散失了必要的力量。這個，恰恰正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常常所說的。所以正是因爲如

（註二） 見本書第八一頁——編輯部註。

（註三） 見本書第七〇頁——編輯部註。

此，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他才不但是常常地反對恐怖，而且也反對傾向到恐怖方面的那些動搖，因為這些動搖，不祇一次地會表現在我們黨底知識份子的代表者當中。(註四) 所以正是因為如此，老「火花報」就會經與恐怖做過辯論並且反對它，而當時在第四八期上這樣寫道：「舊式的恐怖鬥爭，是革命鬥爭中最危險的一種，人們以恐怖為一種光榮的堅決精神和自我犧牲的活動……現在，當示威已轉變到對政權的公開反抗時……我們舊式的恐怖主義，便已不成為非常勇敢的鬥爭方法了……現在，英勇是要擺在廣場上面，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英雄，是現在

(註四)

克里切夫斯基在「工人專業報」第六期上發表的文章(1)馬爾托夫和沙蘇里契對里克爾特慘案的評論

(2)新火花報社全人對槍殺波列夫所發表的傳單(3)

(1)

這裏是指一九〇一年四月「工人專業小報」第六期中B·克里切夫斯基「歷史的轉變」一文而言的

編輯部註。

(2)

在一九〇二年六月十四日(俄歷一日)第二期「火花報」底「社會生活欄」裏對於威里奇者長佛一瓦列用棒木棒毒打被捕的示威者們，有一個評論。在評論中說：「即在現在的條件之下，非常有用的必不可免的回答，就是五月五日對佛一瓦列的暗殺。我們很高興的一件事，是無比的政府的作惡，並未加以懲辦，所以我們心中鬱鬱所懷恨的，是這一次暗殺沒有完全成功。」馬爾托夫和沙蘇里契所寫的這個評論，是他們聯席對恐怖主義方面的一個反映，當時激烈地反對他們的，有列甯和普列汗諾夫——編輯部註。

(3)

這裏是指「火花報」編輯部署名的一張「告工人羣衆書」No. 16 而說的。傳單上開頭一句話說說：「打死內政部長波列夫，打死偵探與劊子手，這些壞人物們，是沙皇政府一切卑鄙無恥與一切暴力化身的人們把吮吸千百工人血液的人們，葬埋到墳墓中去……」——編輯部註。

那些領導鬥爭的民衆，而站在他們前面去反對自己壓迫者的革命者……法蘭西大革命底恐怖主義……是在一七八九年七月一日攻下巴士提爾監獄時才開始的。它底力量是人民底革命運動的力量……這種恐怖，不但不會使人們對羣衆運動底力量失望，並且恰恰相反，堅決地相信它底力量……這種恐怖的歷史，對於俄國底革命者是非常值得去學習的。(註五)

對的，一千次當中有一千零一次是對的！這種恐怖底歷史，是非常值得學習的。同樣地，一年半以前由『火花報』上所引證的話，也是值得學習的。這些引證向我們證明，社會主義的革命家們在革命的教訓影響之下，願意領受這些思想，是有很大的進步的。這些引證，使我們確切地相信羣衆運動的意義，並堅定革命的信心。這個革命的堅定，祇能夠是把握住原則時才能辦到的，而且也祇有它，才能夠由這種運動不斷的所表現出的停滯和『失望』中解脫出來。現在在一月九日之後，在羣衆的運動中，不論什麼樣的『失望』，驟然看起來，都是不會有的，但這也祇是在驟然看起來才是如此。應當把羣衆在剎那間表現出來的那種熱烈的『幻想』與堅定的和深思遠慮的信心分別清楚，因後者是與黨底一切活動和根據階級鬥爭的觀點和原則而領

(註五)『火花報』上這篇文章，是普列汗諾夫所寫的，那時參加『火花報』編輯工作的(由四六期至五一期)有著

列汗諾夫和列甫那斯時，普列汗諾夫還沒有想到，將來他就是對機會主義大大的讓步的。

這句話是引自一九〇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俄歷一月五日)『火花報』以。上普列汗諾夫底一篇『白色

恐怖』中，見『普列汗諾夫全集』第一二卷 P. 499—410——編輯部註。

導的羣衆運動密結分離不開的。應當記牢，不論一月九日之後，現在革命運動的階段達到多麼高的程度，然這個運動，無論如何，距我們社會主義的和民主主義的政黨在自由的俄國底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那個時代，當中還隔着許多的階段要經過。所以我們必須在經過這一切階段，在經過這一切鬥爭底痛苦之後，將社會民主黨與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毫不動搖的聯繫起來，時時注意去鞏固和加強這種聯繫。

所以我們認爲「革命的俄羅斯」下面這種肯定的話，是太誇大了的：「武裝鬥爭底先鋒隊，在武裝羣衆底隊伍中淹沒了」……這是比現在所能實現的一種過火的希望。二月十七日（俄歷四日）塞爾格伊在莫斯科的被殺，據今天電話中的報告，顯然恰恰就是一種舊式的恐怖主義。武裝鬥爭底先鋒隊並沒有在武裝羣衆底鬥爭中淹沒了。顯然先鋒隊擎着炸彈，在莫斯科伏擊塞爾格伊時，彼得堡底羣衆，則如「革命的俄羅斯」自己所形容的一樣，他們沒有先鋒隊，沒有武器，沒有革命的指揮員，沒有革命的參謀部，而完全是憑恃着滿腔的熱血去向明晃晃的尖銳的刺刀衝鋒。上面所說的這種散漫現像，現在還是存在着，同時知識份子個人的恐怖，比現在所表現於大家面前的「羣衆提高爲個人的英雄後，英雄喚醒了羣衆底英勇」還要厲害，並且更加因他們底不滿情緒而失敗了。（見「革命的俄羅斯」第五八期。）先鋒隊必須在事實上淹沒到羣衆當中，即是說，把自己大公無私的犧牲精神與戰鬥的羣衆不可分離地確實地聯系起來，不要把自己當做爲一個偶像或表像與羣衆一道走，而是名符其實地同羣衆攜手前

這。這是必要的。在這一點上，現在是用不着絲毫懷疑的。這是可能的，一月九日和以後不降墻所發生的工人羣衆強烈的偉大的騷動已證明了這個。這是新的和最高的任務，且與以前比較起來說，是最困難的任務，但這是不能而且也不應當使我們把它底緊急的實際的解決，暫先停頓了起來。

社會民主黨與革命的民主派和社會革命黨底戰鬥聯合，可爲一種解決它的手段。這種聯合，愈是要把武裝鬥爭底先鋒隊很快地淹沒在戰鬥民衆的隊伍中，愈是社會革命黨能按着他們下面所講的話：「讓革命恐怖與羣衆運動所開始的這種匯合成長起來吧，鞏固下去吧，讓羣衆很快地就走上武裝的恐怖的鬥爭手段吧！」前進，則它愈容易實現。這種戰鬥聯合迅速實現的一種企圖，我們認爲我們所收到的 G·加朋底下面的一封信是很滿意的，現在把它登載出來：

對俄國社會主義各黨派的一封公開的信

「彼得格勒和其它各地一月的流血日子，已擺在被壓迫的工人階級和以沙皇爲首的吸血鬼們——專制制度——的面前了。偉大的俄國革命開始了。對大家所真正珍貴的人民的自由，或則必須使它勝利，或則就使它滅亡。在目前的事物情況之下，對於正在發展的歷史時機底重要的一個認識，我認爲首先就是革命的和人類的事業，我號召俄羅斯底一切社會主義黨派馬上彼此之間進行合作並且向着推翻沙皇制度的武裝起義的事業

努力。每一個政黨底全部力量都須動員起來。戰鬥的技術計劃，都必須是大家共守的。炸彈與炸藥，個人的和羣衆的恐怖，所有這一切都是有利於人民的起義的。最近的目標——推翻專制政體，臨時革命政府要迅速對一切爲政治的和宗教的自由而奮鬥的戰士們，宣佈大赦——迅速武裝人民，並迅速根據普遍平等的，祕密或直接的選舉權，召集立憲會議。同志們爲事業奮鬥吧！前進到戰場上去吧！我們高唱一月九日彼得格勒工人們底口號吧——要就是自由，不然就是死！現在，一切的遲緩和散漫，都是對人民的一種罪惡，你們擁護他們底利益吧。把自己全部的精神都拿出來替人民服務吧，我自己是從人民當中出身的（一個農民底兒子）一個人，我決不屈不撓地把自己底運命與工人階級反對壓迫者和剝削者的鬥爭交流起來，自然，我願意以自己滿腔的熱血與那些爲無產階級和勞苦大衆底真正解放的真正事業而反對資本主義的壓迫和政治奴役的人們攜手起來。

G·加朋

對於這一封信，我們方面認爲需要對它更直接了當地說幾句話。我們認爲他所提議的「合作」是可能的，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們所歡迎的，正是G·加朋所說的「合作」，因爲祇有每個政黨保存着它完全原則上的和組織上的獨立性，才可以使他們底聯合戰鬥的企圖，不成爲一種沒有希望的事。我們必須對這種企圖十二分地加以小心，不要爲各種派別無價值的附和而損害了事業。我們必須各自單獨地前進（getrennt marschieren），但是我們

也可以不厭一次地並且就於現在一道兒攜手進攻 (vereint schliessen)。從我們底觀點上看，我們希望這種合作不但包括了一切社會主義的政黨，並且也包括了一切革命的政黨，因為最近的鬥爭目標，與社會主義沒有一點關係，所以我們不應當把最近的民主的目標與我們社會主義革命最終的目的混合起來，而且從來也不允許混合起來。並且再從我們底觀點上看，爲了要以聯合行動的任務去代替「個人的和羣衆的恐怖」的一般號召，而直接了當地提出恐怖與起義民衆直接的事實上的匯合，合作也是必要的。是的，加朋底補充：「所有這一切都是有利於民衆的起義的。」是很明白地證明他正是愿意服從這種目標和個人的恐怖的，但是這種願望，正是我們對「革命的俄羅斯」第五八期上所指出的那種思想，所以必須具體的表現出來，凝結在完全一個意思的實際的決議案當中。最後，我們指出，不管提議合作的可能條件如何，我們認爲 G·加朋底非黨的議論，是一種反相的現象。很明白地，一個信仰沙皇並且對沙皇制度提出請願書而能很快地轉變到革命的目的方面的加朋，他是不能夠馬上確定他明白的革命的宇宙觀的。這個必然地，革命愈是向前很快的廣泛的發展，它一定愈加往地重覆那種現象。但是各政黨，各思想和各理想方面完全的明確性與具體性，恰是他們之間某種加速合作底絕對條件。明確與具體，是每一步實踐中所需要的，同時在現在實踐的事業中，也是能決定堅決的行動和消滅動搖的。俄國革命底開始，不但大體上已引導許多人走到了政治的舞台上，而且也引導他們在思想方面能夠在將來提出「革命的」口號，這對於「人們底事業」

是非常具體的東西，是他們底目標與他們底行動手段。加朋這種表現是非常之高的，非常有益且非常「外交的」非黨的立場，在事實上祇是最不明顯，最為曖昧而必然在實際的活動中大大的不徹底起來和動搖起來的一種表現。在革命的名義之下，我們底思想家們決不應黨都這樣，決不應黨要一切政黨，一切思想與一管想像都要匯合為一個革命的混合體，恰恰相反，革命運動底發展與擴大，它必定會深入到人民各階級當中和各階層很大的羣衆當中，必然要引起（好的，引起了）許多新的思想與想像。所以祇有在他們相互的關係中，並在他們對無產階級革命態度方面，有他們底明確性和具體性時，才能保證革命運動最大的勝利。祇有彼此之間這種完全的明確性，才能保證合作的勝利而達到大家最近的目標。

這個最近的目標，我們認為在 G·加朋底信中已充分正確地指出來了：（1）推翻沙皇制度，（2）臨時革命政府，（3）迅速大赦一切為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而奮鬥的戰士，當然為罷工自由而奮鬥的戰士們也在其內，（4）迅速武裝人民與（5）根據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選舉制，迅速召集全俄底立憲會議。由革命政府迅速實現一切公民底平等權利，並在選舉中實現政治上完全的自由，很明白地，當然，G·加朋是不能夠直接了當地指出的。其次，就是在臨時政府底綱領中為幫助民主的變革，特別是使它實現起見，應適當地包括各地農民革命委員會的建立。在革命底勝利以及在口號方面許許多多全在於農民底革命的自動性，同時，我們已指出過，大體上是各種社會主義的和革命的民主黨派所能夠辦到的。

我們希望有這樣偉大的經歷並且過分地感覺到自己在政治上毫無認識的加朋能在過渡到革命的宇宙觀時，能達到政治家所必要的明確的革命的宇宙觀。我們希望，他對於起義所提出的聯合戰鬥的號召，結果獲得勝利，同時革命的無產階級與革命的民主政黨們能夠團結一致地打擊沙皇制度，並很快地，真正地以最少的代價把它推翻。

一九〇五年二月二日（俄歷八月）「前進報」第七期。

譯自「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一一五——一二一頁。

(四) 關於武裝起義（註一）

(一)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草案

大會認為，根據實際工作人員底經驗與工人羣衆底心理，在準備起義的時候，不祇應當了解武器的準備與部隊的建立等等，同樣地還要利用各種武裝攻擊的實際經驗去儲集經驗，譬如別動隊在各種公開的民衆場所武裝抵抗警察或軍隊，或武裝部隊對監獄與政府機關等的

（註一）在「列寧選集」第五卷第一九四頁所刊載的列寧計劃提交大會的第三次代表大會底各欄決議，是說明除

了關於起義有一個公開的決議案外，還有一個「秘密的」即是說不許公佈的一個決議案。列寧所寫的这个決議案的草案，現在是刊載於本卷中了。在大會上，這一個決議案沒有提出——編輯部註。

進攻，就是一個例子。大會在充分地對黨底地方中心和中央委員會說明這種攻擊和非常有利的出擊動機的區別時，特號召全黨的組織注意上面所指出的經驗，警惕地在個別動作和微小的恐佈行動中避免無意義的力量上的消耗。

(二) 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草案(註二)

軍隊

大會請全黨底組織去注意社會民主黨在軍隊中宣傳鼓動的重要性，同時建議用一切力量去加速鞏固與具體化在軍官及下層長官之間已有的聯系。大會承認社會民主黨在軍隊中服務的各個特別的團體成立者，是爲了使這些團體在地方委員會中佔取一定的地位（爲地方組織的一個支部，或在中央組織中佔取一定的地位（中央直接建立而直接歸中央管理的一個機關）。

(三) 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黨對於武裝起義的決議草案(註三)

(註二) 關於軍隊這一次議案，後來在代表大會的議事日程中取消了——見列甫全集第三十卷第四四頁註第一八——譯者。

(註三) 在一九二五年「無產階級革命」的第一二期（總號碼第四六期）上，應納亞爾斯基在他所寫的一篇文章

應當加以注意的如下：

一、無產階級，就他本身的地位來說，實為一個最先進與最徹底的革命的階級，所以他應當在俄國總的民主革命的運動中，佔取領袖與領導者的地位；

二、祇有在革命的時候完成這種作用，才能保證無產階級立於最優勢的地位，以便在反對有產階級所準備產生的資產階級的民主的俄羅斯時而為社會主義做進一步的鬥爭；

三、無產階級要能夠完成這樣的作用，祇是在他於社會民主黨崩潰之下組織為獨立的政治力量，且在罷工與示威中能夠以最完全的一致性去發動時，才有可能；

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認為組織無產階級底力量，以羣衆的政治罷工與武裝起義與專制制度做直接的鬥爭，同時為達到這個目的而建立情報的與領導的機關，這種

「一九〇五年底布爾塞維克中寫道：『關於武裝起義的第一個決議是根據我底報告通過的。伊里奇給了我一個基本的報告提綱。不但如此……他還要求我把整個報告起草好以後送給他預先看一看。晚上快開會的時候，因為一定有我底報告，所以伊里奇很注意地讀了我底草稿，即把草稿和兩三個小小的糾正一併交給了我。絲毫用不着驚奇，我記得清清楚楚地，在我底演說中，我完全是根據着伊里奇最開始和最詳細的指示的。』本文所根據的決議案草案的原稿（最初的）幾乎與應諾查爾斯在大會上所宣讀的草案是字字相合的，這個證明伊里奇給予涅伊諾夫（應諾查爾斯在大會上的別名）的不但是一個報告的提綱，並且也是現成的決議案草案在『列甫選集』第五卷（第二四三—二四五頁）中發表的，有決議案的補充材料和本決議案的提綱——編輯部註。

任務是黨在行將到來的革命時期中之最主要的任務之一，所以大會委託中央委員會、地方委員會和職工會於開始準備發動羣衆的政治罷工時，即組織軍委去採辦及分配武器，制定武裝起義與直接領導武裝起義的計劃。這個任務的完成，不但要使它對於喚醒階級覺悟的整備工作上，可以而且一定不受到損害，恰恰相反，還要深入的與順利的來推動它。

寫於一九〇五年五月一日——二日（俄歷四月一八——一九日）
初次發表。根據原稿排印。

(四) 關於武裝起義問題的演說

四月二八日（俄歷一五日）

在上面我已經述過，原則上的問題，是已非常清楚的了。但是在社會民主黨底報紙中，恰有一種宣言（見『火花報』№ 〇〇與亞克塞爾洛德對『工人』這一小冊子的序言）證明，問題却不是已經那樣明白。『火花報』與亞克塞爾洛德談到陰謀，談到恐怖時說，關於起義實在想得太多了。但是，想得却是很少……亞克塞爾洛德在『工人』這一本小冊子的序言中說，問題祇能夠談到『野蠻民衆們』底起義。但生活證明，問題不是說到『野蠻民衆』的起義，而是說到能夠進行有組織的鬥爭的覺悟羣衆們的起義。最近幾年來的整部歷史證明，我們對於起義底意義與必然性，是估計得不夠了。應當對問題底實踐方面加以注意。這裏，彼得格勒里加

高加索實際工作來們底經驗和工人們底經驗是非常重要的。我所以說這個，是要同志們瞭解已的經驗去工作。因爲經驗是給我們以實際，而不是使我們作學院性質的討論。應當弄清楚經濟階級底心理究竟怎樣，同時它是否知道他能夠鬥爭，並且領導鬥爭。應當根據經驗作出一個從前大家所不知道的結論。

(五) 關於武裝起義問題的演說

四月二十九日（俄曆一月六日）

在發言中所提出的問題，是根據實際的基礎而提出的關於羣衆心理的問題。列斯攸夫同志說心理是種種色色的，這是對的。但沙爾攸夫同志也是對的，我們無論怎樣來討論起義問題，然我們一定認爲起義的進行是沒有疑義的。但這裏便有一個問題發生了：在各種提案之間是否有原則上的分歧呢？我絕對沒有看到。雖然我原意是絕對不贊成，但是我總想調和並且使兩個決議案妥協起來，而用調和的決議案去代替它。我決不反對修正涅伊諾夫同志的決議案。在補充中，我剛纔沒看到原稿上確有在填補極的參加中，還沒有產生出領導。我覺得米海伊洛夫同志是最積極的，他感德是值得指出的。因而也表現爲一種具體的形式。英國無產階級雖有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還是無疑義的，但是當他在社會的無組織狀態和被資產階級腐爛的條件之下他的激進能力在現在實現它，也是無疑義的。涅伊諾夫同志也有這種意思無疑義地。

最積極的參加的，也就是最堅決的，無產階級革命底出發點是否解決了呢，無條件地不能夠這樣來肯定。關於領袖的作用也是一樣。在渥伊諾夫同志的決議案中，語句上是非常謹慎的。社會民主黨可以組織起義，甚至也可以解決它，但是能否保證他底領導作用，這還是不能逆料的。

——這個還是要看無產階級底力量 and 組織來決定。小資產階級或者可能組織得好些，他底外交家們或者比較地有力些，有訓練些。因此渥伊諾夫同志很謹慎地說：『你可以完成。』米海伊洛夫同志則反過來說：『你可以完成。』但革命底決定的出發點，無產階級可給予它，然要無條件地去肯定它還是不可能。米海伊洛夫同志和色斯諾夫斯基同志陷於他們寫給渥伊諾夫同志的那種錯誤了：『不夠，便開軍隊前進。』渥伊諾夫同志說：『爲了保證這是必要的。』但他們則說：『必要的而且也是足夠的。』至於說到特別戰鬥部隊的組織問題，我可以說，我認爲是必要的。我們是絲毫用不着去怕組織特別的部隊的。

譯自『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二五五——二五七頁。

(五) 革命的軍隊與革命的政府

與得賽的起義與『波金姆金』軍艦之反正到革命方面是意味着反對專制制度的革命運動向前發展之新的與邁步的前進。事變驚人的飛速進展，證實了號召——無產階級覺悟的代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對人民的號召——起義與建立臨時革命政府是很

合宜的。革命火焰的新的爆發，它底光芒已放射到這些號召的實際意義上了，所以這就逼着我們不能不更確實地去規定革命戰士在俄國所處的這個時機的任務。

全民的武裝起義，在事變自然進程底影響之下已經在我們眼前呈現並且組織起來了。還是在非常不久的以前吧，民衆與專制制度鬥爭唯一的表現，還祇是一些騷動，就是說，還祇是不覺悟的、無組織的、原始的、有時甚至是些野蠻的騷動。但工人運動，因爲是一種最先進的階級即無產階級的運動，所以便迅速地由這種初期的階段中成長或壯大起來了。社會民主黨覺悟的宣傳與鼓動，把他這種任務完成了。騷動一變而爲反對專制制度的有組織的罷工鬥爭和政治的示威。最近幾年以來對民衆野蠻的武裝剝伐，不獨「教育」了無產階級與城市的平民，並且也訓練他們走上了最高形式的革命鬥爭。罪惡的和奇恥大辱的戰爭，專制政府把人民投到裏邊去了，同時這戰爭又使人民痛恨地忍無可忍了。羣衆抵抗沙皇軍隊的武裝企圖開始了。人民與軍隊的真正巷戰、障礙物中的戰鬥開始了。高加索、洛德茲、奧得賽、里班瓦在最近期間對我們表現出無產階級英勇的模範和人民熱忱的精神。鬥爭轉變爲起義了。自由的劊子手的可恥作用，警察的走狗作用，甚至也不能不使沙皇軍隊的兩隻眼漸漸地睜開了。軍隊開始動搖。起初我們還祇看到偶然有個別的人們不服從命令，後備兵的譁變，對軍官們的抗議，士兵中的鼓動，個別的連或個別的團拒絕槍斃自己底弟兄們——工人。但後來則是一部分的軍隊倒戈到起義方面。

最近奧得賽事變的偉大意義，就在於沙皇政體很大的一部分兵力——整個的軍艦——倒戈到革命方面。政府手忙腳亂地企圖用一切詭計對人民隱藏這個事變，企圖借此於一開始的時候就條平水兵的起義。但是這些辦法一點也沒有用處。調遣去反對革命的軍艦「波金姆金」號的戰艦，拒絕進行反對同志們的鬥爭。沙皇政府在歐洲散佈着「波金姆金」投降的消息，沙皇命令淹沒革命的軍艦祇不過是表現沙皇政府在全世界人士面前暴露它可恥到極點罷了。艦隊調轉到西瓦斯托波爾了，政府急忙地解散水兵了，焚燬軍艦了；各方面傳說黑海艦隊的軍官免職，在投降的軍艦「格里高里——勝利」號上又發生了騷動。在里班瓦和喀隆什塔特水兵同樣舉行起義，經常與軍隊衝突，水兵和工人們在障礙物中（在里班瓦）與士兵作戰。在外國報紙上，登載着其它許多軍艦（「米危」號，「亞力山大第二」號等等）譁變的消息。沙皇政府沒有海軍了。它現在最大的成功，就是使海軍不能再積極地反正到革命方面罷了。但「波金姆金」號軍艦，則成爲一個不可戰勝的革命的區域，所以不論它底命運如何，我們覺得毫無疑義地它是一隻出類拔萃的兵艦，革命軍核心組織的嘗試者。

不論什麼樣的壓迫，也不論對革命有怎樣的部分勝利，都不能夠埋沒這次事變底意義。第一步已渡過去了。盧比致已經渡過去了。軍隊向革命方面的倒戈，已輝映在全俄國和全世界人士的面前了。新的更加有力的革命軍隊組成的企圖，風起雲湧地在黑海艦隊中表現着。我們現在的事業，是用全力來幫助這些企圖，向無產階級與廣大的農民羣衆解釋這種革命軍隊在爭

取自由鬥爭事業中的全民的意義，幫助這些軍隊底各個部隊，高揚能夠吸收羣衆的全民自由的旗幟，聯合一切的力量去粉碎沙皇專制制度。

騷動——示威——巷戰——革命軍的部隊——這就是人民起義發展的一個遞進的階段。現在我們是走到最後的階段了。當然，這並非是說，一切的運動，現在都已整個地走到了這個最高的階段。不是的，在運動當中還存在着許多落後的現象，在奧得賽的事變中，還很明顯地帶着舊式騷動的性質。但這個是說明原始洪流的前進的衝勁已沖到專制「鐵壁」底門前來了。這是說明民衆運動本身的前進的代表們已經不祇是在理論上做一種探討，而是在日漸與長的運動底高壓之下，提出新的最高的鬥爭任務了，要與俄國人民底公敵做最後的鬥爭了。專制制度自己對這種鬥爭作了一切的準備工作。它費了多少年代的心血推動人民起來與軍隊作武裝的鬥爭，現在它是回頭想搗碎它先所散佈的種籽了。在軍隊當中爆發出革命軍隊的部隊。這些部隊底任務，是發動起義，在民衆底國內戰爭中和其它各種戰爭中担負必要的軍事上的領導，建立公開的全民鬥爭的據點，將起義推動到隣近的地區，保證——最初雖是在國內很近的一部分領土上——完全的政治鬥爭，開始改造腐爛了的專制制度，廣泛地展開下層民衆們革命的創造力，因為下層民衆在平時一向雖是很少參加這種創造事業，但是在革命時代他們却已首先登台了。祇有覺悟到這些新的任務，祇有勇敢地廣泛地去提出它們來，革命軍的部隊，才能夠保持住全部的勝利，成爲革命政府底一個支柱。而革命政府——這個在民衆起義

現階段中迫切需要的東西，同革命的軍隊是一樣地重要的。革命的軍隊，在軍事鬥爭以及在羣衆反對專制制度兵力的殘餘方面，其軍事上的領導是需要的。革命的軍隊所以必要，是因為祇有用武力才能夠解決偉大的歷史問題，因為組織的力量在現代的鬥爭中祇有軍事的組織。所以除了專制制度的軍事力量以外，還有隣國的軍事力量，而俄國被擊的政府，則已請求他們援助了，這個是我們在下面要說到的。

革命的政府對於民衆的政治領導是必要的，——起初這種政府，祇是在革命軍從沙俄手中奪取的一部分領土上建立起來，以後則是建立在全國之內。革命政府對於革命所提出的急迫的政治的改造是必要的，對於革命的人民自治機關的建立，對於召集真正全民的與真正的立憲會議以及對於這些「自由」的實現是必要的，因為沒有它的話，便不能夠正確地反映民衆的怒潮。革命政府對於在事實上已經徹底地與專制制度分裂而由人民起義中所產生的部隊在政治上聯合他們是必要的，對於它的政治組織是必要的。這種組織，當然啦，可能而且也祇是臨時的，如同革命政府祇是臨時的一般，它代表人民握取政權去保證人民的浪潮，利用人民去行動。但是這種組織却必須迅速地開始組織，並且與起義的每一個勝利的步伐密切地聯繫起來，因為政治的聯合與政治的領導，是一分鐘也不可以耽擱下去的。爲了要使人民完全戰勝沙皇制度，這種對起義人民的政治領導的實現，其迫切實不亞於對國民軍在軍事上的領導。

什麼是專制制度擁護者與廣大人民之間鬥爭的最後出發點呢，對於這一點，不論對於那

一個多少有點理智的人都是不能猶疑的。但是我們却也不可閉着眼睛，嚴重的鬥爭，現在還祇在開始，同時更加偉大的試驗，也還在等着我們。不論革命軍隊與革命政府，二者本身都是一種最高形式的「有機體」，而要求那樣複雜的機關和那樣發展的人民的自覺性的，所以要希望簡單的、迅速的、可靠的，一下子去實現這些任務是錯誤的。不的，我們是不希望這個的，我們是知道怎樣估計這種頑堅的、持久的，但又往往是有空前意義的政治教育的工作的。這是社會民主黨過去永遠執行並且將來也永遠執行的。但是我們決不許可在現在的時候，還有那種不相信人民力量的很大的危險，我們必須記住，當有力的歷史事變有力地把人民從他那種窮鄉僻壤、草棚或地下室中吸引出來而迫着他做公民的時候，革命是具有多麼偉大的教育力量和組織力量啊！一個月的革命，有時甚至比十年中政治穩定的時候，還可更迅速地更完美地教育出許多公民來。革命階級覺悟領導者的任務，永遠是要在這種教育方面比民衆走得更前進，解釋新任務的意義，並且號召他們向着我們偉大的最後的目標前進。失敗容或不可避免，但要在革命軍隊以及在臨時革命政府的建立中今後的組織企變中等待着我們，但它祇是教訓了我們這些任務的實際解決辦法，祇是更吸引了許多新的，現在還仍然散在地下的人民的力量去解決它。

試舉軍事來看。多少知道一點歷史，而從軍事學上偉大的專家恩格斯學習過一點知識的社會民主黨員，從來是沒有那一個會懷疑軍事知識的偉大意義的，從來是沒有那一個會懷疑

民衆以及一階級爲解決偉大的歷史矛盾時而運用的軍事技術如大炮以及軍事組織的偉大意義的。社會民主黨從來不拿軍事陰謀去開玩笑，從來不在目前尚未具備了國內戰爭發端的條件時，首先就把軍事問題提高到第一位。^(註)但現在情形却絕對不同，一切社會民主黨都把軍事問題提出來了，即使不是把它提高到第一位，然而也是把它列在首要的地位之中，把它的研究與民衆對它的認識提在議事日程之中。革命的軍隊必須實際地運用軍事的知識和軍事技術去決定俄國人民未來的一切命運問題，去解決第一個急迫的問題——關於自由的問題。

雖然革命政府建立的任務，與革命力量軍事組織的任務都是一個新的，一個困難而煩重的任務。但是這個任務，可以而且也必須同人民來解決。同時在這一方面，每一次部分的失敗，將會引起方法與手段的改良，鞏固成果並擴大收穫。俄國社會民主黨三次代表大會在它底決議中，指出了解決新任務的一般的條件——那時即已討論並準備它實現的實際條件。在我們黨裏，有一個最低限度的綱領，即在民主（即資產階級的）革命範圍中能夠迅速最後全部實現，而對於無產階級進一步爲社會主義革命鬥爭所必要的改造綱領。但是在這個綱領當中，却有基本的要求與由基本要求發生或由於當然如此的情勢而產生的局部的要求。在臨時革命政府建立的每一個企圖中，最重要的正是要提出基本的綱領，以使用簡明的公式嚴肅而明白

(註) 比較一下列寧著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任務』第三頁論對沙皇制度之決定意義的襲擊方法的不合時代性（在一八九七年）（見『全集』第二卷第一八三頁）——編譯部註。

的提綱向一切人民，甚至向一切最落後的人們去指出這種政府底目的以及它底全民的意義。我們認為可以把六個根本的要點指出，這一定是可以成爲任何一個革命政府的政治方針和最近實現的綱領的，這一定是能夠使人民同情它，同時根據這個可以集中人民底一切革命力量而去解決他最急不容緩的問題的。

這六點就是：(1)全民的立憲會議，(2)武裝人民，(3)政治自由，(4)被壓迫者及無權利者的完全自由，(5)八小時工作制與(6)農民的革命委員會。自然，這祇是幾個例子，這祇不過是其中最顯著而說明對於爭取民主共和國方面還有其它許多亦爲急要的改造罷了。我們不願意一一地都列舉出來。我們祇是想明顯地對於某些基本任務的重要性去說明自己的意見罷了。必須使革命政府努力依靠在下層民衆和工人階級及農民身上，沒有這個，它自己是支持不住的，沒有人民革命的自動性，它是等於一個零，或者還不如一個零。我們底任務，是要警告人民不可做冒險的狂叫，不要對人民作荒唐的允諾（如像迅速『社會化』是連說這句話的本人也弄不明白的）而是對人民提出真正能夠實現，並且真正能夠鞏固革命事業的必要的改造。革命政府不但必須了解『人民』，並且要能夠組織他底革命積極性。被壓迫人民的全部自由，不但是在政治上承認他們自由，並且還要承認他們政治上的自決——對工人階級利用緊急的手段去保證（八小時工作制，是這些緊急手段當中的一種）最後爲農民羣衆打算起見，也須採用嚴厲的手段去保證，但不是保證少數地主的利益——依我們的意見，這幾個主要

點，任何一個革命的政府，都是應當特別提出的。我們不需要去講前三點，因為這三點是非常明白用不着去解釋的。我們甚至不需要去討論如何在很小的一塊地方上去實現改造，譬如在沙皇制度方面奪來的地方上去實現改造，因為實際的實現比宣言重要一千倍，而且當然的，也比發表一個宣言困難一千倍以上。我們所要注意的，祇是現在就需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迅速地把它們正確的全民思想與緊急任務散佈出去。應當知道怎樣來接近人民——在狹義方面講——不但是對他們單純地做一個普通的號召（這在革命政府組織以前一個時期已足夠了），而是要直接號召他們馬上去實現這些主要的民主的改造，迅速地獨立地去執行它們。

革命軍隊與革命政府是一塊徽章的兩面，這兩個機關對於起義的勝利與保證起義的成果，都是同等的重要。這兩個口號，是必須當做唯一澈底的革命口號提出來，並且加以解釋的。現在有許多人們自稱為民主派，但是有多數是自稱為民主派，少數是鍛鍊出來的，有許多人吹牛為「立憲民主黨」但是在所謂「社會」和似是而非的民主的地方選舉會議當中，却很少真正的民主派，即是說很少誠心地擁護人民的完全的主權，能夠與人民主權的敵人以及沙俄專制制度的擁護者做生死鬥爭的人們。

工人階級是沒有小資產階級那種固有的膽怯心理和偽善假面具的。工人階級不但為民主派，而且一定是十二分澈底的民主派。工人階級把自己的血流在彼得格勒、里加、里班瓦、華沙、洛茲、奧得賽、巴庫和其它各六城市的街頭，可證明他是有權在民主的革命中佔領先鋒隊的地

位。他並且在現在決定意義的關頭，也一定表現他是站在這種鬥爭的最前綫。無產階級覺悟的代表們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黨員——從來是沒有一分鐘忘記他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他階級的與黨的獨立性的——必須高呼着他前進的民主的口號，站在一切人民的前面。在我們和無產階級看來，民主的革命，祇可使勞動由一切剝削下達到完全解放的第一步，祇是走上偉大的社會主義目標的第一步。所以我們越是很快地通過第一個階段，我們越是能決定地與人民自由的敵人了結，越是能夠高呼澈底的民主的口號：革命的軍隊與革命的政府。

一九〇五年七月七日（俄歷六月二十七日）『無產階級』第七期。

譯自『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三七九——三八七頁。

節自『革命的軍隊與革命的政府』（註）

……社會民主黨過去從來沒有，而且現在也沒有站在感情的觀點上去認識戰爭。社會民

（註）在『革命的軍隊與革命的政府』這一篇文章的原稿中（一九〇五年七月十日〔俄歷六月二十七日〕發表於

『無產者』第七期上——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三七九——三八七頁）這一段文章，是刪去的。這一小段，

在『革命的軍隊與革命的政府』一文中，原初是擺在『臨時革命政府建立的任務』這一段的前面（見全書第

三八五頁）——編輯部註。

主黨知道，在社會分裂為階級的時候，同時人剝削人的制度還存在着的時候，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譴責戰爭是解決人類爭執的一種野蠻的手段。但是要消滅這種剝削制度，我們還是要借用的。戰爭，這種戰爭，不論何時何地，都是剝削的統治的和壓迫的階級首先所主導的。戰爭是有種種的。有滿足王朝利益的冒險者的戰爭，有滿足強盜惡棍們口胃的戰爭，同時也有滿足資本主義利潤而為英雄們某種目的所掀起的戰爭。最後還有資本主義社會唯一合法的戰爭——反對人民底壓迫者和奴主的戰爭。祇有烏托邦者或和平主義者才能夠在原則上一筆斥責了這種戰爭。祇有資產階級當中自由的叛徒才把俄國現在這種戰爭——爭取人民自由的戰爭——看做洪水猛獸。無產階級在俄國開始了這種偉大的戰爭了：他能夠繼續這種戰爭，組織自己底革命軍隊，鞏固投到我們方面的士兵與水兵的部隊，吸收農民，而且以戰士們底英勇與熱忱在為全人類爭取自由與幸福時，把新的有組織有鍛鍊的人們灌注到俄國公民底國內戰爭的鎔鑪中。

寫於一九〇五年七月初旬。

初版載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〇日「真理報」三四九期（總號碼

4704 期）

根據原稿排印。

(六) 軍隊與革命(註一)

西瓦斯托波爾(Sovastopol)的兵暴繼續在擴大着。事變趨向到極頂。爲自由而奮鬥的兵士和水兵驅除他們底長官了。秩序非常的好。政府胆怯地不能夠重演它克隆什塔特(Kronshtadt)的詭計了。不能夠挑釁對猶太人的殺戮了。如果有什麼企圖要壓迫起義者，艦隊決拒絕駛行出港而炮擊威脅城市。因在「冒昧」的演說中主張武裝保衛十月三〇日(俄歷一七日)宣言中所允諾的自由而被撤職的海軍少校蘇米特(Schmidt)現在又已奪取「奧卡攷夫」

(註一) 這篇文章是於一九〇五年二月一日(俄歷一月二十九日)初次發表於「新生活」(Новая Жизнь)。

(布爾塞維克公開的日報，在亞彼得堡共出版一月。)本文中說明軍隊在革命中的重要和軍隊在革命行動中所提出的要求。西瓦斯托波爾的兵暴是在一月二十四日爆發的，導火線是政府發出一項命令禁止艦上的水兵們開會。列當在本卷中的一九〇五年革命的詩讀中加以特別的敘述。水兵們要求釋放因政治罪名而被捕的士兵和水兵，釋放部隊中的士兵，改善經濟生活，召集立憲會議和實行八小時制等。西瓦斯托波爾港的工人們起來援助兵暴。這個運動擴大到黑海艦隊的十一隻軍艦上。兵學的指揮由蘇米特來担任。他一手高舉紅旗。同時一手又高舉海軍司令令旗在「奧卡攷夫」巡洋艦發出信號說：「我蘇米特擔任海軍的司令。」同時拍給沙皇的電報中說：「是海軍艦隊忠於人民，要求你陛下迅速召集立憲會議而不可聽你閣員們的話。艦隊司令，公民蘇米特。」政府急派大軍向西瓦斯托波爾前進。十一月二十八日，起義的軍艦經過一度海戰後失敗，同時接着海軍軍艦中的起義者亦失敗。少校蘇米特和他底助手由軍法官判刑槍斃。

編輯部註。

（“Ochko”？）號的指揮了。據 Russ 的消息，水兵們被招撫投降的時期，今天——二八日（俄）歷一五日）已經是期滿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決戰時期的前夜。再過幾天——或者是再過幾小時——就可證明起義者是不是完全勝利，抑或敗北，抑或開始和平談判。但不論怎樣，那種使士兵成爲一種武裝的機器，成爲一種壓迫的工具而不許要求絲毫自由的制度，這種在軍隊中的腐老的奴隸制，西瓦斯托波爾事變很顯然地是把它粉碎了。

派遣俄國軍隊到國外壓迫革命——譬如一八四九年（註二）——的時代，現在已經是一去而不復返了。現在，軍隊已無可挽救地與專制制度決裂了。軍隊還沒有完全變成革命的軍隊。士兵與水兵們底政治覺悟，它的水平現在還是非常之低。但有一件重要的事是，這種覺悟現在已經是喚醒了，士兵們已經開始他們自己的運動了，自由的思想已經在各地浸透了軍營了。俄國的軍營往往是還不及一個監獄的；沒有一個地方像軍營中那樣壓迫和蹂躪人們的人格；沒有一個地方，像在這些軍營中那樣苦楚，那樣毆打人們，那樣厲害地使人類墮落。這些軍營現在是變爲革命的溫室了。

西瓦斯托波爾事變，既不是獨自發生的，也不是偶然的。我們現在就不必指先發發動軍隊

（註二）這裏是指一八四八——四九年利用俄軍的幫助（俄軍當時的總司令爲陸軍大將帕斯刻維奇 Pasko-

vich）而鎮壓匈牙利革命一事——編輯部註。

與海軍中起義的企圖了。我們就把聖彼得堡的火花與西瓦斯托波爾的大火比較一下吧。我們就回憶一下聖彼得堡各個部隊所提出的士兵們的要求吧（這個已在我們昨天的報紙上登載出來了）。這幾項要求是多麼值得注意的一個文獻呀！這是多麼明白地表現奴隸的軍隊現在已經是轉變為革命的軍隊了。世界上有什麼樣的權力，現在能夠防止全體陸軍與海軍的這種要求的擴大呢？

聖彼得堡底士兵們要求改良伙食，改良衣服，改良宿舍，增加軍餉，要求減少勤務和每日的體操。但是其它由民兵所提出的要求，還要在這幾項要求中佔一更重大的地位。在出席一切會議時「與其他人民有穿同一服裝」之權，在軍營中有讀各種報紙及攜帶各種報紙之權，信仰自由，不分國籍一律平等，完全廢除營外敬禮制度，取消值日官，廢除軍事法庭，一切軍事案件均由民事法庭審判，有聯名告發之權，對上級稍微毆打之事有自衛之權。這就是聖彼得堡士兵主要的要求。

這些要求證明許多軍隊已與聖彼得堡許多為自由而鬪爭的人們一致起來了。

這些要求證明專制政府走卒們所說的軍隊中立，需要使軍隊與政治分開的事是虛偽的了。所有他們這些演說已引不起士兵們絲毫的同情了。

軍隊不能夠而且也不可以成為中立的。資產階級與沙皇政府底走卒們提出一個口號說，不可以將軍隊牽入政治，但在事實上，他們却把軍隊拉到反動的政治當中，使俄國底士兵們成

爲黑色百人團的走狗和警察的共謀者。這是不能夠與全國爲自由的鬭爭隔離開的。誰要是對這種鬭爭表示漠不關心，誰就是警察政府殘暴的幫兇，因爲警察政府祇是嘲笑自由。

民兵的要求，是社會民主黨的要求，是一切革命政黨的要求，是階級覺悟的工人的要求。假若士兵們加入自由的保衛者的隊伍，同時轉到人民方面，那麼他們便可保證其自由的勝利而滿足他們的要求。

但是要保證這些要求獲得完全的與最後的勝利，還需要再向前努力一步。所有在這些監獄似的軍營中遭受磨難的士兵們的個別的要求，必須將它統統聯合起來，而結成一個整個的統一體。當這件事解決了的時候，就可宣佈這些要求：廢除常備軍而以人民普遍的武裝來代替。不論何國何地，常備軍通常不是用來抵抗外部的敵人，而是用來抵抗內部的敵人。同時不論在何地，常備軍是反動勢力的武器，資本反對勞動時的奴僕和人民自由的劊子手。所以，在我們偉大的自由的革命中，我們不要祇限於部分的要求吧。讓我們把罪惡連根帶葉剷除了吧。讓我們完全把常備軍破壞了吧。讓軍隊與武裝的人民結合起來吧。讓士兵把他們軍事的知識貫輸在人民頭腦中吧。讓軍營消滅而它的故址上成立一個自由的軍事學校吧。如果俄國自由的堡壘是些武裝的人民，而他們毀滅了軍隊中的階級並且使一切士兵人民都成爲能夠運用武器的公民！——士兵，那麼世界上是沒有哪一種力量敢來對俄國的自由有所企圖的。

西歐的經驗證明常備軍是怎樣非常反動的了。軍事科學證明，人民的民兵是最實用的，他

對於防禦與進攻的軍事任務，二者都是可以充分地遂行的。讓虛偽的和情感的資產階級夢想裁軍吧。然在世界上什麼時候有被壓迫的和被剝削的人民，那麼我們什麼時候都不是努力於裁軍，而是爲人民普遍的武裝去奮鬥。祇有它是有力量去保衛自由的。祇有它是能夠推翻反動的。祇有在這種改造實現，千百萬人民代替了少數剝削者的時候，這種自由的果實才能真正的成熟。

初次發表於一九〇五年二月二日（俄歷一月二九日）。

(七) 俄皇請求土耳其蘇丹派兵抵抗本國人民

在各國和各政黨底報紙上，都紛紛刊載着關於一部分黑海艦隊投到俄國革命者方面的消息、電報和文章。但各報態度緘默，對於這件貽笑世人的事件，沒有表示他們底恐懼，沒有作透澈的分析，也沒有推測專制政府自己將來要走到什麼地步。

比這個更可恥的，是沙皇政府已經照會羅馬尼亞和土耳其政府請求政治的援助，而抵抗起義的水兵了。因此從前人們說，「內部的土耳其人」比「國外的土耳其人」對俄國人民還要加倍的可怕。土耳其底蘇丹一定保護沙皇專制政府而反對俄國人民。沙皇不能夠信託俄國的兵力而請求別個強國援助了。沙皇政權底全部破產，這裏是再找不到一個最好的證明了。這裏是很難再找到一個材料去向俄國軍隊的士兵說明他們底作用了。

以下就看一看『泰晤士報』(“Times”)七月四日在社論中寫些什麼吧；但應當指出，這在全世界上最有錢而消息最爲靈通的英國資產階級保守黨的報紙，甚至對我們底「解放者」過激的人們，也寄以同情。換一句話說，俄國革命無比的力量和意義，誰個也不敢懷疑這個報紙所說的話了。

「俄國政府在海上無方——『泰晤士報』說——在那種照會中已獲得它可恥的證明了。據說俄國政府已乞援於波爾特(Porto)（即土耳其政府）和羅馬尼亞政府了。在這一照會中，俄國政府請求上述兩個國家將俄國海軍營中暴動的水兵，看做普遍的殺人犯，同時警告他們如果拒絕要求，這件事是可能引起國際的糾紛的。換一句話說，沙皇政府已經卑躬屈膝地祈求土耳其、底蘇丹和羅馬尼亞底國王做他底恩人，而替他去解決他自己所無力解決的警憲工作了。現在，就是要看阿不都—哈米德是不是對沙皇的請求，加以恩賜或援助了。現在，水兵起義的唯一結果，就它對土耳其政權的影響來看，這種影響已喚醒他們（比平時）更加嚴重的監視了；同時這種監視的第一次犧牲，已在禮拜六表現在担任海防的俄國軍艦上，因爲在那一天天將黑暗下來的傍晚，俄國底公使趕到了博斯福魯士軍向這隻軍艦沉着炮擊。在一年以前，土耳其人還不能採取這種方法實現他底守護。至於說到羅馬尼亞政府，那麼它是做得對的，他是全不把俄國底請求當做一件事而把起義的水手們當做殺人犯的。當然，這是說明沙皇夢想着一個富有民族的自重的政

府去援助它了。固然羅馬尼亞政府曾下令禁止供給「波金姆金」號任何軍火和煤，但同時它却對七百個水兵申言，如果他們駛近羅馬尼亞海岸，那麼也祇是把他們看做外國逃亡者。」

這樣看來，羅馬尼亞政府決不是站在革命方面，但是要使全俄國所卑視的那些忌嫉沙皇與輕視沙皇的人們去替它担任警察的職務，它也是不屑於這樣做的。它拒絕了沙皇的請求，它恰恰是抱着「本民族自重的政府」的態度。

昨天人們還諂媚地恭維俄國的專制政府爲「強大的專制國家」可是在今天，在歐洲是怎樣議論它啊！

現在就是在法國底報紙上，也證實專制制度這種空前驚人的恥辱了。七月四日「福藍克富爾特報」上載着君士坦丁的一個來電說：「昨天俄國公使季諾維也夫把彼得堡內閣的照會，交給土耳其政府，據說，大約有四百個俄國水兵將一隻巡洋艦沉在海裏後，於第三日上向一隻開往君士坦丁的英國商船求救了。俄國公使要求土耳其政府於該輪通過博斯福魯海峽的時候，無條件地扣留該輪，並將暴動的俄國水兵逮捕而引渡給俄國政府。土耳其政府當即召集內閣緊急會議，討論俄國的照會。土耳其答覆俄國公使說，貴國要求礙難執行，緣根據國防公義，土耳其沒有權利對懸着英國旗幟的商輪從事警察的監視，甚至這個輪船駛入土耳其內港也不可能。此外，俄土兩國之間，向無簽訂引渡罪犯的條約。」

德國報紙對此事評論說：土耳其底答覆是很「堂皇正大的。」土耳其人不愿意替沙皇

任警犬的工作

同時據說，當魚雷艇「前進」號（註一）與幾艘軍艦開入波斯坦茨（羅馬尼亞）去追緝「波金姆金」號的時候，羅馬尼亞政府也向俄國政權申言說，甚至「波金姆金」駛入羅馬尼亞內海，在羅國內海的秩序，亦自有羅馬尼亞的軍隊和羅馬尼亞的警察負責監視。

這樣看來，很明顯地，不是「波金姆金」（這是沙皇專制制度威脅歐洲的）方面對外國軍艦有什麼的不安，而是他們現在對俄國海軍方面表示着仇恨。英國人爲在奧得賽扣留或搜查他們底軍艦「Granloy」號而忿激起來了。而德國人則於聽到土耳其人允許了俄國請求的消息而准許它去搜查由奧得賽開往君士坦丁的法國船「柏拉」號而痛恨。在這種情形之下，也許俄國不容易由歐洲方面獲得援助去反對俄國的革命。關於應否援助的問題，在外國的報紙上討論得非常熱烈，但大多數都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幫助沙皇與「波金姆金」鬭爭，不是歐洲分內的事。在德國底報紙「Berliner Tagblatt」（註二）上，甚至還傳出這樣的消息，俄國政府請求列強由君士坦丁調遣軍艦到奧得賽幫助恢復治安，這個消息究竟（有許多報紙已否認）可靠到什麼程度，還是要看最近將來的事實做證明的。但是却有一點是無疑問的，「波金姆金」號反正到起義方面，却是使俄國革命轉變爲國際力量的第一步，爲使俄國革命與歐

（註一）在「前進」號上，據說沒有水兵，幾乎一切指揮人員都由軍官所組成，專制制度反對人民——原註。

（註二）「柏林日報」——編輯部註。

洲各國對立的第一步。

這種情勢，在分析列魯先生於七月四日由彼得格勒拍到巴黎“*Le Matin*”的電報時，是不能夠忘記的。它說：「所有在『波金姆金』號上所經過的這些驚人的事變，俄國政權是沒有逆料到的，但是也不可不出指出革命組織方面的缺點。革命奪取了軍艦——在歷史上空前未有的事件——但它同時却不知道用來做些什麼。」（註三）

無疑義地，這句話當中包含着大部分的真理。我們應當責備自己，革命組織的缺點是用不着爭論的。我們自己應該認錯，有些社會民主黨員對於必須組織革命的估計，是認識得不夠的，沒有將起義當做急待解決的實際任務，沒有宣傳臨時革命政治的必要。我們應當使資產階級的作家們看見革命黨團很壞的決議而誹謗我們革命家。

但是「波金姆金」軍艦不是應當接受這種責難呢，我們不能夠肯定地說。或者它底指揮人員們正是向着那個目標開到歐洲列強底港灣之中吧？難道俄國政府在「波金姆金」尚未自由地跑到羅馬尼亞以前，至今還不是對人民蒙蔽黑海艦隊的事變嗎？甚至在羅馬尼亞革命的軍艦也遞交公使館一份與俄國海軍宣戰的宣言，並且肯定地說，對於中立國的軍艦，它自己決不有任何敵視的行爲。俄國革命已向歐洲宣言，俄國人民與沙皇制度公開的戰爭了。事實

（註三）

佛拉第米爾·伊利奇是引自一九〇五年七月五日“*Le Matin*”的第七八〇一期。Jerous底電報是

註明七月四日用「俄國底危機」“*La Crise Russe*”一標題拍出去的——編輯部註。

據最近收到的消息，「波金姆金」已經開到菲阿多斯請求燃料與煤炭了。城市底居民與奮起來了。工人要求滿足革命的軍艦的請求。國會拒絕援助煤炭，祇批准供給糧食。南俄全部都聞所未聞地忿怒了起來。奧得賽犧牲的市民，其數有六千人。據來電說，起義者被軍事法庭槍決了一六〇人，因為從彼得格勒接到了「不許幫助」的命令。但軍隊是無戰鬪力的，軍隊本身已表現不穩。在奧得賽市郊的工廠區，騷動尚未平靜了下來。昨夜（七月四日晚到五日）殺死了三五人。大部分的軍隊，省長下令調到城外，因為在軍隊營中，發現了嚴重的破壞紀律的事。在尼古拉也夫和斯瓦斯托波爾，政府底兵工廠中發生騷動。在斯瓦斯托波爾殺死一三人。在亥爾生省底五個縣份中，發生農民起義。在最近四天之中，打死了七百個農民。「似乎在人民與官僚之間——七月五日由奧得賽拍到倫敦的電報中說——已開始了生死的鬪爭。」

是的，現在為自由的鬪爭，祇是誰死誰生的鬪爭的開始。革命的軍艦還沒有講出它最後的一言。革命軍隊萬歲！革命政府萬歲！

一九〇五年七月一日（俄歷六月二十七日）『無產者』第七期。

譯自『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三八八—三九一頁。

(八) 告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書(註一)

親愛的公民們！

「無產者」編輯部今天接到由柏林來的一個電報。一位同志要求我們通知國際委員會據「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底專電傳出，俄國政府請求列強派遣他們底警備艦由君士坦丁到奧得賽以便幫助它恢復治安。

非常可能地，俄國政府因不信任它自己的海軍，所以企圖逼迫歐洲各國底戰艦借口保護奧得賽外人底生命財產而與俄國革命作戰了。

這樣看來，如不逼迫歐洲人民起俄國自由底執刑者的作用，是有很大的危險的。所以我們要求你們親愛的公民們討論這個問題，並覓求防止這種可能的方法。最好是由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一篇告各國工人書。在這一告工人書中，應當特別指出，在俄國並非是發生

(註一) 在馬恩列學院的文庫當中，保存着我們用俄文出版的「告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的草案。這個文獻的原文，上註着一九〇五年七月四日的日期，於一九二四年二月二日由「人民」(Le Peuple)改良主義的「勞動者同盟」底機關報第三期在「C'est la Russie qui dépend de la Constitution」(列南怎樣主張立憲會議)的標題下公佈。將原稿具公信過的文獻對照一下，可證明法譯本是我們出在所出版的這個俄文原稿的正確譯本。在列南底原稿上沒有註明日期。告委員會幾字，寫在「無產者」編輯部的方面。

河耕譯註。

了暴民的騷動，而是發生了一個革命，一個爲自由的鬪爭，這種鬪爭，它底目的是召集一個立憲會議，而這個會議，是一切進步的政黨，特別是社會民主黨所要求的。這個告工人書，還可譯爲各國的文字，登載在全世界社會主義的報紙上，在我們可能範圍之中，用一切方法散佈出去，這樣才可影響輿論而粉碎俄國政府撲滅自由的計劃。

我們希望你們將你們底意見通知我們。

親愛的公民們，把我們兄弟般的企望通過吧。

N·列甯（佛·烏里雅諾夫）

寫於一九〇五年七月四日（俄歷六月二一日）。

第一次登載於一九二四年二月二日的「人民」（"Le Peuple"）

報（第三三期）上。

根據原稿排印。

譯自「列甯全集」第七卷第三九二頁。

第二部分 關於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

(九) 歐戰與國際社會主義 (註一)

對於社會主義者說，最嚴重的，不是戰爭底可怕——我們永遠是贊同“Santa guerra di tutti gli oppressi per la conquista delle loro patrie!”(註二)——而是現代社會主義領袖們變節的可怕，現代國際破產的可怕。

當我們在社會民主黨中，看到德國社會主義者可怕的戰綫上的反叛(在德國宣戰之後)，關於與沙俄進行解放戰爭的謊話，(註三)對帝國主義者的掩飾，對塞爾維亞劫奪的掩飾以及對英戰爭中為資產階級的利益等等設想時，難道這些不是叛變嗎？愛國主義者，沙文主義

(註一) 列甫遺一篇文章，大體上也是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六日至七日布爾塞維克派於柏林會議後寫成(見「全集」十八卷註二，438—431頁)，而根據這一篇文章，通過了列甫關於戰爭的提綱(見「論戰爭的提綱」註一)。就這一篇論文底內容講，與這許多提綱有密切的關係，其中包括着它們各個問題上的引證與解釋，同時把解釋上本有很大困難的(幾乎是速記的)大加縮小為摘要了。

(註二) 「為自己瀕死而戰的一切被壓迫者的神聖戰爭」——編譯部註。

(註三) 這句話，是引自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德國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底宣言中(見「全集」十八卷註三，P. 423)。

者投票贊成預算了！！

法比社會主義者，難道不也是這樣的一種叛變嗎？他們精闢地揭破了德帝國主義，但是遺憾得很，他們却閉着眼睛看不到英法底野蠻，特別是俄帝國主義底野蠻，他們沒有看到法帝國主義花費了幾千百萬去擁護沙俄底黑色百人團，而沙皇政體則去壓迫大多數的異族民族，却掠波蘭，壓迫大俄羅斯底工人和農民等最可痛恨的事實。

在這個時候，社會主義者抽了一口氣，如同『前進報』(Avanti)英勇地公開地當着修節庫姆所說出的苦的真理一樣，而當着德國底社會主義者說出了一個真理：他們是帝國主義者，即沙文主義者。(註四)如果你要是讀了宗巴特(Zibordi)底文章(九月一日『Avanti』)。(註五)你一定要大大地抽一口氣，因為這篇文章會揭破沙文主義不但祇有德國的與奧地利的(自然，這句話，站在意大利資產階級底觀點上是有利益的)，而且還有法國的；並且承認戰爭是一切國家資產階級的戰爭！！

- (註四) 修節庫姆，是奉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之命，正式派到意大利向意大利社會主義者去「解釋」德國社會民主黨底態度的。『Avanti』對於修氏來意，在一九一四年九月二日第二四二期上所發表的文章是，用着下面一個標題：『Il convegno di Roma fra la direzione del partito e un rappresentante dei socialisti tedeschi』(黨底指導委員會與德國社會主義者代表在羅馬的會見)。
- (註五) 一九一四年九月二日『Avanti』No. 242上所登載的宗巴特底文章，其標題為：『Il socialismo europeo e il socialismo italiano』(歐洲底社會主義與意大利底社會主義)。

“*Amts*” 底態度與宗巴特底文章——（與不久以前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在斯堪的納維亞一個國家裏的會議上所通過的決議一樣）（註六）向我們證明，關於對國際破產所說的這一套話，有正確的與不正確的兩種。這句話，資本家老爺們和機會主義者（“*Riformisti de Destri*”）（註七）惡意地重覆着，而社會主義者們（在 *Zürich* 的“*Volksrecht*”）報上和（*Bremer Bürger Zeitung*）報上則痛心疾首地重覆着。在這一句話中，有大部分的真理。現代國際領袖們和大多數黨底破產，是一個事實。（請你們把『前進報』“*Vorwärts*” “*Wiener Arbeiter Zeitung*” “*Hamburger Echo*” 與『人道報』“*Humanitäts*” 對比一下，並把比法（註八）社會主義者底宣言與德國 *Vorstand'a*（註九）底『答覆』對比一下。）（註十）羣衆還沒有發表意見呵!!!

（註六）見『全集』第十八卷 4—48 頁——編輯部註。

（註七）『右派改良主義者』——編輯部註。

（註八）原稿誤寫爲『德國』二字——編輯部註。

（註九）管理部——編輯部註。

（註十）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對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法比代表團對德國人民的宣言，其答覆公佈於一九一四年九月六日 No. 3784 『人道報』（“*Humanitäts*”）之上（這個宣言上底引證見列甫選集『第一四

卷 P. 72—73）

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底答覆，載於一九一四年九月十日 No. 3474 “*Vorwärts*”（『前進報』）之上。

但普宗巴特說不是“dottrina e sbagliata”，不是社會主義的“ri-medio errado”，而祇是“semplicemente non erano in dose bastante”：“gli altri socialisti” non son “abundanza socialisti”（註一一）時，他底話，千句中有千句是對的。

不是社會主義因現代歐洲國際破產而遭受到了破產，而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即機會主義與改良主義遭受到了破產。正是像比索拉特和他在意大利的門徒們所明白表示的一樣，正是在各國到處所存在的這種「傾向」遭受到了破產，正是他學習了多少年代而忘記了階級鬭爭等等——這是根據決議（註一二）

當宗巴特看到歐洲社會主義重大的過處是在他們“cerano nobilitare con postumi motivi la loro in capacita a prevenire, la loro necessita di partecipare al mucollo”，他們“preferisce fingere di fare per amore ciò ch'è（歐洲的社會主義），costretto a fare per forza”，社會主義者“solidarizzarono ciascuno con la propria nazione.... in una misura da formare una delusion per noi”（對於一切社會主義

（註一一）『不是理論錯誤』不是『社會主義的藥方子不對』而祇是『簡單地因為他下的藥劑子不夠』，而其他社會主義者『不是『極』格的社會主義者』——編輯部註。

（註一二）列甫在這裏所引證的，很明顯地，是根據着九月六日——七日柏林會議底決議案（見『全集』第一八卷，P. 44—46）

者，而不是機會主義者）“e un compiacimento per tutti i non socialisti d'Italia”（註一）
（不祇一個意大利，而是一切的國家。比如說，俄國底自由主義）

的確，甚至在歐洲底社會主義者完全無能無力薄弱的時候，他們領袖們底行為，也是背叛與無恥工人們走上屠場，而領袖們則投票贊成，參加內閣，即使他們薄弱萬分，也是必須投票反對，而不是參加內閣，不是卑鄙地說些沙文主義的話，不是與自己的「民族」團結，不是擁護「自己的」資產階級，而是暴露它底卑鄙。

因為凡有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之地，就有卑鄙的屠場的準備。如果沙俄是特別卑鄙而野蠻的（比一切反動者都兇殘），那麼，德帝國主義同樣也是君主專制的，——封建王朝的目的——比法國少點自由的愚蠢的資產階級。實俄國社會民主黨說，對於他們害處最少的是沙俄底失敗，而他們直接的敵人是，最厲害的大俄羅斯的沙文主義，因此每一國底社會主義者（但必不是機會主義者），必須看清他主要的敵人，為「他」祖國底沙文主義者時，他是對的。

（註一）即是在於他們「無視本身的利益而以爲他進料不到將來參加屠殺是危險的事」是在於他們「肅清敵領袖，肅清黨去」（歐洲社會主義）「被迫消滅背意志去做」社會主義者「團結着本民族願無一個去本民族底黨，解散政府……使我們去對於一切社會主義者，而不是對於機會主義者」灰心絕望」
「逆滿足意大利底一切非社會主義者」——編輯部註。

但是否是真正地已經萬分『無力』呢？是這樣的嗎？*inciutare* (註一四) *Heldentod* (註一五) 還是可恥的一死呢？*in vantaggio di un'altra patria?* (註一六) 不永遠都是這樣！創造是可能的，是應有的責任。祕密的宣傳與國內戰爭，對於社會主義者是光榮的，而且是一種應有的責任（俄國社會主義者在宣傳這個）。

比方，用停止戰爭，調整……就是等於用一種幻想來自慰。不是的！要現代國際（一八八九年——一九一四年）底破產，不成爲社會主義底破產，要使羣衆不走到歧路，要使無政府主義與工團主義不能獲得統治（像法國那樣可恥），那麼就應當睜開兩隻眼睛去看真理。不論是誰打了勝戰，沙文主義底猖狂和『復仇』等等，總是威脅到歐洲。德國底軍國主義或大俄羅斯底軍國主義將要喚醒反沙文主義等等。

我們底責任，是對意大利隆重宣佈的那種機會主義與改良主義底全部破產，得出一個結論，（意大利底同志們非常堅決地要掃清它）與（註一七）注意插進一句：『*Vene Zuit*』對意大利社會主義者與『*Avanti!*』可恥的與污蔑的態度。

（註一四）允許射擊嗎？——編輯部註。

（註一五）光榮的犧牲——編輯部註。

（註一六）爲自己底祖國嗎？——編輯部註。

（註一七）在這篇原稿上抽去了。下列兩句話是註在旁邊——編輯部註。

對機會主義的讓步——「中庸」
 「所謂『中派』——機會主義底走卒」

約於一九一四年九月中旬。

初版載於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 No. 174 (4306) 「真理報」

根據原稿排印。

(十) 齊米瓦爾德左派底決議草案

決議草案(註)

現代的戰爭，是由帝國主義本身產生出來的。資本主義已經達到這個最高的階段了。社會底生產力與資本底數量過分發展地衝破了各民族國家狹隘的範圍。因此產生了強國奴役別

(註)

現在這一篇草案，看來似乎是在各國社會主義黨左派的代表中預先討論後，拿到齊米瓦爾德大會做為「左

派」的宣言的(關於這一點，請看列寧寫給 A·哥倫泰的信「全集」第十八卷第一七九——一八一頁)。這個

草案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四日的私人會議上是否提出，却還不能肯定。齊米瓦爾德左派的決議案，是根據瓦·

拉狄克的草案通過的。左派「世界大戰與社會民主黨的任務」這一次議案的最後草案(發表在「社會民

主黨」No. 6—16, 一九一四年十月一日，現已附錄在「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四一六——四一七頁

的「文獻與資料」欄中)，經過列寧某些修改。關於齊米瓦爾德大會，請參攷「列寧全集」第一八卷第四四

四——四四五頁第一八六註釋。

個民族的野心，規奪殖民地，而企圖把殖民地當作原料的泉源與資本輸出的地方。全世界匯合在一個經濟的有機體當中了，整個世界被少數列強瓜分了。社會主義客觀的條件完全成熟，所以現在的戰爭，是資本家爲爭取特權與壟斷的戰爭，企圖以壟斷來展緩資本主義的滅亡。

社會主義者底努力是在使勞動從資本的壓迫下解放了出來，主張全世界工人的友愛，所以應進行反對對任何一個民族的壓迫和不平等。當資產階級還是進步的，當歷史上的議事日程還是推翻封建制度，君主專制與別個民族的壓迫的時代，社會主義者永遠是最徹底和最堅決的民主主義者，而在這一方面，並且也祇有在這一方面承認「保護祖國」。就是在現代，如果在東歐或殖民地發生了被壓迫民族反對他底壓迫者和強國的戰爭，社會主義者底同情也完全是寄予被壓迫者方面。

但當資產階級由進步的變爲反動的，現在的時候，現在的戰爭便完全是由一個絕對不同的歷史時代中產生出來的了。這個戰爭，就交戰國雙方來看，是奴隸主們爲保護和鞏固他奴隸制的一種戰爭，瓜分殖民地，爭奪壓迫別個民族的「權利」，爭奪強國資本的特權和壟斷，利用分散各國工人和壓迫他們的反動手段去維護僱傭奴隸制的永久存在。所以交戰國雙方所談的什麼「保護祖國」，是資產階級對民族的一種欺騙。不論交戰國那一個集團勝利，也不論怎樣恢復了現狀（*status quo*），都是不能保護全世界大多數民族的自由而解脫少數列強對他們的帝國主義壓迫的，都是不能夠保證工人階級現在利用客氣的文明手段所爭得的東西的。比較和

平的資本主義時代已一去而不復返了，帝國主義賜給工人階級的祇是空前尖銳的階級鬥爭、窘困、失業、物價的騰貴、托拉斯的壓迫、軍國主義、政治的反動了；這些東西，甚至在最自由的國家之中，也到處抬頭了。

「保護祖國」這個口號的真正意義，在現在的戰爭中，是保護自己底民族資產階級壓迫別個民族的「權利」，是民族自由主義的工人政策，是少數特權工人與他民族資產階級「勾結」起來反對無產者大眾和被壓迫者，社會主義者執行這種政策，事實上就是沙文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投票擁護戰債的政策，參加內閣，Bischoffberger（國內和平）是對社會主義的背叛。由過去「和平」時代條件下所孕育的機會主義，現在已完全成熟而與工人運動分離了，變為無產階級自由運動最兇惡的敵人了。工人階級如不與機會主義及社會沙文主義（法國、德國、奧地利大部分的社會民主黨，悉德曼，英國底費邊派與職工主義者，俄國底魯巴諾維區，普列汗諾夫和「我們的曙光」等等）進行最堅決的鬥爭，是不能夠達到他全世界歷史意義的目的的。

一九一二年全世界社會主義者一致所通過的巴塞爾大會的宣言，其所預料到的列強之間的這種戰爭，現在是爆發了，當時明白地承認這種戰爭是帝國主義反動性質的戰爭，所以大會宣言認為這種戰爭是罪惡的，要使一國的工人去與別國的工人撕殺的戰爭，因此宣言無產階級革命，正是在這種戰爭中跟着來臨了的。確，戰爭造成了革命的形勢，在羣衆中興起了革命的情緒與萌芽，到處引起了無產階級優秀份子而覺悟到了機會主義的死滅，尖銳了與機會主

義的鬥爭。在勞苦羣衆中日益興長起來的和平的願望，在他們表現出了失望，同時資產階級保護祖國謊言的破產時，也開始了他們清楚的革命的認識。社會主義者在利用這種情緒從事自己的革命鼓動時，不可以把推翻現在政府的革命任務放棄，而以一種可能迅速比較鞏固起來的民主的和平（殺壓迫民族除外）冒稱人民的期望而欺騙人民。祇有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革命，才能開闢一條走上民族和平與自由的道路。

帝國主義戰爭，同時打開了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紀元。新時代的一切條件，對無產階級革命的羣衆的鬥爭具備了。社會主義者底天職，是在不反對工人階級唯一合法的鬥爭手段時，使這種鬥爭手段服從於一切這種最急迫最重要的任務，發展工人底革命認識，團結他們在國際革命的鬥爭中，幫助與向前推動一切的革命運動，努力將各國人民之間的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被壓迫階級反對他們壓迫者的國內戰爭，轉變為剝奪資本家階級的戰爭，為奪取無產階級的政權而鬥爭，為實現社會主義而鬥爭。

寫於一九一五年八月。

初版於一九三〇年載於『列寧遺集』第十四卷。

根據原稿排印。

(十一) 論戰爭的提綱

最初的草案(註)

一、歐洲的世界大戰，有一種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王朝戰爭底明確性。為市場與劫奪國家的鬥爭，愚弄、分裂與窒息各國無產者的野心，嗾使一個民族底僱傭奴隸去反對別個民族底僱傭奴隸，而便宜資產階級的企圖——這就是戰爭唯一真實的內容與意義。

二、第二國際(一八八九年——一九一四年)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們投票擁護戰爭預

(註)

列甫論戰爭的諸提綱，是同時被抄出的一九一四年在警察廳特務科第三組第三四三項搜查中為「關於一九一四年戰爭中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底活動」，一九一四年巴克憲兵司令部司令底情報和警察廳第五分局底九件公文「關於阻止國會議員巴達耶夫、莫拉耶夫、彼得洛夫、斯基沙摩伊洛夫與沙波夫參加社會民主黨大會」——搜查巴達耶夫時沒收去的物證。

這些提綱與在「列甫全集」第十八卷中所發表過的社會民主黨國決議底合訂本，是用着「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在歐戰中的任務」這麼一個標題(第四四——四六頁)發表的，這個無疑義地證明了，這裏所登載的文獻，是列甫論戰爭時最初的提綱草案，是上述一個決議案底藍本。這個文獻被抄去的事實，在國會五個議員的事件中證明，列甫送到彼得格勒的，不是決議案底草案，如「全集」第十八卷第四二一頁註二所指出者，而正是現在這一個提綱草案。

關於擬定這個提綱底歷史，列甫在「社會主義國際底狀況及任務」一文中已寫過了(參看「全集」第十八卷第六九頁)。

在對「列甫選集」第十四卷中所發表的最初提綱草案的註解中(「列甫選集」第十四卷第一〇——「三頁」)給了許多同原稿的異文和「全集」第十八卷中所刊載的「決議案」底草案。

算，而重倡普魯士地主資產階級們之資產階級沙文主義的謬言，其行動直是背叛社會主義。甚至該黨在極端薄弱，而必須服從多數民族資產階級意志的前提下，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底行為，無論如何也是不能替自己辯護的。在事實上，這個政黨現在是奉行着民族自由主義的政策。

三、比法兩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出賣社會主義，參加資產階級內閣的行動，也就是這樣的一種罪惡。

四、第二國際（一八八九——一九一四年）大多數領袖們背叛社會主義，是意味着這個國際思想上的破產。這種破產底根本原因，就是第二國際中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佔取了事實上的優勢，而它底這些資產階級化的意味和危險，各國無產階級優秀的代表們，早已指出來了。機會主義者們在否認社會主義革命而以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去代替它的時候，在否認階級鬥爭而於某一關頭必須轉變它為國內戰爭的時候，在鼓吹階級合作，在各種狹義愛國主義與保護祖國的幌子之下鼓吹資產階級的沙文主義並愚弄或否認早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社會主義底淺近真理——工人無祖國——的時候；在不承認各國無產階級反對各國資產階級之革命戰爭底必要性，而祇限於以情感的小市民的觀點去與軍國主義鬥爭的時候；在惡化資產階級機會主義與資產階級合法性底必要利用而為這種合法性底崇拜與在危機時代忘記了祕密組織形式與鼓勵的時候，早已種下第二國際破產的種籽了。無怪國際機會主義底一

家機關的社會主義月刊，早在民族自由主義的立場上，要充分有理由地去慶祝他們戰勝歐洲底社會主義。

五、在資產階級與沙文主義者底那些詭辯主義當中，特別是大陸上兩大角逐民族——德國與法國——中資產階級政黨與政府利用來愚弄民衆，並且社會主義機會主義者也奴隸般地跟在資產階級尾巴後面或明或暗地去重覆的那種詭辯主義，應當特別地指出，並且加以以下的標記：當德意志資本家老爺們引證來保護祖國與沙皇制度鬥爭，而主張文化的與民族發展底自由時，他們說謊了，因為以威廉第二爲首的普魯士地主階級和德國底大資產階級，却永遠是貫徹着保衛沙皇帝政的政策，而在任何一種戰爭爆發時，都要不妥協地調動兵力去援助它的，他們說謊了，因為奧地利底資產階級在事實上已經從事征伐塞爾維亞的強盜遠征，而德國——則在壓迫丹麥人、波蘭人與法國人（在亞爾薩斯與洛倫）了，爲要剽奪更富足更自由的國家，對法國與比利時進行進攻的戰爭了，在他們認爲一個利用他們最新的軍事技術，而執行所謂俄羅斯偉大的軍事計劃底前夜時，便組織進攻了。當法國資本家老爺們也同樣引證同一理論去保護祖國及進行其它等等勾當時，他們同樣也說謊了，因為他們在事實上擁護着資本主義技術發展方面最遲緩的國家，利用他們千百萬的金錢去僱傭沙俄底黑色百人團，以剽奪奧地利與德國領土爲目的去發動進攻戰。兩個交戰民族底集團，在進行慘酷的野蠻的戰爭時，都是互不相讓的。

六、俄國社會民主黨底任務，特別地而且重要地，是與大俄羅斯的和沙皇帝政的沙文主義及其俄國自由主義者、立憲民主黨和一部分民粹派等等底詭辯保衛去進行無情的和無條件的鬥爭。從俄國工人階級與一切人民勞動羣衆底觀點上看，使那個壓迫波蘭、烏克蘭與俄國許多民族並抹殺民族間的仇恨，去加緊大俄羅斯人對其它民族的壓迫，鞏固沙皇帝政底反動與野蠻政府的沙皇帝政及其軍隊，它們底失敗，是害處最少的。

七、社會民主黨在現時底口號，必須是：第一，在軍隊和戰場上進行各方面的和廣泛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宣傳，不要把武器向着自己底兄弟們和別個國家底僱傭奴隸們，而是掉轉槍口去反對各國底反動的資產階級政府與政黨。對於這個，在組織上無條件必要的，是在各民族軍隊中之秘密支部與秘密團體各種文字的宣傳。與沙文主義及「愛國主義」無情的鬥爭，各國底資本家爺們都沒有。一個例外地是會要來阻撓的。反對叛變社會主義的現代國際底領袖們時，必須要對戰爭拒負一切重任而仇視沙文主義與機會主義的工人階級，提高其革命的覺悟性。第二，除轉變歐洲各國韓北美共和國而外，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宣傳口號，就是德國的、波蘭的、俄國的和其它等國底共和國。

寫於一九一四年九月五——六日（俄歷八月三十一——二四日）。

初版在一九三〇年刊於「列甫選集」第十九卷。

排印——根據打字機打的原稿。

(十二) 五一與戰爭

提要(註一)

導言

一、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示威，本年是在最大的歐戰時進行的。

二、似乎在一九一五年對於「力量底檢閱」對於「勝利與失敗」底對比，對於資產階級和平與無產階級和平底對立，作不出什麼來嗎？——因為似乎什麼都沒有做。

三、但這不是這樣。戰爭是最大的危機。一切危機（在暫時的停滯與退化的可能性之下）是意味著

(A) 發底底加速

(D) (C) 矛盾底尖銳

(C) (D) 它底暴露

(B) 一切腐爛等等底破產。

這樣，從這個觀點上看，就應當看（五一節這天的）危機不是在它當中也有危機底一切

（註一）「五一與戰爭」底提綱，列爾寫於一九一五年四月尾（不會在二七日以前，見瑞士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

「人民底權利」一九一五年四月廿七日（俄歷四月十四日）在提綱上引證的說是否為「草案尚斷定。

進步和有利的特點嗎。

資產階級民族祖國底破產

四、「保護祖國」與戰爭底真實性。它底本質在哪裏呢？民族主義對抗帝國主義。
五、一七八九年——一八七一年（約一百年）……

而一九〇五年——

六、「保護祖國」（比利時？加里西亞？爲了分一點奴主底贓物）

對着「打倒國家。」民族國家底破產。這就是指給它們的道路！！

七、老的帝國主義與新的帝國主義——羅馬與英國對抗着德國。

搶奪土地

殖民地

瓜分世界

資本輸出

八、社會主義客觀條件的成熟。

九、怎樣維持現狀 (status quo) 呢？

怎樣爲社會主義進行革命鬥爭？

十、民族的自由對峙着帝國主義。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底無產階級。

十一、對戰爭態度本面的「國際性」(一)「折騰」的資產階級好些「還是無產階級獨立
的發動」?

十二、向(民族祖國)後退,抑或(向社會主義革命)前進。(註二)
正式的社會民主黨破產。
Σ = 民族底
= 民族底

十三、大家都感覺到(如果沒覺悟到)工人運動史上底急變。國際底危機與破產。怎樣一
回事呢?國際是一致,還是有兩個傾向?

十四、最主要的幾個國家中,工人運動內部對戰爭的瞭望:

德國: 八月四日對峙着波哈爾特(Borchardt)派與「國際」派(Die Internationale)。(註三)

英國:

法國: (赫爾士與馬巴)對峙着 Versus 麥林哈姆(Merheim)

俄國:

意大利:

瑞士:

瑞典:

事實上到處有兩個政黨

(註二) 維精, 結論——編部編註。

(註三) 蘇哈爾德(居烏斯派)(德國)底國際社會主義者(與「國際」派(最後K·李卜克內西R·盧森堡

W·蘇林格與K·樂特金等等都加入)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一共形成爲一個革命的反對派去公開地
反對戰爭關於這派底詳情請看「全集」第一九卷第四六五、四六七與四七〇頁上底註九一與註一〇〇。

十五、本質是什麼呢？請比較比較英國與德國底工人運動。||

工人運動中資產階級的傾向與影響。

十六、與機會主義十五年來的鬥爭以及它在西歐底增長。機會主義底破產，對工人運動是

有益的。

(葛德——謝德曼——攷茨基——普列汗諾夫)

十七、正式的馬克思主義（一八九五年——一九一五年）底破產。不是死屍復活，而是發

展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去反對機會主義的『同樣的馬克思主義』

十八、馬克思主義對立着 (Vorlus) 斯特魯威主義……

辯證法對立着 (Vorlus) 折衷論……

十九、旗幟撕碎嗎？一九〇七年底什圖干特大會

一九一〇年何末尼茨大會

一九一二年底巴塞爾大會(註四)

(註四) 在什圖干特(一九〇七年)和巴塞爾(一九一二年)召集了國際社會主義的第七次代表大會與緊急大會

(見『全集』第一八卷第四二四——四二五關於這些會議底註釋第一九與二一) 列甯談到了『一九一〇年的何末尼茨大會』了他或者是指着『一九一〇年的底平哈哥大會(見『全集』一八卷第四二五頁註

二〇) 或者是指一九一二年九月一五——二一日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底何末尼茨黨代表大會

二〇除了革命行動以外的「一切可能性。」

二一「無政府主義」(等于)機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 *La Botalle Syndica-*

liste (註五)

Cornelissen	}
Grave	
Kropotkin	

1111 *Abdankung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註六)

不適宜的組織了，或更正確地說死亡了——對於好的廓清了一塊土地，「過熱了」(這不是無產階級沒有成熟)與一九〇七年比較一下。

關於資本主義問題上小資產階級幻想底破產

二三在一方面，戰爭表現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體，但在另一方面，表現為一種不正常性，「和平」資本主義底毀滅等等。

(註五) *“La Botalle Syndicaliste”*——由一九一〇年起在若奧格拉瓦茲爾列里司等領導下於巴黎發行的工團主義日報，一九一五年九月間被政府封閉，該報被封後即出版了 *“La Botalle”* 詳細的註解，請看

【全集】第一九卷第四四九頁註二。

(註六)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食言——編輯部註。

兩種幻想都是有害的。並且兩種幻想都被戰爭打破。

二四、在戰時的“Burgfrieden”（註七）『民族集團』“Union Sacree”（註八）怎樣呢？

二五、戰爭——『可怕的』東西嗎？是的。但它可怕地成爲有益處的東西。

1,600,000,000,000 > 600,000,000,000 盧布。

Mehrwert（註九）——10——200,000,000,000 盧布。

二六、工業對戰爭條件的『適應』

（解體迅速的集中）

二七、戰爭與資本主義底基礎。

『和平的民主主義』、『文化』、『權利制度』等等對立着（Versus）戰爭底恐怖嗎？

不對。

『私有財產與交換』一種破壞底保證，暴力底保證與基礎。

二八、殖民地與租界。

『光輝的租地人』

（註七）『國內和平』——編輯部註。

（註八）『神聖同盟』——編輯部註。

（註九）剩餘價值——編輯部註。

「人道的」殖民者？

二九、鴉片——可怕的麻醉劑的異國——資本主義之直接的和必然的生產品。

三〇、有害的幻想，就是使於破壞與資本主義的鬥爭。

和平主義幻想，底破產

三一、沒有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嗎？（向後看嗎？）

三二、理論上（抽象的）可能沒有殖民地等等。

三三、怎樣來解釋四小時工作日，三千工人是最小限度 minimum……

三四、(三二〇)三三「資本主義可以在完全自由貿易的條件下，而免去帝國主義，免去戰爭，

免去殖民地發展了起來。」

是嗎？

資本主義可能不把幾十萬萬用在戰爭方面，而去幫助窮人與工人，去利用這個維持資

本階級統治底萬世不朽嗎！

理論上是同一的論旨。「工人階級強制的壓迫與資本家老爺們人道主義的手段。」本質

是在，一般地，鎮壓是不能夠強制這種東西的，而是需要真正革命力量底壓迫。革命與反革命把

鬥爭尖銳到最高點。

都是為改良而鬥爭。鬥爭底力量是合法則的，同時是需要具體的界限的，即是說：

(1) 革命形勢底退落；(2) 部分的改良性，未將階級鬥爭尖銳到革命。

三四 為什麼由戰爭底恐怖嗎？(還是可怕的益處？)

四 壓服無產階級嗎？(還是機會主義底背叛？)

三五 不割土地的和平，解除武裝等等。

客觀的思想：牧師的安慰(費爾巴哈說：宗教在安慰。這有益嗎？)

三六 為改良而鬥爭？
“Utopia or hell?” (註 11)

是的。——它底界限。注意

部分的。

改良時代，革命形勢低落的時代。

這就是關鍵之所在。

幻想破產底成果

二七 革命的形勢

(A) 下層不願意，上層不能夠。

(B) 貧窮底加劇

(註一一) 烏托邦，這是地獄——編輯部註。

「秘密外交
底推翻」？

(C) 非常的積極性。

三八、發展底遲緩與歪曲。

將一九〇〇年與一九〇五年對比。

三九、資本家底規奪與政府底欺騙。Kriegsstaerverel (註一二)

四〇、戰爭與技術底奇蹟。

四一、戰爭與重新組合。

(工人對農民)

四二、三種心理

(A) 失望與宗教

(B) 對敵人的仇恨

(C) 不但一般地痛恨資本主義，並且也忿恨本國政府和資產階級。

四三、「加朋納特」

陣區書信：“Mundspitzen”(註一三)；“Kamarades”(註一四)

(註一二) 軍事的奴役——編輯部註。

(註一三) 「準備號召」——編輯部註。

(註一四) 「同志們」——編輯部註。

四五、任何一種危機，是破壞一部分，鍛鍊了別幾部分。

四六、鍛鍊——對於社會主義革命。

註一工人運動中腐沒的害處

破產——防禦被革命戰鬥掃蕩。

資本家底利潤

再則，德國底一〇（十萬萬）公債，給了百分之五公債。政府規定儲蓄銀行（辦這種公債底登記的）由抵押店（Darlehenskassen）獲得金錢，付給他們以百分之五又四分之一之利息。而抵押店則給政府以金錢，欺騙。"Das Volkswort" (Zürich), den 27——一九一五年四月。（註一五）

「良善的」烏托邦底無意識：沒有祕密的外交——譬如我們說戰爭底目的——和平不要割地等等。感情的與反動的荒唐。

舊的民族（各自己底資產階級國家）對立着「打倒國界」

俄國底經驗：一九〇〇年對一九〇五年。

打倒專制（一九〇〇年）與「人民」……

（註一五）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九七期 "Volkswort"（人民底權利）底評論題名是這個標題「公債底

螺旋」（"Die Anleihehypothek"）揭破了德國財政部長格爾佛里哈侯侯證第二次一〇（十萬萬）戰時

公債的財政險謀。

革命口號與革命運動底高漲……

寫於一九一五年四月杪。

初版於一九二九年一月六日載於『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第四期（八四期）。

根據原稿排印。

(十三) 關於瑞士社會民主黨對戰爭問題的提綱 (註一)

一、現在的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的大戰，它底目的是在於對世界從事經濟政治的剝削，爭取市場，資源與新的投資領域，壓迫弱小民族等等。

交戰國雙方所高唱的『保護祖國』不是別的，祇不過是資產階級對人民的一種欺騙而已。

(註一)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四——五日在希里哈所召集的瑞士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上，決定對於軍事問題的決

議成立一個草案起草委員會，提交一九一七年二月一——二日指定日期所召集的黨底緊急代表大會。在十一月的代表大會上，列甫出席講演(他底講演辭見『全集』第一九卷第二七七——二七九頁)並參加了(經過委員會委員F·波拉特納的提議)軍事問題委員會的工作。一方面對於瑞士社會民主黨個別黨員(格留姆、波拉特納等)所起草的草案做了批評的工作，同時又提出了自己的提綱草案。所有這些材料都公佈於『列甫選集』第一七卷第四四——四九頁。本文是根據列甫用德文寫的提綱草案的段後訂正本的逐字排印的——編輯部註。

二、瑞士的政府，實瑞士資產階級底經理處，而資產階級則整個地依賴於國際的財政資本並且密切地與列強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聯系着。

所以瑞士政府一天天地——最近十年來就是這樣演進着——愈益採取反動政策與秘密外交，取消與摧殘民權與人民底自由，屈膝於軍閥之前而以廣大人民羣衆底利益有系統地無恥地去爲少數金融寡頭底利益做犧牲品，這個，決不是偶然的，而是由這種經濟中必然要產生出來的結果。

在現在這次戰爭中，任何時候，瑞士都有捲入的危險，因爲瑞士資產階級政府是以金融寡頭底利益去決定，同時它又受着帝國主義列強某些聯盟很厲害的壓迫。

三、所以瑞士底「保護祖國」現在也是一句虛偽的話而已，因爲在事實上並非是保護民主，保護廣大人民羣衆的獨立與利益，恰恰相反，而是準備把工人和小農推到屠場去維護資產階級的壟斷與特權，加強資本的統治與政治上的反動。

四、因此，瑞士社會民主黨原則上拒絕「保護祖國」，要求軍隊迅速復員並號召工人階級像對付戰爭一般去答覆瑞士資產階級的軍事準備，同時爲要這樣去實行進攻，主張採取無產階級階級鬥爭最嚴厲的手段。

這些手段，應當特別指出的如下：

A. 沒有任何的國內和平；與一切資產階級政黨以及與工人運動中糜雜的資產階級走狗，

的同盟即格留特里同盟之間原則上的鬥爭的尖銳化，正像與社會民主黨內特留特里領袖的鬥爭是一樣的。

B. 不論他們怎樣借口要求軍事公債，也不論在平時或戰時，都須一律拒絕。

C. 幫助交戰國雙方一切的革命運動與一切的工人階級鬥爭而反對戰爭與他們本國政府。

D. 幫助瑞士國內革命的羣衆的鬥爭，罷工，示威，武裝起義去反對資產階級。

E. 在軍隊中進行有系統的宣傳工作，同時爲達到這一目的起見，建立社會民主黨在軍隊中特別的黨團，並且在未入伍的青年中也建立了起來。

F. 工人階級自己建立秘密的組織，爲對於政府一切剝奪手段或取締政治自由的一種回答。

G. 有計劃地向工人解釋這種手段的準備，以便工人與職員們底一切組織的領導都無例外地轉到那些真能執行上述計劃而進行反戰鬥爭的人們手裏。

五、革命的羣衆鬥爭的目標，一九一五年阿拉黨的大會（註二）已承認，就是黨所提出的瑞士的社會主義革命。這種革命，在經濟上，是立刻能夠實現的。它是羣衆解脫物價飛漲與饑饉恐

（註二）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〇—二一日瑞士社會民主黨阿拉代表大會。黨在大會以後第一次的代表

大會關於這次代表大會的詳細記載，請參攷「列情全集」第一九卷第四八一頁註一七四。編輯部註。

怖的唯一的有效的的手段。它因瑞士全國現在危機的結果而來臨了，它對於完全消滅軍國主義與一切戰爭是絕對必要的。

黨宣言說，一切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如果不承認上述目的和完成這一目的的革命手段，他們反對軍國主義與戰爭的高談闊論，祇是一種幻想或謊話，而這種謊話祇是引導工人階級放棄一切反對資本主義基礎的無情鬥爭。

黨在不停止為改善僱傭奴隸的生活的鬥爭時，同時號召工人階級和他底代表人們在鬥事日程上利用鼓動羣衆國會的演說，自動的提議等手段去宣傳瑞士迅速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證明依靠無產者大衆的無產階級政府有代替資產階級政府的必要性，同時說明如沒收銀行，取消一切間接稅，對於大量收入的人們採取革命的，最高稅率徵收單一的直接稅，是非常必要的設施。

寫於一九一六年二月初旬。

第一次發表於一九三二年「列寧選集」第一七卷。

譯自德文。

(十四) 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向 I.S.K. (註) 所召集

(註) I. S. K. Internationale Sozialistische Kommission (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 編輯部註。

的第二次社會主義者大會的提案（柏林會議）

（根據議事程序第五、六、七、七b 與第八點的草案）

（最初的草案）（註一）

I. S. K. 在宣佈召集第二次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時，公佈了下列五個最重要的議事程

序：

的草案「為結束戰爭而鬥爭」

的草案「和平問題」

的草案「議會陣一部分」

的草案「未來的「部分」」

「鼓勵與宣傳」

八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

（註二）「國際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向第二次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的提案」原稿有兩個。這裏所刊載的，是

一個共計「五項」的最初的草案。第二個草案共計八項（是「最後訂正的草案」載於「列甫全集」第十九

卷第五廿一、六三頁。

關於第二次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請參攷「全集」第一九卷第四五七—四五九頁的註五九——

譯者註。

1. 不邀請各組織討論這些問題，並送上他們底提案。我們黨中央對這個邀請的答案如下：

「任何一種戰爭，固然都是政治之暴力的手段的繼續，這種政治是各交戰國統治階級在戰前若干年代或近十餘年所領導的，同時結束任何一個戰爭的和平，也祇是這一戰爭結果發生了力量上的實際變化後的一種追認或註解。

二、所以任何站在「簡單的」防禦或進攻的認識上來估計這一戰爭，而同時站在「簡單的」虔誠渴望鞏固的民主的光榮的……和平的觀點上去估計未來的和平，這些空話，從理論的觀點和社會主義的觀點來看，是荒謬絕倫與最大的曖昧，而在實踐上是對工人階級最大的欺騙。

三、現在的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即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壟斷且為社會主義過度成熟了的基礎上由矛盾而產生的戰爭。這個戰爭是因爭世界領導而引來的，即是說為爭奪新的被壓迫弱小民族，為重分世界，重分殖民地 and 勢力範圍等等而引來的——在這種瓜分之中，老的竊盜國家英法俄，是需要把他們的贓物讓一部分給少而且非常壯的強盜國家德國的。

四、所以如果革命的無產階級不把各「大」交戰國中現在的政府和現在的統治階級推翻，那麼除了各帝國主義列強之間比較能夠獲得短時期的調和以外，除了伴着和平而又來了國內反動的加緊，民族壓迫和對弱小民族奴役的加緊，且增加軍火去準備新的戰爭及其它等

等而外，絕對是不可能。其它的和平的，因為在整個帝國主義時代所產生而一切各「大」帝國中資產階級所領導的政治，不論在這個戰爭之前，抑或在戰時；從它底客觀內容當中，必然是在新的和更加兇烈的民族壓迫等基礎上產生和平的。

五、像大多數正式的社會主義政黨在思想上鼓勵人民大眾認為在現在的各國政府和現在的各統治階級基礎上，希望有實現鞏固的和民主的和平等等可能，這不單是可恥地欺騙了人民，並且還是麻醉人民，誘惑人民離開現在實際上已用罷工運動和示威運動的姿態而開始的革命鬥爭。

六、第二國際現在正式的代表人庫斯曼司在荷蘭阿哈米（註二）*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 Partei*（註三）代表大會，以及各國最有權威的社會狹義愛國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的擁護者致茨基一致所揭示的「和平綱領」，其中正是包含着那種欺騙人民且引誘無產階級放棄革命鬥爭的性質。他們底綱領是在於口頭上假仁假義地承認幾個民主的甜蜜的幻想，否認割地賠款，民族自決，對外政策的民主化，由仲裁法庭去評斷各國之間的爭議，裁軍，歐洲各國等等。

七、這個「和平綱領」之所以為徹頭徹尾的虛偽，它底最明顯的一個實證，一方面是交戰

（註二）荷蘭社會民主黨在阿哈米 *Arnhem* 的代表大會，召開於一九一六年一月九日——編輯部註。

（註三）社會民主黨——編輯部註。

國資產階級底和平主義者與奸詐的部長們也唱着這種調調，而另一方面，交戰國一派知名的（notorisch）沙文主義者在倫敦的社會主義者大會（一九一五年二月）而另一派在維爾納大會（一九一五年四月）（註四）上去重覆它。正是這些參加資產階級內閣而領導強盜戰爭的「社會主義者們」才投票贊成了戰時公債，參加到了各種組織和機關當中去幫助戰爭，正是他們才在事實上執行着擁護新舊割地約政策，殖民地的壓迫等等，而在另外一方面，却宣佈他們否認割地等等的「和平綱領」。

八、如果第二國際最大的權威坎茨基一九一五年五月二日向全世界宣言（*Neue Zeit*, No. 8）「社會主義者」在倫敦（註五）和維也納大會上討論民族「獨立」或民族「自決」這個原則時所表現的這種同意與一致的意見，是證明了第二國際在「和平綱領」（註六）方面的「意見一致」和「有生氣」，那麼這種最可惡的最露骨的虛偽與對工人的欺騙，本身決不是偶然的，而是許多人們在許多國家中所執行的有系統的政策，在口頭上偉大的說自己為「獨

（註四）倫敦會議與維也納會議的召開期間為前者為一九一五年二月一四日（俄歷一日）後者為同年四月（見『列寧全集』第一八卷第四三五—四三六頁註九，和第四四一—四四二頁註一五〇）——編輯部註。

（註五）在原稿上為「在康平哈哥」——編輯部註。

（註六）K. 坎茨基底論文“*Nachmals unsere Illusionen*”（再論我們底幻想）載於一九一五年五月二一日“*Neue Zeit*” No. 8（新時代）第八期）之上（由第三〇—三二頁）——編輯部註。

際主義」的擁護者而在事實上用他們「保護祖國」的思想去蒙蔽帝國主義戰爭，並且蒙蔽背叛社會主義的社會沙文主義者統治工人運動，宣傳和他們「統一」。德國狄茨基蓋司與其他等人稱法國洛格波列斯曼及其他等人英國大多數領袖，俄國底阿克塞爾洛特，馬爾托夫和切哈柴等黨羽以及意大利底特列維司等（見意大利黨中央機關的威脅，一九一六年三月五日「前進報」"Avanti!"）暴露特列維司與其他「改良主義的 Possibilist」「要實行一切手段去妨礙黨指導都和奧金·康爾格林的行動，而不使與齊米瓦爾德會議聯合並向着最新的國際發展（註七）」所貫徹的這種政策對於工人階級是最有害且最危險的，這種對工人階級最危險的全世界的政治，可把它叫做最有權威的代表人狄茨基的政治。

九社會主義者不能夠拒絕為改良的鬥爭。同時他們應當在議會中投票贊同對羣衆生活上的「細改善，擁護增加災區居民的津貼，減輕民族的壓迫等（即使是很小點的改革）。但是顯然地，在現在這一戰爭的基礎上以及由它所產生的和平的基礎上，這種改善羣衆生活的改良主義的活動，不過是在非常細微的地方才有可能。如果認為直接地或間接地鼓勵羣衆一種改良主義的思想，便可解決當前戰爭所引起的許多問題，那是對羣衆最卑鄙的欺騙。因為這

（註七）

這裏是指一九一六年三月五日"Avanti!"的編者的話，標題為"Polémica in Casa nostra"

（在我們營壘中的論戰）在這篇文章中，編者引了特列維司"Crítica Social"一文中與他們爭論的

話——編者部註。

種戰爭在歐洲已造成了革命的形勢，他對帝國主義所提出的急待解決的最根本的問題，這些問題，除了在歐洲用革命推翻了現在的政府和統治階級而外，是不能不按帝國主義的方法去解決的。所以在爭取鞏固的和民主的和平鬥爭中，社會主義者方面主要的和根本的任務，必須是一，對羣衆解釋革命的羣衆鬥爭的必要，有系統的去宣傳它並建立適當的組織，二，揭穿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底假面具與騙術，特別是揭穿坎茨基所說的「和平綱領」問題上第二國際的和平與「一致的意見」這種話出之於「社會主義者」之口是加倍的虛偽的，因為他們跟在資產階級尾巴後面否認現在這個帝國主義戰爭有轉變為爭取社會主義的國內戰爭的可能，而在這一方面用一切的革命工作與它對立起來。

一〇、現在流行的虛偽者們認為「和平綱領」中心的一點，似乎就是一致地去承認進行反新舊割地的鬥爭。但是講到割讓與割讓的鬥爭時，却沒有這樣去想，或者也不願意去多想什麼，叫做割讓。顯然，一切對「別國」領土的合併，是不能都叫做割讓的，因為一般地說，社會主義者是贊成消滅各民族之間的界限，主張民族的接近與結合，和更大的國家的組成的。顯然，一切現狀 *status quo* 的破壞，也是不能叫做割讓的，這個是對於歷史科學基本理解的最大的反動和取笑。顯然，一切暴力的，軍事的吞併，也是不能認為割讓的，因為如果暴力是為人民大眾的利益和為進步人類的利益而採取的一種手段，那麼社會主義者是不能反對暴力的。顯然地，祇是在無視別國人民的自由時，這種領土的歸併，才可以認為而且也必須認為是一種吞併。換句話

說，測度的靈敏，是與民族自決的認識不可分離地聯系着的。

一、正是在這一戰爭的基礎上，因為戰爭從交戰國雙方各「大」列強來看是帝國主義的戰爭，所以才一定會發生而且發生了這種現象。即是說，如果敵國已實行了或實行着「併吞」那麼資產階級和社會沙文主義者是要加緊與「併吞」「鬥爭」的。一直由修節庫姆和他德奧的朋友們和擁護者們起，直至蓋司和萊基基止，對於德國併吞阿爾薩斯——洛倫、丹麥、波蘭與其它國家是默不做聲的，但是却常常出來進行反對俄國對芬蘭、波蘭、烏克蘭、高加索等等的併吞的鬥爭，進行反對英國對印度等併吞的「鬥爭」。在另外一方面，英國的法國的意大利的和俄羅斯的修節庫姆，就是說悉德曼、格德、汪德威爾特、列諾德爾、特列維司、普列汗諾夫、阿克塞爾、洛德、切哈柴和他們底黨羽們，則又對於英國併吞印度、法國併吞尼奇或摩洛哥、意大利併吞突尼斯和阿爾巴尼亞、俄國併吞波蘭、烏克蘭等等毫不作聲，而他們大部分祇是進行反對德國併吞的鬥爭。

顯然啦，社會沙文主義者和攷茨基派這種「反對併吞的鬥爭」因為徹頭徹尾地是虛偽的，所以資產階級對於這種鬥爭，是直接地去幫助它並且去鼓勵他對千百萬萬人們的沙文主義的宣傳的，間接地是單單祇給社會沙文主義者和攷茨基派公開的壟斷特權的。

顯然，法國底「社會主義者」為阿爾薩斯洛倫而辯護戰爭也好，德國底「社會主義者」不允許阿爾薩斯洛倫自由脫離德國也好，不論他們怎樣舉出相反的論證，實際上統統是併吞

主義者。顯然，俄國底「社會主義者」在口頭上和文字上來反對「俄國的分離」，祇是直接地或間接地在「和平、不要割讓」的口號下辯護這次戰爭是正義的罷了，因為他說別個人奴役波蘭，同樣也是併吞主義者等等。

一二、要使「反對併吞的鬥爭」不成爲一句空洞的話或有甚的誑騙，社會主義者必須：第一，向羣衆解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鬥爭的必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因爲社會主義革命是從帝國主義時代與這次帝國主義戰爭的一切條件下產生出來的，它是唯一能夠在各地保證民族的自決的，即是說，它不單是能夠解放一切被壓迫民族，使一切民族都能實現接近與結合，並且這種民族底接近與結合，也不是建立在強權方面而是根據着一切民族無產階級與勞苦羣衆的平等與協和；第二，必須進行廣泛的宣傳鼓動工作去反對官辦的社會主義政黨假面具的沙文主義與併吞主義，特別是在「大」強國當中。社會主義者必須對羣衆說明，那些現在不爲愛爾蘭與印度等國的分離自由而鬥爭的英國社會主義者們；那些不爲法屬殖民地自由而鬥爭，而祇合併阿爾薩斯、洛倫反對戰爭的法國社會主義者；那些不爲阿爾薩斯、洛倫、丹麥人、波蘭人、比利時人、塞爾維亞人等的分離自由而鬥爭的德國社會主義者；那些不爲烏克蘭人、芬蘭人等分離自由而鬥爭，祇爲波蘭而反對戰爭的俄國社會主義者；那些不爲突尼斯與阿爾巴尼亞等的自由獨立而鬥爭的意大利社會主義者；那些不爲荷屬殖民地自由分離與自由獨立而鬥爭的荷蘭社會主義者；那些不爲波蘭人壓迫下的猶太人與烏克蘭人等等的完全自由

與平等而鬥爭的機關社會主義者，這些人們祇是在口頭上爲社會主義者或國際主義者，而在實際上，他們則是些沙文主義者和併吞主義者。

三、由齊米瓦爾德大會宣言和一九一六年二月一日 H. I. S. K. 的通告 (I. 公報 No. 33) (註八) 中，我們必然可以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如果一切「以戰反戰」和「爲和平而鬥爭」的口號不與急迫的革命的羣衆的鬥爭聯系起來，不與這種鬥爭的宣傳與鼓勵工作聯系起來，那麼這些口號，祇不過是一句謊話。但是這種結論，却必須加以明白了當的規定。第一，應當告訴羣衆：羣衆的革命鬥爭的發展，它在歐戰的條件之下，將來一定是可以而且一定 (Muss) 要走向那裏。它必然是使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爲爭取社會主義的國內戰爭。對於這一點，我們大衆都指出：工人最好是爲自己底事業而犧牲，而不要替他人作嫁。但是這個指示是不充實的。應當明白地向羣衆們指出他們偉大的和遠大的目標。應當知道向那裏去，並且爲什麼要去。第二，如果我們要號召羣衆從「他本國的軍事形勢下解脫出來」而與他們底政府做鬥爭，那麼我們們便不但是要在這次戰爭中拒絕接受「保護祖國」而且要承認願意使一切資產階級政府失敗，以便由這種失敗而轉變爲革命。這一點是應當公開地講出來的。如果革命的羣衆的鬥爭，它底驚悟的代表人們不公開地在一切資產階級政府的失敗和顛覆的名義之下，

(註八) 關於 I. S. K. 一九一六年二月一〇日的通告可參攷「列寧全集」第一九卷第四五九—

起來，那麼革命的羣衆的鬥爭，是不配稱爲國際的鬥爭的。第三，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如果在羣衆當中到處建立秘密的組織去進行宣傳和準備的工作，討論革命羣衆鬥爭的進程與條件，而祇是把它建立在上層份子當中，那麼是談不到革命的羣衆鬥爭的進行的。俄國是更不必說了，如果在德國發生了街道上的示威，如果在法國前綫上的士兵們寫了許多號召不買戰時公債的信，如果在英國發生了許多羣衆的罷工，那麼要幫助這些鬥爭，要使它成爲國際的團結，就無條件地必須保持自由的，即秘密的出版，循着這條道路在每一步去致察成績，提高它的條件，團結並發展鬥爭。沒有秘密的組織與秘密的報紙，承認『羣衆的行動』是一句廢話（如瑞士一般）（註九）

一四、關於社會主義者議會鬥爭（Action）的問題，應當指出，齊米瓦爾德大會的決議不但對我們黨五個被充軍到西比利亞的社會民主黨的國會代表表示同情，而且也與他們底策略團結着。如以爲革命的羣衆的鬥爭，與議會中社會主義者非常合法的，非常改良的活動，是不可能調和的，那麼這是會引到工人們對合法的鬥爭不滿意起來而脫離社會民主黨趨向到非議會的無政府主義與工團主義的。必須對人人清楚地說明，社會民主黨員在議會中不但是要利用他在議會中的地位去鼓動，並且要在各方面並且在議會之外也從事秘密組織的活動與工人的革命鬥爭，所以羣衆自己必須通過自己的秘密組織去測驗他們領袖們底那種活動。

（註九）第二二與第二三點，在原稿上被抹去了——編輯部註。

一五、議事日程中所規定的關於第二次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召集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的問題，必然要引起更基本更重大的問題：舊的黨和第二國際可能統一嗎？在羣衆當中愈是增長着與齊米瓦爾德聯合的同情，使羣衆愈是不能明白，越是使他們那種不徹底的鬥爭和服從的態度有害的發展起來，因為這種胆怯，本質上是與舊的黨和第二國際在工人運動中的貴階級的政治是相同的（見齊米瓦爾德大會決議案與通告，一九一六年二月十日 I. B. K.）而在另一方面，害怕與他們分裂允許解散 I. B. K. 剛剛正是集合了舊的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

這種允許，在齊米瓦爾德大會上不但沒有表決，而且也沒有加以討論。

在齊米瓦爾德大會之後，半年來已很明顯地表現分裂了，不能與舊的社會黨統一起來進行那種工作了，這是齊米瓦爾德大會宣言所述過的，害怕與他破裂，實際上是在路上阻礙每一步的進展。在德國，不但 I. B. D. (註一〇) 一派對統一下了一張可怕的定論，公開地反對了統一宣傳者約虛偽，並且接近 K. 李卜克內西同志的議會黨團 (Reichstagsfraktion) 的委員 Otto Rühle 也公開地出來贊成分裂。所以在反對留列 (Otto Rühle) 的時候，「前進報」(“Vorwärts”) 提不出任何一種鄭重的和光榮的理由。在法國，社會黨的黨員布爾法洛口頭上反對分裂，而在事實上則提供大會一個乾脆開除 C. A. P. (Comité Administratif

(註一〇) 德國國際社會主義者——編輯部註。

Permanent 黨的 (C. C.) 與 G. P. (Groupe Parlementaire = 國會黨團) 的決議案顯然，通過這種決議，就是意味着黨底迅速的與必然的破裂。在英國，甚至在溫和的『工人領袖』(Labour Leader) 的文章中，T. Russel Williams 也於幾次地公開說必然分裂後，獲得該黨許多黨員的擁護了。在美國，社會黨在表面的統一之下，有一個黨員表示擁護軍國主義與戰爭（所謂準備戰爭），其他的黨員連從前社會黨總統的候選人 E. 特波司 (E. Debs) 也在內公開地宣傳於可怕的戰爭中進行爭取社會主義的國內戰爭了。

在全世界上事實上已分裂了，對於這一件事閉起眼睛來祇是有害於齊米瓦爾德派，使他們在羣衆看起來可笑起來，因為羣衆很清楚知道，他們齊米瓦爾德大會上工作的精神，正是說明了破裂的廣續性與深入性。

在現在的戰爭中，必須勇敢地公開地承認拒絕與『保護祖國』可能統一的這種有害的幻想是必然要產生的，必須幫助羣衆從這些領袖們的影響下解放了出來，因為這些領袖們是『要把他們引到錯路上去』（見一九一六年二月一〇日 I. S. N. 的通告）或者是借用『大赦』或『陰謀』(Pakt) 的手段去反對社會主義的。

這就是我們對在海牙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會議時對於議事日程這個問題上的提議。

寫於一九一六年四月初。

第一次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七日『真理報』No. 265



根據原稿排印。

(317B)

(十五) 關於保護祖國問題的提法

資產階級和他在工人運動中的擁護者們如格留特里派往往把問題這樣來提出：
或則我們原則上接受保護祖國的責任，或則我們對我們的國家站在不加保護的立場上。

這樣的一種說法，根本上是不正確的。

在實際上，問題的說法是這樣：

或則我們自己為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利益而戰死，或則我們有系統地去訓練大多數的被壓迫者和自己以某種犧牲為代價而奪取銀行，剝奪資產階級，以便整個地消滅物價的高漲和戰爭。

第一種問題的說法，徹頭徹尾是資產階級的，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在這種提法中，沒有估計到我們是生長在帝國主義時代，而現在的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瑞士不論在什麼條件之下，它不是在這種戰爭中反對帝國主義，而是站在帝國主義列強同盟的某一方面，即是說，事實上，

它一定是某一強盜國家集團的附庸，它早已使瑞士資產階級千絲萬縷地與帝國主義的利益聯系起來了，所以對於這一點，它是否還是通過各銀行團之間相互的關係，或相互的參與與密網（如像資本的輸出或與遊歷家的聯系）而於剝削外國百萬富翁時扶植它的工業，抑或是剝削外國無權的工人等等，都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一句話說完，這是忘記了社會主義一切根本的命題，忘記了一切社會主義的理想，掩蓋了強盜性的帝國主義戰爭，將「本國」資產階級描繪為一種無辜的綿羊，將現代瑞士狂熱的銀行經理描繪為神祕的威廉姆·特爾（William Tell，希勒（Schiller）戲劇的主人公），而把眼睛閉起來否認各祖國和外國銀行及外交家的秘密協定，同時用漂亮的「通俗的」與愚弄人民的高調：「保護祖國」去掩飾這不可思議的少數資產階級的說謊。

寫於一九一六年尾。

第一次於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公佈在「真理報」No. 174 (4205) 上。
譯自德文。

(十六) 關於戰爭問題上的幾個原則的論證 (註一)

(註一) 列甫所寫的「關於戰爭問題上的幾個原則的論證」一文（載於“Prinzipiellen Zur Militärfrage”），很明顯地是在起草關於瑞士社會民主黨對戰爭的提綱（見本卷第二六八—二七二頁）這一篇文章的時期當中寫的，並且也是替瑞士的一家社會主義的報紙寫的，不過當時却没有發表……編輯部註。

在瑞士社會民主黨左派當中，對於現在這次戰爭，一致地認為必須拒絕保護祖國的原則。無產階級，或最低限度他底優秀的兒女們，同樣是抱着一種反對保護祖國的心理。

這樣看來，在現代一般的社會主義方面，特別是在瑞士社會民主黨方面，似乎存在着一种必要的統一。但是如果我們進而來攷察一下的話，那麼，必然要得出這樣的結論，這種統一祇是一種表面。

在事實上，在這個事實方面，却完全是沒有明朗化的——更是談不到一致的意見——因為對保護祖國所發表的反對態度的宣言，它本身就已不啻是對革命的認識提出了一個過高的要求，如像一個有能力去宣佈它革命的政黨所提出的要求是一樣的——當然在某種情況下，這種宣言並不是一句空話。如果簡單地宣佈拒絕國防，而不給以一個明確的估計，即是說，不明白它所要求的是什麼，不明白一切宣傳、鼓動與組織、換句話說，不使黨底一切活動，都必須在根本上「振作」(卡爾·李卜克內西最愛用的一句話)(註二)起來去適應最高的革命任務，那麼，這個宣言，這時便變成一句空話了。

如果我們要把它當作一個政治的口號去看，要把它當作一句立刻就要用，來真正地必須。

(註二) 這一句話，是引自一九一四年一月二日，李卜克內西寫給德國社會民主黨管理部的一封信當中。在

「告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及各國社會黨群的提綱草案」中，列甯從李卜克內西底信中引了不少的話(見

本卷三〇一頁與註二〇〇)——編輯部註。

要去實現的話去看，那麼我們就該仔細地去想想，所謂拒絕保護祖國，它本身是一個什麼意思啊！

第一，我們提議一切交戰國以及陷入於戰爭威脅的國家當中的無產者與被壓迫者都去拒絕保護祖國。根據幾個作戰國家中的經驗，我們現在已很明白地知道，在現在的戰爭中，在實際上，拒絕保護祖國是一個什麼意思了。這個意思，就是否認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底一切基礎，同時不但在理論上，不但是「一般地」並且在實際上，現在是要直接地去剷除現代社會制度底根源了。難道不明白它祇是在我們大家不簡單地在理論上說我堅決的信仰，資本主義已經完全成熟而要變為社會主義了，而是說社會底變革，即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在實際上直接地很快地就要實現的條件下，才能完成的嗎？

但是這個任務，在人們說到拒絕保護祖國時，却幾乎常常都不去注意它。頂好，不過是根據一些「理論」承認資本主義已經成熟而快要變為社會主義了，至於說到黨底一切活動，也要迅速地根本改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直接的活動，那麼便沒有那個願意，而且也聽不到那一個人去講它了。

民衆似乎是沒有向着這方面準備！

但是這却是矛盾到最滑稽的地步了。二者必取其一。或則我們絲毫不宣佈馬上拒絕保護祖國，或則我們必須立刻展開或開始展開直接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有系統的宣傳。在某種意

議上，蘇聯人民沒有準備「拒絕保護祖國」同時也不打算準備走向社會主義革命，但是我們却也不能由此得出一個結論說我們在這兩年中——兩年——有權放棄這種有系統的準備。

第六，什麼是與保護祖國和國內和平的政策對立着的呢？反對戰爭的革命鬥爭和一九一五年黨在阿拉會議上所承認的「革命的羣衆的發動」的決議案。這個當然是非常動聽的決議，但是，但是，黨底歷史，從這個時候的黨底會議起，黨底現實政策，却證明它們是成爲資產階級底「無決議」。

革命的羣衆的鬥爭，它底目的在什麼地方呢？黨對於這個問題，一句話也沒有講到，同時一般地也沒有提出它。或者，這個目的已是不言而喻的嗎？或者公開地承認它底目的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對立着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

但這恰恰是頂不合邏輯的（理論上的）在事實上是闕去了內容的。爲什麼不合邏輯呢？它太一般化了，太不明顯了。「社會主義」一般地是個目的，爲對於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十個對立物，現在不但放棄基派和社會沙文主義者們所承認，而且許多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家們也承認了。但現在的問題不在於兩個社會制度一般的對立，而是在於以具體的「革命的羣衆的鬥爭」去反對具體的罪惡——即是說，反對今天的物價高漲，今天的戰爭危機或明天的戰爭——時所抱定的具體的目標。

整個第二國際（一八七一年——一九一四年）就是一般地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

立了起來，而且也正是在這一個非常一般的概念上，他們陷於破產了。他正是忽略了恩格斯約在三十年之前，即於一八八七年一月一〇日用下面這幾句話所描寫的他那個時代的一種特殊的罪惡。

「……在社會民主黨本身這裏，連國會底黨團也一併包含在內，都表現爲某種小資產的社會主義。他們在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之中，竟找到了這樣的話，現代社會主義基本的觀點和轉變一切住產手段爲社會財產的要求，認爲是正確的，但是它底實現，却祇承認要得很遠的，遙遙無期地，實際上不可能規定的將來才有可能。現在的任務，祇是用這幾句話規定爲一個單純的社會的補救……」（『住宅問題』序言）

「革命的羣衆的鬥爭」它底具體的目標，祇可能向着社會主義革命底具體的設施方面，而不是「社會主義」一般。當提議把這些具體的設施明確規定出來的時候，荷蘭同志們在「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公報」（No. 3. 1916年二月二十九日柏林）上所刊載的他們底綱領中便說：否認一切國債，沒收銀行，沒收一切大的企業；但如提議將這些非常具體的設施，定爲黨底正式的決議，並有系統地在一切會議中，一切國會的演說中，在自動的提案中利用黨日常的一切宣傳鼓動工作通俗地解釋出來的話，那麼這時便又歪曲或走到別的方向了，通頭到尾地是一個強辯的答案：人民還沒有準備好要達到這個目的呢等等。

但是，問題就在於我們現在，來開始這一準備，不屈不撓地去執行它。

黨三、黨「承襲」革命的羣衆的鬥爭。漂亮極了。但是黨敢說能夠完成這項任務嗎？黨當真準備要完成它嗎？他研究過這些問題嗎？他蒐集過有關這個問題的一切材料嗎？他建立了適當的機關與組織嗎？他在民衆中同民衆一道討論過上述的問題嗎？

完全不是這樣！黨完全全固執地保持着他舊的、純粹議會主義的、純粹職工主義的、純粹改良主義的、且純粹爲合法主義的路綫。黨明顯地沒有力量去進行革命的羣衆鬥爭並且領導黨，黨很明顯地沒有準備過這種事情。舊的傳統的因襲支配着，新的辭句（拒絕保護祖國，革命的羣衆的鬥爭）祇不過還是一句空話！而這種古派，沒有覺悟，同時也沒有系統地堅決地在各地集會自己的一切力量在黨的工作的一切部門中集合自己的力量去與這種惡毒作鬥爭。

譬如讀了格里莫放夫關於戰爭問題提綱中下面這幾句話（結尾的幾句話）是不能不聳一聳肩的：

「黨底機關和全國的職工組織，必須於這種時候（即是說戰爭危險時期號召鐵路工人的羣衆罷工等等時）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註三）

這個提綱是在本年夏季發表的，而一九一六年九月十六日在 "Schweizerische Arbeiterzeitung" 中發表的。

（註三） 格里莫放夫軍事問題提綱，公佈於 "Yorkschecht" 第一六二期，一九一六年七月一四日（亦見「列甫選

「*Die Arbeiterzeitung*」(註四)的文章(編者署名的O.什涅伯爾格爾與K.秋爾)則可讀到下面這幾句話(我差不多可以說,下面是對提綱正式的答覆,或者也可說是格里莫的一種光榮的希望):

「……當全歐洲工人底大多數已經在這兩年中肩膊靠着肩膊地同資產階級一道走到戰場上反對他祖國的「敵人」時,當那些留在家裏竟不覺得自己窘促破產而甘心「支持」前方的時候,這時最肉麻而惡心的味道,莫過於唱那些……「工人無祖國」的謔調。在別國領土進攻時,我們在瑞士也看到了同一的景况!」(註五)

難道這不是「考茨基派」的政策和無力的謔調般的政策嗎?這不是左傾的雄辯和機會主義的實質嗎?這時他們一方面提出決議案來說黨必須要「同職工組織共同號召」革命的羣衆的罷工,而在另一方面,則不對格留特里安派即對黨內和職工會內社會愛國主義的,改良主義的,純粹合法的傾向它底擁護者們進行任何反對的鬥爭?

如果不向羣衆們說明並且每日起來向羣衆們證明領導的同志們如O.什涅伯爾格爾,

(註四)「瑞士五金工人報」——編輯部註。

(註五)這一句話,是應自編輯部對巴魯爾訪員J.H.底文章的註釋中「瑞士五金工人報」第三八期一九一六年九月十六日登載的「職工問題與軍事問題」(「Die Gewerkschaften und die Militärfrage」)

——編輯部註。

K·秋爾、P·皮爾留格爾、G·格列伊里哈、古伯爾和其他許多人們恰恰是站在社會愛國主義的觀點之上，而且恰恰是奉行着社會愛國主義的政策，完完全全地同格里莫一樣祇是當問題觸到德意志的法國人而不是筆來待付瑞士人時才非常勇敢地出來做「暴露與懲罰」的工作，難道這是「教育」羣衆或向羣衆解釋與暴露嗎？阻咒外國人，而對於「本國的」人們則想出許多法子袒護他……難道這是「國際主義的」嗎？難道這是「民主主義的」嗎？

格爾曼、格列伊里哈曾用下面的幾句話去描寫瑞士工人底情形，瑞士社會主義底危機，以及瑞士社會黨內格留特政策底本質，他說：

「生活水準，降到很低的程度，所以祇是提高了無產階級上層（聽吧聽吧）底生活水準。工人羣衆同先前一般，還是在窘困、煩惱和破產之中呻吟着。所以他們時時發生這樣的疑問，我們以前所走的道路是對的嗎？批判找到了一條新的道路，並且把希望特別地都寄託在最堅決的鬥爭上面。向這個方向走的企圖，照例地（？）又失敗了（??）不說，並且還以一種新的力量引到舊的政策的回歸（這裏的愿望，不也就是思想之統治嗎？）……世界大戰降臨了……在這些階層當中，生活已達到非常窘困的地步而降到最低限度了，以前他們本可忍飢受餓地生活，現在是加速革命的情緒了」（聽吧聽吧）……「的確，對黨的領導，沒有它在它當前任務的領導地位而過分地受了熱烈的頭腦（是如此嗎？是如此嗎？）的影響（??）……格留特聯盟底中央委員會，它是願意在黨外担負「實際的民族政策」的執行的……他爲什麼不願意

在黨內去做呢？「聽吧聽吧！」爲什麼他往往允許我與極端派鬥爭呢？（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給高基格留特聯盟的一封信（註六）

格列伊里哈就是這麼說的。就是說，問題決不是說好像有幾個「惡意的外國人」（如格留特派，在黨內則偷偷地去打算或在報紙上去暗示，而在黨外則公開地去發表）在他們個人忍耐不住的那一陣子，愿意把他們通過「外國人的眼鏡」所看到的工人運動，貫輸一些革命精神。不是的，不是別個人，而就是格爾曼·格列伊里哈——他底政治地位，事實上等於小民主共和國中資產階級勞工部長的地位——告訴我們，祇有工人中的上層份子，他們底生活有某些改善，而羣衆則依然是窮苦的，「革命情緒的猛烈」不是由於可惡的外國人的「刺激」而是由於「生活水準非常低下」

是這樣嗎？

這樣看來，如果我們這樣說的話，就絕對是正確的了。

或者瑞士人民將來還是挨餓，一星期一星期地更加可怕地忍受飢餓，同時一天天地因受危險而被吸引到帝國主義的戰爭漩渦裏去，即是說爲資本家底利益而當炮灰，或者他們跟蹤着無產階級一部分優秀的人們，蓄積自己的一切力量去完成社會主義革命。

（註六） G. 格列伊里哈給高基格留特聯盟主義格留特聯盟之地方組織的一封信，該信發表於 *Central*

Weekly 第三三〇期上，一九一六年一〇月二日——編輯部註。

社會主義革命黨為托邦阿！渺茫的，實際捉摸不到的可能呵！……

這種烏托邦，決不會比這種戰爭中反對保護祖國或反對這種戰爭的革命的羣衆的鬥爭還更爲托邦。不應當聽了幾句話就震聳了自己的耳鼓，更不應當聽了這幾句話便驚慌了起來。幾百萬人都在承認反對戰爭的革命的鬥爭，但是就讓自己擔負起偉大的任務吧！——用革命的手段去終結這種戰爭吧！不，這不是烏托邦。革命在各國都興起來了，同時現在的問題也不是怎樣繼續安分守己地過痛苦的生活或自己陷入絕境。恰恰相反，現在的問題是這樣：或則天天接戰，或爲別人的利益而到屠場上送死，或以偉大的犧牲精神而爲社會主義奮鬥，爲十分兇兇的入類的利益而奮鬥。

社會主義革命似乎是一個烏托邦，但是瑞士底人民，謝謝天老爺吧，他們沒有自己本民族「獨立」的言語，而是操着邊疆交戰國家的三種言語。這樣看來，絲毫用不着驚奇，瑞士底人民是很清楚地認識在這些國家當中創造些什麼的。在法國，不但對於六千六百萬人民經濟生活，完全集中在一個中心的領導當中，六千六百萬人民國民經濟完全由一個中心去組織，並且不惜以最大的代價去壓迫大多數的人民，所有這些都不過是爲了使「三萬上層份子」能夠把幾十萬萬的軍事利權裝在自己底腰包當中，同時逼迫幾千百萬的人們，爲本民族中這許多「尊貴的和優秀的代表們」的利益而理葬到屠場之上。所以根據這許多事實與這許多經驗，這並不是烏托邦，因爲這一個既非君主政體，沒有什麼地主而又資本主義發展很高，且組織爲各種聯

邦的小國家，我敢說，比其它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是要好一些的，這些人民，對於自己如何從飢餓和戰爭中拯救出來，完全同德國在實踐上所受過的試驗是一樣的，當然這裏所不同的，是在德國爲了救少數人發一筆橫財，而把千百萬人們屠殺或使他們變成一些殘廢不全的人們，去保證它底報達，魏奪巴爾幹，但在瑞士則不同，應該是盡量地去剝奪三萬個資本家老爺們，即是說，暫先不置他們於死地，而是要使他們注定了可怕的運命，使他們祇能夠獲得六千至一萬法郎，把其餘的一切收入都歸於社會主義的工人政府手裏，以便保證人民從飢餓和戰爭的危險中掙扎了出來。

但這裏，列強們是永遠不會允許社會主義的瑞士存在的，所以瑞士社會主義革命最初一開始的時光，一定會被這些強國們以優勢的兵力來鎮壓。

毫無疑義地，第一如果瑞士革命的發端，沒有引起外國團結的階級運動，一定是可能的；第二，如果這些強大的國家還沒使『戰爭流到最後一滴血』時，而它們已經使最能忍耐的人民也再忍受不住了，一切的忍耐力已打斷了，那麼問題一定就是這樣。現在，彼此敵視的列強方面的軍事干涉，祇是一個使革命在全歐洲都爆發起來的前奏。

你們或者說，我當真這樣天真地相信利用『激勵』的手段便可解決那樣的問題，便可解決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吧？

不然。我不過祇是想舉一個例子而已，同時在舉這一個例子的時候，我不過也祇是想觸到

一個局部的問題罷了。如果愿意鄭重地去處理關於拒絕保護祖國的問題，在黨底一切宣傳工作上，應當有什麼樣的改變。這祇是一個例子，祇是一個局部的問題，此外我是不敢多冒昧的。

如果說我們爲了社會主義革命而進行直接的鬥爭，便可而且也一定能夠放棄改良的鬥爭，那是絕頂不正確的。決不是這樣。我們不能知道勝利的速度有多麼快，客觀的條件能允許這種革命究竟來得多麼快。我們必須去幫助一切的改良，幫助羣衆經濟的和政治生活的真正改良。我們與改良主義者的分別（即與格留特派的分別），要不在於我們反對改良，他們是贊成改良。決不是這樣。據一個（偶然的）革命的擁護者『五金工人報』（No. 40）的諷刺，他們祇限於改良，祇是充當了資本主義簡單的看門婦的地位。（註七）我們對工人們說：我們投票擁護比例制等選舉法，但是決不把自己的活動單地局限在這一方面，而是有系統地把它立刻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的傳佈，提在第一位，準備向着這個目標去幹。同時在整個組織當中，在黨的一切活動方面，適當地來一根本的改革。資產階級民主的條件，常常逼着我們在許多小的和非常小的改良方面，站在某種立場上，但是却也應當能夠並且也學會站在某種立場上去爭取那種改良，以便我們——如果更簡明的說——在每半點鐘的演說中，用五分鐘去講改良，而用廿五分鐘去講未來的革命。

（註七）

這一句話，是引自『瑞士五金工人報』上的一篇文章“Der Arbeiter”（評論）當中，筆者爲：E. H.

一九一六年九月三〇日第四〇期——編輯部註。

沒有革命的羣衆鬥爭的許多重大的犧牲，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接受革命的羣衆的鬥爭與立即終結戰爭的思想，而同時又反對迅速的去實行社會主義革命，那是自相矛盾的。單要前者而不要後者，是什麼也不會得到的，是等於在作夢。

在黨內是不能夠免去嚴重的鬥爭的。如果我們說，在瑞士社會民主黨內整個地可能由「內部的和美」來統治，那祇是一副假面具，偽善和小市民的駝鳥政策。問題不是這樣「內部的和美」抑或「內部的黨的鬥爭。」讀一下上面所引證的格爾曼·格列伊里哈的信，並且觀察一下最近幾年來黨內的事件，便可充分地看到，這種說法是完全虛偽的。

在事實上，問題恰是這樣或者是現在蒙蔽對羣衆的破壞和黨內的鬥爭方式上的破壞，或者是國際主義革命派與黨內外格留特派之間公開的或原則上的鬥爭。

G·格列伊里哈在利用這種「內部的鬥爭」來攻擊「極端派」或「頭腦熱烈的」人們時，並沒有對這些怪物們給一個恰當的稱謂，同時也沒有精確地去對他們底政策下一個定義，而R·格里莫在「*Berner Tagwacht*」上登載的文章，則又是滿篇暗示些結果百分之九〇的讀者都絕對弄不清楚的暗示，因為在這篇文章中祇是辱罵「外國人底眼鏡」或登載着些反而對格里莫不利的決議草案的「真正的罪人」——這樣的內部鬥爭，祇是破壞羣衆，祇是使羣衆們在這裏看到一些「領袖們之間的磨擦」或猜想到他們之間有一些磨擦實際上是不明白這些話在本質上是說些什麼。

但黨內格留特派利用了這種鬥爭（他們在黨內比在黨外重要無數倍，且可怕無數倍）之後，必不可免地一定要公開地反對左派，同時這兩派必然各自站在他獨特的觀點和政策上，在到處鬥爭起來，必然彼此在原則上鬥爭起來，真正的對於黨員同志羣衆一個原則上的重大問題的解決，而不但祇是對於一些「領袖們」這樣的鬥爭是必要的，有意義的，因為它可教育羣衆們能夠自動地去完成他們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革命的任務。

寫於一九一六年二月。

第一次發表於一九三一年出版的「列寧選集」第一七卷。

譯自德文。

(十七) 俄國底失敗與革命危機

以第四屆議會底「解散」爲對於議會中自由主義者，十月派以及民族主義者反對派聯盟組織的回答，是俄國革命危機最高漲的一個表現。沙皇帝政軍隊底失敗，無產階級中罷工與革命運動底高漲，廣大羣衆當中的騷動，使自由主義者十月派聯盟去與沙皇根據改良綱領與工業底動員妥協起來而戰勝德國了。這就是戰爭頭一年末尾事變底繼續性與聯系性。

現在，大家都看出，俄國底革命危機成熟了，但却不是一切的人都正確地了解到它底意義和由它當中所提出的革命的任務。

歷史好像是重複似的，又是像一九〇五年的戰爭一樣，沙皇制度爲貫徹某一種具體的明白的侵奪、強盜的反動的目的起見，去推動國家走上戰爭。又是戰爭底失敗和對他們加速的革命危機。又是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在這一、甚至還有最廣大的反動資產階級與地主階層——提出了與沙皇妥協的改良綱領。簡直同一九〇五年夏天蒲力根國會召集之前或一九〇六年第一屆國會解散之後的情形一樣。

但在事實上，最大的區別是：現在，戰爭包括了全部歐洲，而一切先進的國家是存在着羣衆的有力的革命運動。帝國主義戰爭，將俄國底革命危機，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基礎上的危機，與西方日漸高漲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危機聯系起來了。這個聯系是非常直接的，不論哪一個革命任務底單獨解決，在這個或那個國家都是不可能的：俄國資產階級底民主革命，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序幕，而是西方社會主義革命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

把俄國資產階級革命貫徹到底，以便掀動西方底無產階級革命，這是一九〇五年所提出的無產階級的任務。在一九一五年，這一任務底第二部分，已經是很實際地存在着了，同時它在次序上也與第一部分同時提出來了。在新的、最高的、最發展的、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底基礎上，在俄國發生了新的政治的分化。這就是希望以革命戰勝德國的革命的沙文主義者，與希望俄國革命對西方無產階級革命以及同時在本國勝利的革命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之間的分化。這種新的分化，就本質而言，是俄國城市小資產階級，鄉村小資產階級與社會主義的無

產階級之間的分化。這種新的分化，應當很明確地去認識，因為馬克思主義者即一切覺悟的社會主義者底第一個任務，在日漸進展的革命之前，是在於理解各階級底態度，闡明各階級的態度，對各階級戰術的與一般原則上的分歧。

最庸俗、最可恥而最有害的，莫過於革命俗人們時髦的思想：在行將來到的革命中，「偶然地」『忘記了』最近總任務上的分歧。最近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四年十年以來的經驗告訴我們，誰要是不將這種思想認為一種愚蠢，誰便在革命方面沒有救藥。誰個要是現在祇限於革命的狂叫而不分析那一個階級證明他們是能夠前進並為那種革命的綱領前進，那他便在本質上與黑魯斯塔派、阿拉金派以及亞列克辛斯克派等『革命家』沒有絲毫的地別。

若主與農奴主地在我們面前所表現的明白的態度是這樣：不將俄國『交給』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迅速與德國底君主締結條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底態度也是很明白的。利用戰敗與日漸高漲的革命，去威脅君主向它讓步而與資產階級平分政權。革命無產階級底態度也是很明白的，利用政府與資產階級底動搖，努力使革命貫徹到底。小資產階級即廣大的很難覺悟的民衆，則在一方面，他摸索着前進，『盲目的』跟着資產階級底尾巴去跑，為民族主義謬論底『俘虜』，而在另一方面，則以空前的、聞所未聞的戰爭的恐怖與窘困、物價飛騰、破產、貧窮與飢荒而向革命邁進時，步步又向後回顧，傾向保護祖國的思想，或傾向俄國領土完整的思想，或贊成戰勝沙皇制度與德國，然不主張戰勝資本主義的小農的幸福思想。

小資產階級和小農這種動搖，絕非偶然的，而是他經濟地位必然的結果。根據這種「痛苦的，」但又是一種愚鈍地隱藏着的深厚的真理，爲了要不欺騙自己與民衆，爲了要不削弱，不麻痺革命的無產階級底社會民主黨，他應當理解與放棄現存的政治傾向與派別。無產階級如果允許自己底政黨也像小資產階級一樣去動搖起來，那就等於削弱了自己底力量。無產階級祇是在他能夠向着自己偉大的目標前進而不動搖，推動小資產階級前進，使他接受和領會了自己底錯誤，同時當小資產階級動搖到右面，而能用盡自己一切的力量去推動他，並且當生活迫着他走向左面來的時候，才能完成自己底任務。

勞動解放派、社會革命黨、取消派——奧克斯特（註一）——這些在過去十年來已完全描繪過的俄國底政治傾向，他們自己證明是與各種派別，各種份子以及小資產階級的階層有聯系的，已表現他們自己是由極端的口頭的革命，而事實上動搖不定與沙文主義民族社會主義者和「我們底時代」聯合起來了。比如，一九一五年九月三日奧克斯特派國外書記局五人所發表的無產階級任務的宣言（註二）吧，在這個宣言當中，他們就是一句話也沒有說到機會主

（註一）「奧克斯特派」——孟塞維克，俄國社會民主黨奧克斯特派國外書記局底擁護者，在現時，他們站在中間派的改良基派底立場上。國外書記局正式的機關報，爲「俄國社會民主黨奧克斯特派國外書記局底

「新聞報」見全集第一九卷第四五〇——四五二頁註二四。

（註二）列前在這裏是指俄國社會民主黨奧克斯特派國外書記局所發表的傳單說的。即一九一五年九月三日（俄歷八月二日）底「俄國無產階級底任務」。

義與社會沙文主義，而是說到要在德國軍隊底後方去「暴動」（這是在與國內戰爭口號幾年來鬥爭後的事呵）並且提出了一九〇五年立憲民主黨早已非常贊揚過的立憲會議的口號而去消滅戰爭與消滅專制制度呵！誰要是不懂得爲革命勝利的利益，無產階級政黨必須與這些小資產階級底傾向完全分離，誰就是空空地掛一塊社會民主黨底招牌。

不是這樣，俄國革命危機底加速，祇有戰敗——但在這一方面，「主敗主義者」各種各式的敵人都是害怕一想的——所以無產階級底任務，一定還同先前一樣，是與機會主義和沙文主義進行鬥爭，否則是不能有羣衆革命覺悟性的發展的，不能用顯明的革命口號去幫助它底運動的。不是立憲會議，而是君主政體底推翻，共和地土地底沒收與八小時工作制，這些與從前一樣就是無產階級社會民主黨底口號，我們黨底口號，除此以外，爲了要在事實上，在自己底一切宣傳與鼓動中，在工人階級底一切發動中，分離且把社會主義底任務與資產階級的（其中連普列汗諾夫和攷茨基也在內）沙文主義底任務對立，我們底黨還須像先前一樣高揭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口號，即是說，西方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

戰爭教底訓，甚至也逼着我們底敵人們在事實上承認「主敗主義者」底態度而必須提出——首先是宣言上鋒利的刻薄話，其後是比較嚴重的話，比較深思攷慮的話，德國軍閥「後方暴動」的口號，即國內戰爭的口號了。戰爭底教訓，似乎就是迎頭痛擊到我們最早所宣傳的鄰些人們底頭上。俄國底戰敗，害處是最少的，因爲他把革命危機向前推進到最廣大的範圍了，激

蕩了幾百萬的、幾千萬萬的人們了。但是，俄國底革命危機，在帝國主義戰爭底環境之下，不能不推動人們底思想去求人民底唯一挽救，去走到德軍『後方暴動』的思想，即是說在一切交戰國從事國內戰爭的思想。

生活是教育。生活通過了俄國底戰敗走上了。俄國底革命，而它又經過了這個革命，跟着走到了歐洲底國內戰爭。生活是按着這條路去走的。所以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政黨，應當是在這種生活底教訓中去吸收一種新的力量，去糾正它並以更大的精力按着它所指出的道路邁進。

寫於一九一五年九月杪和十月初。

初版載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七日『真理報』第二六〇期（總號碼

四〇九二期）

根據原稿排印。

(十八) 戰爭與革命

一九一七年五月二七日（俄歷一四日）的講演（註一）

（註一）

列甯於一九一七年五月二七日（俄歷一四日）在彼得堡一個區域講演時的這篇稿子，從前人們認為是遺失了的。祇是在不久以前才交給列甯學院。

關於七月事變，在臨時政府調查委員會的『案件』，在搜查克舍斯克的住室時，祇發現有列甯用『費

關於戰爭與革命的問題，最近一個時期之中，常常在許多報紙和許多民衆的集會上提了出來，但這個問題，在大體上，你們之中有許多人不但在問題的許多方面知道得很清楚，而且也已聽得厭煩了。我從來沒有一次可能出席你們底會議，甚至從來也沒有出席過這個區裏的黨的會議和一般的民衆會議，因為我怕對你們非常有興味的這個問題陷於重複，或者不能夠如你們所希望的在各方面充分地加以敘述。

我覺得，主要地，通常在戰爭問題上忘記而對它注意得不夠的，我敢說主要地是由於對於這許多空洞的，無希望的和無目的爭論，忘記了它是由什麼發生的，——這種對根本問題上的遺忘，就在於忘記了戰爭是帶着什麼階級性，它是因什麼而發生，同時什麼階級來主持它，什麼歷史與什麼歷史的經濟的條件引起了它。我所以在許多大會與黨的會議中歷次注意到這個戰爭問題的發生，是因為我相信這個問題上發生的無數的誤會，正是我們常常所說的，在研究戰爭問題時，站在絕不相同的觀點上了。

「爭與革命」這一題名所寫的草稿，共計一五頁，有列甯親筆簽的字「N·列甯」。其次，在幾句話當中，還說明了草稿的內容和引證過的幾句結論。

將列甯學院這篇草稿與「案件」的證據比較一下，無疑地可以證明，正是這篇在政府調查委員會手中，和「案件」中的草稿，沒有保存下來。

本草稿在形式上曾由「全集」編輯部加以修正——編輯部註。

從馬克思主義，即從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來看，在社會主義者討論應當怎樣觀察戰爭，應當怎樣對它決定態度時，基本的問題，是在於闡明這種戰爭因而發生，哪些階級在準備戰爭，並且哪些階級在主持戰爭。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並非是一切戰爭的無條件的反對者。我們嘗說，我們底目的，是要完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消滅人們的階級分化，消滅人與人之間以及這一民族對那一民族的一切剝削，一般地堅決地剷除戰爭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在這個爭取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戰爭中，我們却也必然要處到那種環境當中，這時某一民族內部的階級鬥爭，因為很可能與它引起的那種階級鬥爭相衝突，與各民族之間的戰爭相衝突，所以我們不可否認革命戰爭——即是說，這種戰爭是由階級鬥爭所產生，而由革命的階級所主導，且有直接的革命意義的戰爭——的可能性。再則，我們不能否認，在歐洲革命史上，在近一百年來，即近一二五至一三五年以來，除了有許多反動的戰爭以外，還有許多革命的戰爭，譬如法蘭西革命的人民羣衆反對聯合君主的、落後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歐洲的戰爭，就是一個例子。現在，對民衆的欺騙莫過於西歐現在（而最近在俄國也是一樣）引用革命戰爭的話去欺騙民衆。戰爭的種類是很多的。我們應當研究的是，現在這種戰爭是由什麼樣的歷史條件當中所產生，同時哪一個階級引導它，並爲什麼而戰爭。如不將這些問題弄個明白，我們自己對於戰爭的一切爭論却都不啻是一套空話，一套字面上的爭論，一套沒有什麼結果的爭論。因此，你們既是把戰爭與革命的相互關係問題提了出來，那麼我就要在問題的這一方面詳細地說幾句話。

誰都知道，在戰爭哲學上和戰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位作家克勞塞維茨說過：「戰爭是政治之其它手段的繼續。」（註二）這一句名言，是克氏在拿破倫戰爭過後不久，考察了戰史之鑒面直接由歷史上所得出的一個哲學的教訓。這個作家底根本思想，就是到了今天，也還是對於一切有思想的人們無條件地有益處的。這個作家，大約在八十年之前就對那些庸俗的和荒唐的謬論做過鬪爭，因為按這些人們的見解，似乎戰爭與當事者政府和當事者階級底政治是沒有關係的，可以獨立存在的，似乎有時可把戰爭看做一種單純的進攻和平的破壞，同時在和平破壞之後，然後再來恢復這種和平。戰爭掀起了，然後又是降臨了和平，這種愚蠢的和無知的觀點，實際上是與幾十年前對任何一個歷史時代有價值的戰爭的分析抵觸着的，並且被駁斥了的。

戰爭是政治之其它別一種手段的繼續。任何一種戰爭，都與產生它的政治制度密切地聯系着。在某一列強之中，某一階級在戰爭很久以前所執行的那種政治，這個階級必然是要在戰爭期間繼續地執行下去的，其間所不同的，祇不過是在行動的形式上有些改變而已。

戰爭是政治之其它別一種手段的繼續。十八世紀末葉法蘭西革命的市民與農民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了本國的君主政體而建立了民主共和的——用革命的手段報復了他們底君主，同時也用革命的手段報復了他們底地主——所以革命階級底這種政治，便不能不震撼了

（註二）引自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第一卷，告讀者）第一七頁，1832年柏林——編輯部註。

一切落後的、專制的、沙俄的、國王的和半封建歐洲的基礎。勝利的法蘭西的革命階級，他們這種政治之必然的繼續，就是戰爭，反之在戰爭中反對革命的法國的，也就是歐洲底一切君主專制人民所組成的一個有名的反對法國的反革命的聯盟的戰爭了。法蘭西革命的人民，他們當時不獨在內政方面表現了近一百年來空前未有的最大的革命的力量，並且在十八世紀末年的戰爭當中，他也表現了那樣偉大的革命的創造性，改造了一切戰略的原則，粉碎了戰爭方面一切陳腐的法則和原則，並代替舊的軍隊創造了新的革命的、人民的軍隊和新的作戰方法。這個例子，我覺得應當特別注意，因為它很明顯地向我們指出，資產階級報紙現在的政論家們是怎樣在愚弄非常落後的民衆們，愚弄他們荒謬無知，成見很深，而不懂得每一戰爭與它先前每一國家，每一個在戰前立於統治而且保證他利用所謂「和平」手段而達到了他底目的的那種政治，是有不可分離的經濟的與歷史的聯系了，是怎樣往往把它忘記了。這裏我們所以說「所謂」二字，是因為那些征伐，譬如要「和平」地統治殖民地的那些征伐，是不能夠叫做和平的手段。

在歐洲統治着和平，其所以維護着和平，是因為歐洲人民對殖民地千百萬居民的統治，祇能利用經常的、不停息的以及我們歐洲人不把它列入戰爭之類的那種不間斷的戰爭才能實現，是因為這些戰爭往往看似不像一種戰爭，而是對手無寸鐵的人民之最野蠻的殺害與屠殺。問題就在於我們要理解現代的戰爭，首先就應當注意一下歐洲列強底整個政治，不應當單看

某幾個個別的例子和事實，因為這樣的例子和事實很容易表現它是常常與社會現象沒有關係的並且沒有什麼價值的，因而也很容易得出反面的例子。不是的，應當根據歐洲各國全部制度中一切政治及其與政治經濟的相互關係，去了解這種戰爭是怎樣從這種制度中必然地產生了出來。

我們常常地看到，特別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上看到——這些報紙，它本身是君主國家的報紙，抑或共和國家的報紙，實質上都是一樣的——企圖將與現在戰爭不相關的歷史內容，裝在它的當中。譬如在法蘭西共和國中最普遍的一種說法，就是法國方面企圖把這種戰爭解釋為一七九二年偉大的法蘭西革命戰爭的繼續或同義戰。對法國人民，法國工人和全世界工人的欺騙，莫過於把那個時代的「俚語」，那個時代的某些口號搬到現在這種戰爭當中而同時企圖證明現在的共和的法蘭西，也是為本國的自由而反對君主專制。但一件「小小的」事情他們却又忘記了，在一七九二年時，法國的戰爭是革命的階級所主導的，這個階級以羣衆空前的英勇精神完成了空前的革命，澈底地破壞了君主政體的基礎，他們一致起來抵抗君主專制聯盟的歐洲，不是爲了別的目的，而祇是爲了使他們底革命鬥爭繼續。

也 法蘭西的戰爭，過去是那種革命的政治繼續，因為這個革命階級完成了革命，奪取了共和，以前此未曾見過的力量報復了法國底資本家與地主，同時在這種政治和它底繼續過程中，組織了反對歐洲君主聯盟的革命的戰爭。

但現在則不然，我們首先所看到的是資本主義列強的兩個同盟。我們所看到的國家，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法國、美國、德國——她們在近幾十年來的政治，是一幕不間斷的經濟競爭的政治，是要爭取世界的統治，要窒息弱小民族，要保證財政資本三倍的和十倍的利潤，而把整個世界囊括到她底支配之下。英國與德國政治底真面目就在於此。這是我特別給你們指出的，我們不論在什麼時候都不可把這點忽略，因為不然的話，我們對於現在的戰爭就一點也不能明白，從而束手無策地被資產階級政論家們所支配，而被他們用欺騙的話來欺騙了我們。

兩大資本主義列強集團——英國與德國聯合着她們底同盟者互相反對——底真正政治，即這個戰前幾十年來的政治，必須是要整個地研究清楚它並認識它的。如果我們沒有做這一步工作，那麼我們不但是忘記了科學社會主義上和整個社會科學上一切基本的要求，並且還要失去自己理解現代戰爭的一切可能性。

我們一定要受那個鼓吹沙文主義的利用（到處無例外地所利用的）那種方法而挑撥民族仇恨的米留攷夫騙子手的欺騙；這種方法，我在開頭所說的那個克勞塞維茨，他在八十年前嘲笑這種觀點時——是的，人們原先太平地過活着，但後來却來了一場爭鬥——就已說過了。

這確實是個真理，難道不把戰爭與某一國家，某一國家制度和某一階級在戰前的政治聯

系起來，就能明白戰爭嗎？我再重覆一遍：對這個根本的問題，即通常忘記的這一個問題，是由於十分之九的辯論沒有明白他們對於戰爭的辯論是變為空洞的爭論和語句上的欺騙了。我們說如果你們不研究交戰國兩方近十餘年來的政治——不是偶然的，不要以為舉幾個個別的例子就滿足——如果你們不能指出這種戰爭與戰前政治的關係，你們對戰爭是一點也不會明白的。

但這個政治常常祇對於我們證明一件事——世界兩大列強即兩大資本主義經常不斷的經濟競爭。一方面佔有地球大半部，而號稱世界上第一個富庶的國家的英國，她不是因為她利用了她本國許多的工人的勞動創造了財富，而主要地是由英國銀行以巨大的力量剝削了龐大的殖民地，這些銀行統治着其它許多銀行，形成為一個很少的——三個、四個、五個——銀行巨頭集團，支配着幾十萬萬盧布，並且毫不誇大地說它把這許多盧布還分配成這樣：世界上沒有哪一塊土地，這個資本沒有把它鐵手伸了進去，沒有哪一塊土地，沒有被英國資本的千絲萬縷纏繞着。這種資本從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葉以來，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其活動的範圍超出了國界以外了，以空前未有的財富組成了一個銀行巨頭集團了。它發展了這幾個銀行，通過了這個銀行網用幾十萬萬盧布吞沒了全世界。這就是英國經濟政策上主要的，這就是法國經濟政策上主要的，所以對這個問題，法國底作家們和記者們，譬如前社會主義者現在所主辦的報紙“*L'Humanité*”（譬如有名的財政問題專家里斯司）已經在戰前好幾年

就已寫道：「法國這是一個財政王國；法國這是一個財政寡頭；法國這是全世界的一個高利貸者。」

在另一方面，抵制這個集團的，即主要地抵制英法兩國的，則是另外一個資本家底集團，更侵略更兇奪的集團，這個集團走到資本主義的舞台上時，雖然座位已被強盜們瓜分完竣，但它却也憑恃着它資本主義生產新的發展方法，優良的技術，無可比擬的組織而加入鬥爭了，把舊的資本主義即自由競爭時代的資本主義，一變而爲托辣斯巨頭，新狄加巨頭，加特爾巨頭的資本主義了。這個集團，最初帶着國家資本主義生產的性質，將資本主義巨大的力量與國家底巨大力量結合在一個機構當中，將幾千百萬人結合在國家資本主義的一個組織當中。近十餘年來這種經濟史，這種外交史，誰都是不能夠把它忽略過去的。因爲祇有它才可使你們有一條正確的途徑去解決戰爭的問題，同時使你們得到一個結論，現在這次戰爭同樣是這些階級政治的產物，因爲這些階級在戰前很久以來，即已使兩個巨大的集團利用它財政的剝削操縱了全世界，駕臨在各國的頭上，在戰爭很早以前即在經濟上彼此將世界分割完竣，而在戰爭中互鬥起來了。他們所以鬥爭，是因爲從資本主義的觀點上看，這種統治的重新分配是必然的。

舊的分割，是由英國在近幾百年以來把她先前的競爭者粉碎了之後結束的。她底先前的競爭者荷蘭，統治過全世界，她底先前的競爭者法國爲了統治曾進行了約百年上下的戰爭。英國利用長期的戰爭，憑恃着她底經濟力量，憑恃着她商業資本主義的力量，建立了她到處無敵

的世界的統治。新的強盜出現了，在一八七一年時新的資本主義強國成立了，並且比英國的發展還要加倍的快。這是一個新的事實。你們找不到哪一種經濟史的書，它是不承認這種無可爭辯的事實的。——德國非常迅速的發展起來了。德國資本主義的這種迅速的發展，是壯實的強盜的發展，這個強盜對歐洲列強同盟說：『你擊潰荷蘭了，你擊潰法國了，你把半個地球奪在自己手中了，現在就請你多少分給我們一塊吧？』在資本主義世界，在銀行界怎樣來決定這問題呢？在這裏，力量是由銀行的數目決定的，在這裏，力量是由美國百萬富翁一家機關報以美國那樣的露骨的和美國那樣庸俗的說法來決定的。他們宣稱道：『在歐洲正表演着爭取世界統治的戰爭。但要統治世界需要，有兩種東西：金元與銀行。金元我國是有的，（銀行）則我們可去創造它以便將來統治世界。』這是美國百萬富翁一家佔領袖地位的報紙底宣言。我必須說一句，在美國這一句粗俗的話裏面，其所暗示和表現着的百萬富翁們的真理，確比資產階級大言不慚的人們寫一千篇文章要多一千倍，因為這些大言不慚的先生們還說，這種戰爭是爲某些民族的利益而戰爭呀，是爲民族的問題或其它等等而戰爭呀，很明顯地，把全部歷史都虛偽地整個推翻了，祇拿德國強盜蹂躪比利時一個例子替自己辯護了。是的，這一羣強盜以空前未有的禽獸行爲蹂躪了比利時，但是別個強盜昨天不也正是用別一種方法來作這一種勾當並且今天也還是在繼續對別國的人民來作這種勾當嗎？

當我們爭論到吞併的問題時，那麼這個問題我會對你們簡單地說過是引起現代戰爭的

一部經濟的外交關係的歷史。當我們爭論到割地時，那麼我們往往忘記的就是通常這種戰爭是因什麼而起的：由霸佔者的併吞，或者更通俗一點說由兩個強盜集團的分贓而引起戰爭嗎？同時當我們爭論到吞併的問題時，我們經常從科學方面看到絲毫不能忍受的態度，而在社會輿論方面，看到人們叫它爲愚蠢的欺騙。你們爭論到俄國底沙文主義者或社會沙文主義者時，你們很精關地會說明，從德國方面來看什麼叫做併吞，這個你們是懂得很好的。但是它從來沒有對你們答覆而且對於這種吞併下一普遍的定義，以便把這個定義適用於德國，同時也適用於英國和俄國。任何時候它都是不會給你們的當「語言」報（要由理論走到實踐）非笑我們底「真理報」時說：「這些真理派認爲庫爾蘭是割地！我們有什麼話可以與這些人們談一談呢？」（註三）——但對我們這樣的答覆：「好的，請你對併吞給這樣一個定義吧，使它適用於德國人，英國人而且也適用於俄國人吧。我們聲明，你們或者是把這個詭避開，不然我們現在就要揭破」——「語言」報便裝聾作啞了。我們肯定地說，不管哪一家報紙，一般地也不管那些沙文主義者抑或社會沙文主義者，他們祇是簡單地會說應當保護祖國，但從來是不會對這種併吞下一個定義，以便適用於德國，同時也適用於俄國，並且也適用於任何一方面的。他們是不會下這樣的定義的，因爲任何一種戰爭，都是政治底另外一種手段的繼續，即是說，是兩方面即兩方面主導戰爭的強盜和資本主義剝奪者之政治的繼續。所以很明顯地，兩個強盜之中，要向

（註三）列甫是指「語言」一九一七年四月一三日（俄歷三月三十一日）第七六期的社論——編輯部註。

其中哪一個是頭一個動刀的問題，我們便覺得沒有什麼意義了。試拏近十餘年來交戰國雙方陸海軍軍費史來考，試拏大戰之餉的許多「小」的「戰爭史來看——這些戰爭所以「小」者，是因為在這些戰爭中歐洲人死的較少，但是根據他們底觀點來看，凡他們心目中認為不是人民的民族（某些亞洲人、非洲人——難道是民族嗎？）倒是死了許多，被窒息死許多，——那麼對這些民族，他們便進行了這樣的幾種戰爭，他們被解除武裝了，並用機關槍掃射了。難道這是戰爭嗎？自然，無疑問地，這些甚至不算是戰爭，這是可以被人們忘懷的。看呵，他們對這些人民羣衆是怎樣公然的欺騙呵！

戰爭是劫奪者，整批人民屠殺者，空前未有的野獸們之政治的繼續，德國人和英國人在非洲幹過這種勾當，英國人和俄國人在波斯也幹過這種勾當，我不知道，他們之中誰對這種勾當幹得多，但是德國人為這件事還把他們看做仇人。你是否因為你太富庶了，所以你比較地厲害些呢？但是我們比你們還厲害呀，因為我們同樣也有這種劫奪的「神聖的」權利的。這就是戰前十餘年來英德財政資本史的政治真面目。這就是俄——德、俄——英以及德——英關係史的存在。這就是了解戰爭是因何而起的一個鎖鑰。因此，關於戰爭因何而燃燒起來的那種流行的歷史，簡直是江湖騙術，因為忘記了財政資本的歷史，忘記了這種戰爭的準備是重新瓜分的歷史，是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的：兩大民族太平地生活着，其後有一個突然進攻起來了，於是別個也就轉而自衛了。忘記一切科學了，忘記了銀行了，以為簡單地招募人民武裝，招募不知什麼叫做政權。

的農民武裝了。應當保衛，而且也祇有保衛！如果是這樣來詭辯的話，那時一切報紙最後就當都封閉，焚燒一切書籍，同時禁止出版關於論併吞的文章——利用這種手段或者可以辯護併吞的觀點。他們關於併吞是不會說實話的，因為俄國、英國和德國的全部歷史，完完全全是爲了併吞別人的一幕殘酷的、血腥的戰爭。在波斯、在非洲，自由主義者進行着殘酷的戰爭，而在印度因爲有許多政治犯同我們俄國的鬥爭一樣勇敢地提出了這些要求而受盡了他們的毒打。法國底殖民地軍隊同樣是壓迫人民的。這就是已往的歷史，這就是空前的強盜們底歷史的真面目。這就是現在這次戰爭所繼續的這些階級底政治。因此在談到併吞的問題時，他們不能像我們一樣給一個同等的答案，但我們則說，凡一種人民，不根據他們大多數人的自由意志，而祇根據沙皇或政府的一個決議歸併他到其他民族的，這些人民就是被併吞的人民，就是被劫奪的人民。放棄吞併就是對別一民族給他以組織獨立國家的權利，或者由他自己決定去與某一個民族聯合起來生活。這樣的答案，對於每一個自覺的工人是非常明白的一件事。

就是在「土地與自由」報紙上登載過幾十次的決議案中，你們也可以看到一個很不好聽的答案：我們不願意爲爭奪別個民族的統治而戰爭，我們爲自己的自由而鬥爭——一切的工人和農民這樣說，同時他們用這句話去表現工人和勞苦人民底意見：他們是理解戰爭的。他們這樣說，如果戰爭是爲了勞苦羣衆底利益而反對剝削者，我們是贊同戰爭的。這時我們一定擁護戰爭，而且也沒有哪一個革命的政黨這時是會反對這種戰爭的。實際上我以爲他們是錯誤

的，無數次決議案的這些起草者們是錯誤的，因為他們以為戰爭是他們主導的。我們是士兵，我們是工人，我們是農民，所以我們為我們底自由而戰。我從來沒有忘記在一次露天大會之後其中，有他們一個人向我提出的一個問題：『你怎樣解釋都反對資本家呢？我難道是資本家嗎？我們是工人，我們擁護自己的自由。』錯了，因為你去作戰，是你聽了你們資本家政府的話，戰爭不是由人民主導的，而主導戰爭的却是政府。我決不驚奇，凡是不明白政治，同時對於外交秘密以及金融劫奪的這種勾當毫無切身利害關係的工人與農民（雖然是英、俄對波斯的壓迫）是會忘記這種歷史而天真地這樣問的。如果我去作戰，資本家與我有什麼關係呢？他不明白戰爭與政府的關係，而他祇不過是政府所利用的一種工具而已。他可以稱他自己為革命的人民，寫一些非常好聽的決議——但這在俄國是很多的，因為這祇是生活上不久以前才消滅掉的事。比方不久以前，臨時政府所發表的一篇『革命的』宣言就是如此。問題並沒有因此變化，而在資本家利用一部分『革命』宣言上的話去欺騙民衆的藝術上，其他比我們有經驗的民族則已在世界上打破紀錄了。如果你們從法國共和國成為支持沙俄的共和國以來的國會史上看，我們便在近十餘年中看到有幾十種繼續法國這種國會史的例子，這時在宣言上滿篇充滿了非常好聽的話，而在事實上却是掩護着對殖民地最可恥的金融劫奪的政策。由這種根源中產生了現代的戰爭。這不是資本家們惡意的結果，也不是君主們某些錯誤的政策。這樣來觀察是不正確的，不是的，這種戰爭是巨大的資本主義特別是銀行資本發展必然地要引起的，這種

發展一定要使柏林底某四個銀行或倫敦底某五、六個銀行統治了全世界，將一切資源壟斷在他們手中，用一切武裝力量去鞏固他底財政政策，而最後爲了任何地方都不能再自由地允許劫奪的制度而從事空前的野蠻的衝突。或則一國必須放棄她殖民地的統治，或則別的國家必須放棄。這些問題，在資本家這種社會中，是不能大家自願地解決的。因此歸罪某一個盜魁是可笑的。這些匪首都是一樣的。因此歸罪某一國的資本家們也是荒唐的。這裏所應當譴責的，祇是他們奉行着的那種制度。但這是文明國家用一切力量所維護的一切法律要這樣做的。『我有全權，我買股票。一切法庭，一切警察，一切常備軍和世界上一切海軍都應保護我這種領有股票的神聖權利。』如果成立了銀行，而銀行又去週轉千百萬萬盧布，如果銀行更拚命地去爭奪，試問這要責備誰呢？找尋罪人歸罪近半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發展好了，所以除了推翻資本家底統治和工人的革命以外，是沒有別的出路的。這就是我們黨分析戰爭之後所得到的答案，因此我們說：關於併吞的最簡單的問題，簡直曖昧得同資產階級政黨底代表人一樣地瞎說起來了，他們認爲這個問題是這樣，好像庫爾蘭並非是俄國底割地。這三個匪首共同瓜分了波蘭和庫爾蘭。他們瓜分了一百年，他們分了一塊肥肉，但俄國當時分得多些，因爲她比較虛些。但當時參加瓜分的小強盜，後來成長爲資本主義強國——德國——了，所以她現在說：請你再同我重分一次吧！你想保護舊的嗎？但請你想想你是在哪方面較我強呢？我們較量一下吧！當然『較量』這就是這次戰爭發生的原因。

這個號召——「較量」——祇是近十餘年來劫奪政策的表現，大銀行的政治。因此，對每個工人和農民非常簡單而明白的併吞的真理，誰都不能像我們這樣說了出來。因此關於條約這樣簡單的問題，一切報紙都是那樣無恥地糾纏不清。你們說我國現在是革命的政府，而參加到這個革命政府的全體開員，幾乎也都是社會主義者，民粹派和孟塞維克。他們會宣言和平不主張割地（祇不過條件還沒有規定），什麼叫做這種不主張割地的和平時（這個意思是德國底割地要讓出來，而自己底割地却要保護），但我們却要問：你們「革命的」內閣主張什麼呢？你們在宣言中主張你們不願意進行劫奪的戰爭，但同時又為什麼召募軍隊進攻呢？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有一個條約，有血腥的尼古拉用強盜的手段所締結的條約嗎？這個，你們是不知道的嗎？這個，應當原諒，工人和農民是不知道的，他們沒有劫奪，他們沒有讀什麼書，但許多受過教育的立憲民主黨則是知道這條約的內容而宣傳它的。這些條約——是「祕密的」，但各國底一切外交家的報紙上則對於此事說：「你奪取海峽，你——亞美尼亞，你——加里西亞，你——阿爾薩斯洛倫，你——特里斯特，而我們則最後瓜分波斯。」但德國資本家則說：「但我是想要分埃及，如果你們不轉還我殖民地，並給我一個折扣的話，我就窒息死歐洲人民給你看。」分割就是這麼一回滑稽事，沒有折扣是不成功的。因此這樣簡單且這樣明顯的條約問題，對於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還引起了這樣無數可惡的、空前驚人的和無恥的說謊。

試看今天的報紙「日報」吧。在那裏渾道渾色夫（這個人決不能罵他是布爾塞維克主

義，但是一個光榮的民主主義者）宣言說：我是秘密條約的敵人，請讓我吧關於羅馬尼亞（註四）的條約宣佈出來。與羅馬尼亞締結秘密條約的事是有的，這個條約是說，如果羅馬尼亞肯站在協約國方面作戰，羅馬尼亞是可以由別的民族方面取得許多土地的。其它同盟國們的一切條約也都是如此。他們沒有條約是不會望息大家的。爲了要知道這些條約的內容，是不需要徵引專門的雜誌的。祇要曉得經濟的和外交史上的基本事實便可充分地明白它。奧地利已在巴爾幹經營十年了，企圖窒息這個地方了……所以如果奧地利人民要去作戰，他們是不能不參加戰爭的。因此，對民衆宣佈條約的一切號召，是更加急迫了，所以先前的米留攷夫內閣和現在的泰爾什奇攷夫內閣（前者在政府中沒有社會主義的閣員，而後者則幾乎清一色的是社會主義者都長）宣言公佈條約，就是等於與協約國破裂。

是的，公佈條約是不可以的，因爲你們都是某一派匪幫的共謀者。我們同意米略攷夫與泰爾什奇攷夫，宣佈條約是不可以的。由此可以得出兩個不同的結論。如果我們同意米留攷夫與泰爾什奇攷夫認爲條約是不可公佈的，那麼由此要得出一個什麼結論呢？如果認爲條約是不可公佈的，那麼就應該幫助資本家內閣繼續戰爭。但另外一個結論則是這樣：因爲資本家自己既是認爲不可公佈條約，那麼就應當推翻資本家。請你們想一想吧，這兩個結論，其中哪一個是比較

（註四）V·涅涅涅色夫「與羅馬尼亞的條約」載於一九一七年五月二七日（俄歷一四日）『日報』第五七期——編輯部註。

正確的呢，我認爲你們應當自己去判斷一下，不過我總認爲你們應當對後一個結論應仔細地想一想。如果照民粹派和孟塞維克部長們所爭論的那樣，那麼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政府既是說不可公佈條約，那麼就應當再發表一篇新的宣言。紙張並非是很貴的，不可印一張新的宣言。我們起草新的宣言，我們就一定要從事進攻。但這是爲了什麼呢？它底目的何在呢？誰將來實現這個目的呢？士兵們要被召募起來與羅馬尼亞和法國逐行這個強盜的條約。你們要是把我所說過的渥道渥色夫底文章讀一下，你們以後在前綫上一定要抱不平。這都是布爾塞維克，這是對的，布爾塞維克詳細攷慮過與羅馬尼亞的這個條約，但那時人家不但一定要誤解『真理報』，甚至一定要趕走渥道渥色夫，因爲他研究過歷史，那時是必須把米留攷夫一切非常危險的書都焚燬的。試隨便打開『人民自由』黨領袖即前外交部長底書看一看吧。多大的一本書呀。在這些書中說些什麼呢？這本書中是說：俄國有『權』獲得一個海峽，獲得羅馬尼亞，佔領加里西亞與東普魯士。他統統勝利了，並且他把地圖也繪好了。不但是因爲布爾塞維克和渥道渥色夫發表了這些革命的文章而會被送到西比利亞，並且米留攷夫的書也會被焚燬，因爲現在要是從米留攷夫底書中引證幾句簡單的話而送到前綫上去，是找不到一篇燃燒性的傳單以便掀起一種非常厲害的縱火的行動的。

根據這個簡短的計劃，我今天要來談的，就祇剩下一個關於『革命的防守』的問題了。我想我與你們榮幸地做了這個報告之後，我就可以對這個問題簡略的說一說了。

這種運用來掩護我們進行革命，掩護我們是革命的人民，且掩護我們是革命的民主派的戰爭，這種戰爭的掩護就是「革命的防守」。但是對這個問題，我們能給一個什麼答案呢？我們是進行什麼革命呢？我們驅逐尼古拉了。這種革命，與那種推翻整個地主與資本家的革命比較起來，是不很困難的。在我們革命之後誰掌握了政權呢？是那些在歐洲早已掌握了政權的地主與資本家。那裏，在一百年以前就已經過了這種革命，那裏，泰爾什奇致、米留致夫和致諾瓦洛夫早已當政，同時他們不是對他們可憐的沙皇付以皇室費，或者沒有給他們這種奢侈品，是沒有什麼作用的。銀行還仍舊是銀行，利潤還仍舊是利潤，千百個資本家們是否存款到租界地，抑或在共和國或君主專制國，都是一樣的。如果哪一個野蠻的國家沒有聽到過我們文明的資本在非洲和波斯殖民地中所建立的那種輝煌的銀行，如果哪一個野蠻的民族沒有聽到過我們文明的銀行，那麼我們就像果哈夫在波斯所幹的勾當一樣，就像法國「共和國」的軍隊對非洲人民所演的那種野獸般的屠殺一樣，而調遣我們的軍隊去在那裏宣揚文化、制度與文明。這種看不到戰爭與政府的聯系，不知道這種政治就是利用條約保證的不覺悟的廣大的民衆，其所表現的這種「革命的防守」不也是一樣的嗎？條約還是存在着，銀行還是存在着，租界也還是存在着。在俄國，領導行政的，有他階級最優秀的人們，但是世界戰爭底性質，却没有。因這些人而有絲毫的改變。新的「革命的」防守，祇是爲骯髒的與有害的條約而用骯髒的與血腥的戰爭對偉大的革命認識的一種掩護。

俄國革命沒有改變了戰爭，但是它却建立了一種任何一國所沒有，而且歐洲大多數的革命都未建立的組織。大多數的革命，祇限於新的政府如我國的泰爾什奇與狄諾瓦洛夫政府的產生，而國家則仍然是消極的，沒有組織的。但俄國革命則向前進了一步。這個事實，就是革命的萌芽，而革命是可以戰勝戰爭的。這個事實就在於除了幾乎清一色的社會主義部長們的政府以外，除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政府以外，除了進攻的政府，除了與英法資本勾結的政府以外，我們還獨立地在全俄國有一個工人兵士農民代表的蘇維埃。這個，這個革命，現在還沒有講出它最後的一言哩。這個革命，是在西歐那種條件下所沒有見過的。這個組織，就是那些真正不需要劃階級的組織，他們在銀行當中沒有幾千幾百萬的存款，同時我敢說他們對於俄國統帥果哈夫與英國自由主義的公使瓜分波斯一事是否正當，也是毫不感到興趣的。這就是這個革命能夠向前邁進的一個保證。這個革命的保證，就在於這些階級不問對資本家政府如何信任，也不問他們怎樣在這種「革命」防守的認識中驚人的混亂起來，驚人地受了欺騙，也不問他們怎樣支持了公債，支持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政府，然而他們是真正對於併吞不關心的，同時不問他們怎樣，然而他們已建立那種代表被壓迫階級羣衆的組織了。這種組織，就是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它底組織工作，在俄國其它許多地方，比在彼得堡還要進行得好多少倍哩。很明顯地，這個是因爲彼得堡有資本家的中央機關。

如果斯致伯列夫昨晚在他底演說中說：我們已獲得利潤了，我們獲得百分之百了，那麼他

是要反對這個的，他是要站在部長地位反對的。如果你們今天拿「語言」報來看，那麼你們一定可看到是怎樣把斯攷伯列夫的話引用到這個地方了。那裏寫着：「這是饑荒、死亡、百分之百就是意味着統制了！」（註五）斯攷伯列夫部長比最激進的布爾塞維克還要激進。這句人的話，好像就是說布爾塞維克是最左的。但部長斯攷伯列夫還要「左傾」。人們用最刻薄的話罵過我，似乎我提議要把資本家們剝奪乾淨。最低限度蘇爾根要說：「就讓剝奪我們吧！」（註六）你們想來布爾塞維克是要到蘇爾根公家裏而剝奪他的吧。他可以很勝利地歸咎部長斯攷伯列夫這一件事。我們從來不這樣過分地去做。我們從來沒有主張沒收人家百分之百的利潤。這種應允終究是要代價的。如你們學我們黨底決議案去看，你們一定可看到，我們在那裏所提議的，正像我所提議的一樣，是非常有理由有根據的。應當先對銀行實行管理，然後再規定正義的所得稅。（註七）而且也單單是這樣。斯攷伯列夫提議一個盧布當中徵收一百個哥比。決不是這

（註五）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二七日（俄歷一四日）「語言報」第一二期上所載的關於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轉交斯攷伯列夫道一段演說（剝削資本家百分之百的利潤）的報告，在括弧中有這樣的話：「合下有人說：

「這就是統制的意思。」——編輯部註。

（註六）列甫在這裏是指蘇爾格於一九一七年五月一七日（俄歷四日）在國會議員會議上所說的下面幾句話：

「我們甯肯窮困，但不是國家窮困。如果你們能够保護這個國家，拯救這個國家，就請把我們剝奪精光，然我們也是不為這件事痛泣的。」（見「語言」一九一七年五月一八日（俄歷五日）第一〇一期）——編輯部註。

（註七）見「列甫全集」第二卷第二八一頁——編輯部註。

樣我們決沒有這樣主張過，同時我們將來也不會這樣主張。斯攷伯列夫祇是簡單地反對這個。他是不會鄭重地想方法去實現它的，但如果他要是這樣去辦的話，那麼也很簡單地，他會因這些應允與泰爾什奇攷和攷諾瓦洛夫有密切的關係，而多少使人可笑了起來。要剝奪百萬富翁們百分之八〇到百分之九〇的收入是可能的，但是却有一個條件，是不能經過這些部長老爺們的手的。如果政權是在工兵代表蘇維埃手中的話，它一定是能夠剝奪他們的，但是也不是把他們剝奪乾淨，因為這個是不需要的。它們祇剝奪他底大部分收入。另外一部分收入，國家政權是不能夠這樣去做的。而在斯攷伯列夫部長方面，或者是一個最好的希望。我在幾十年中已看清楚這些政黨了，我已經參加革命三十年了。所以我比誰都少懷疑他們這種善意。但問題不在這裏，不在於什麼善意。善意的人們總是有多數墮入地獄。而一切辦公室中所充滿的部長們簽字的紙頭，是不會使問題改變的。開始吧，你們如果愿意管理的話，就請開始吧！我們底綱領就是如此，我們讀了斯攷伯列夫底講演，我說下面的幾句話：我們是不再多要求的。我們比斯攷伯列夫溫和得多了。他提議管理百分之百，我們則不希望剝奪人家的百分之百，而我們是說：「你在什麼事情都沒有做的時候，我們是不能相信你們的喲。」這就是我們大家的分歧點：我們不相信人家在口頭上講的話，不相信什麼諾言，同時也不去勸別個來相信。議會共和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紙上的宣言是切不可相信它的。如果真的愿意管理，就應當實地的去開始。要是頒佈一道這種管理的法案，有一天的工夫是綽綽有餘了。每一個銀行職員的蘇維埃，每個工廠的工人

蘇維埃，每個政黨都獲得管理權了。這是不可能的，我們覺得這是商業的祕密，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哈，二者之中隨你們選擇一個吧。如果你們要保存托辣斯一切的賬簿和一切的簿記，是不需要說管理的空話的，是不需要說國家是崩潰了。

德國底情形還要惡劣許多。俄國還有麵包吃，但德國是沒有的。在俄國利用組織還可做許多事。在德國則什麼也不能夠做。麵包沒有許多，而全體人民的死亡是必不可免的。現在有人說，俄國已經走到滅亡的極限了。如果是這樣，那麼保護神聖的私有財產，便是一大罪惡。那麼就要問管理是什麼意思呢？難道你們忘記羅曼諾夫底尼古拉，對於部分的管理也起草過許多文件嗎？你們在尼古拉的文件中可以把這幾句話看到千百次：國家的管理，社會的管理，議員們的任命。在革命之後的兩個月中，工業家們劫奪了全俄國。每一份報告都說資本獲得了百分之百的利潤。但當工人們在革命之後的兩個月中「敢」說他們要過人的生活時，那麼全國資本家的報紙便都咆哮了起來。在「語言」的每一期上都野獸般的咆哮說，工人們想盜竊國家了，但是我們却祇允許反對資本家的管理。不可以少允諾些而多做些事嗎？如果你們要來一個官僚的管理，要像從前一樣經過那些機關，那麼我們黨十二分誠懇地宣言，我們對於你們是不能幫助的。雖然在政府當中的部長們，不但半打是民粹派孟塞維克，而且是一打民粹派孟塞維克的部長啊！管理一事，祇可由人民自己來實現。你們必須建立管理——銀行職員的蘇維埃，工程師的蘇維埃，工人蘇維埃，同時從明天起就開始這種管理。在上述每一機關中，好發現哪一個官吏

有不良的行爲，即可以有期徒刑來懲戒。問題是國家的崩潰。我們需要知道多少麵包，多少原料，多少工人，並且用它做什麼。

這裏我來講最後一個問題。這就是如何結束戰爭的問題。有人瞎說我們要單獨的講和。德國資本家強盜在求和平時說：如果你給我鑛山之地，我便可答應你土耳其和亞美尼亞的一塊土地。這就是每一個中立城市中外交家們所說的話。誰都知道這個。這祇是由約定的外交家的辭句掩飾着他們和外交家們也要說這種外交家的話。多麼無聊呀，好像我們是主張單獨講和而結束戰爭呀。戰爭是一切富強國家底資本家們導演的，它是因經濟發展幾十年來的歷史引起的，單方面放棄軍事行動就可結束戰爭，這是多麼愚蠢的啊，使我們甚至反對它也是覺得很可笑的啊。如果我們專門寫一個決議否認這個，那麼這祇是因爲我們與廣大的羣衆有關係，祇是因爲在羣衆中散佈毀謗我們的謠言。但是要把這件事情講得多麼嚴重，也是不值得的。各國資本家所主導的戰爭，沒有工人們反對這些資本家的革命，是不可能結束的。現在，管理還是一句話，並沒有成爲事實，同時資本家的政府也還沒有成爲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政府的時候，現在對政府的阻撓，還祇能說是死亡，死亡，死亡。現在在「自由的」英國所監禁的社會主義者們，還是講着我講過的話。德國監禁的李卜克內西，他所說的話，也是我所說的話，在奧地利監禁的菲里得里哈·亞德列爾，他同樣是利用手槍來說（或者他已經被殺）着我的話。各國工人羣衆所同情的，是這些社會主義者，而不是投靠在資本家方面的社會主義者。工人的革命在全世界蓬

勃地發展着。當然，在別的國家中革命還要倍加困難。那些國家當中沒有尼古拉和拉斯普金這種狂癲的人。那裏是他階級中最能幹的人們掌政。那裏沒有反對專制制度的革命條件。那裏已經成立了資本家階級的政府了。這個階級中最有才幹的代表們早已在那裏統治。因此，那裏的革命雖然還沒有來到，但是終究是不可避免的。雖然有許多革命家們死亡了，雖然菲里得里哈·亞德列爾與卡爾·李卜克內西是要死亡了。未來終究是屬於他們的。全世界的工人終究是擁護他們的。所以全世界的工人必然勝利。

至於說到美國加入戰爭，我可說這樣的幾句話。人們說美國是有民主的，那裏是有個「白宮」的。我說奴隸制的推翻是在五十年前。釋放奴隸的戰爭是於一八六五年結束。從那個時候，美國發展起許多百萬的富翁。他們把整個美國都掌握在金融魔手之中，準備着惡化墨西哥，同時爲瓜分太平洋，一定要與日本發生戰爭。這個戰爭，已經準備十餘年了。關於這一件事，所有的出版物都講過了。美國參加戰爭的真正目的，就是準備與日本的未來戰爭。美國底人民究竟是享受了很大的自由的，所以很難說他們一定要爲某種侵略的目的，或與日本鬥爭而担负強制的兵役或組織軍隊。但美國人看到歐洲是走到什麼地方去了。美國資本家是需要干涉這種戰爭的，以便借口用偉大的爭取弱小民族權利的鬥爭思想，去組織強有力的常備軍。

農民們拒絕把麵包賣錢而要求武器、鞋子與衣服了。在這一種決議中，包含着非常深刻的很大的真理的。確，國家已走上破產了，雖然在俄國還表現得不十分厲害，但是在其它國家之中

存在了：金錢已失去它的威力了。資本主義的統治已在事變的一切進程中粉碎了，譬如農民就是不喜歡要錢的。他們說：『我們要錢有什麼用呢？』他們是對的。資本主義統治的坍台，並非因為哪一個人要想奪取政權。『奪取』政權是無意義的。資本主義的統治，如果資方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沒有達到統治的話，是不能夠使它停止的。戰爭加速了這種過程，所以這就使資本主義成爲必然的了。如果歷史沒有將資本主義根絕或破壞，任何一種力量都是不能將它粉碎的。

以下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這個農民把大家所守護的東西讓渡出來了：金錢的權力破壞了。這裏，唯一的出路，是工農代表蘇維埃的聯盟能給他以一副奪取麵包、皮鞋和衣服的工具。這就是問題之所在，這就是生活所指示的。因此，沒有這個，幾千百萬人們是陷於飢餓、赤腳和赤身露體的。幾千百萬人民陷於死亡了，所以現在不是保護資本家的利益。唯一的出路，是將一切政權移轉在代表大多數人民利益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手中。可能在這種情形發生錯誤。誰都不相信，什麼樣的困難事情現在立刻會發生。我們決沒有這樣說。有人對我們說：『我們要把政權拿到蘇維埃手中，但他們却不同意。』我們說生活的經驗教訓了他們，所以全體人民都看到別的出路是沒有的。我們是不愿『奪取』政權的，因爲一切的革命經驗告訴我們，祇有那種依賴在大部分人民身上的政權，才能夠堅固起來。所以『奪取』政權將是一種冒險，我們底黨是不會幹這種事的。如果政府是大多數人民的政府，那麼最初表現錯誤的那種政策，它是會執行的，因爲別的出路是沒有的。這時將是這些組織內部政策的和平轉變，決不可想望別的組織。

戰戰們說自己決不可幻想別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怎樣來結束戰爭？如果工人兵士蘇維埃奪取政權，而德國人要繼續戰爭，我們將怎樣辦呢？關心我們黨底觀點的人們，他可在我們最近幾天的「真理報」上看到，我們在「真理報」上所確實引證的我們於一九一五年還在國外時所說的一句話：如果俄國底革命的階級即工人階級一旦奪取政權，他是一定要提議講和的。（註八）如果德國資本家或其它國家的資本家對我們的條件拒絕答覆，那時他是要戰爭的。我們不提議在一個打擊下就結束戰爭。這個，我們是不允許別人的。我們不宣傳這種祇是一方面自己愿意而事實上不可能辦到的事情如終結戰爭。這種事情，口頭上答應人是不困難的，但做起来却是辦不到的。要想輕而易舉地擺脫這種可怕的戰爭是不可能的。戰爭已是三年了。或許將來要戰爭十年，或許革命是非常困難的。另外一條出路是沒有的。我們說：戰爭是由資本家底政府開始的，要結束它，祇有依靠工人的革命。誰要是對社會主義運動發生興趣，就請他讀一下全世界社會主義的政黨於一九一二年一致所通過的巴塞爾大會的宣言吧。不過這個在我們「真理報」上所登載過的宣言，無論哪一個交戰國都是不肯現在公佈它的，自由的英國也好，共和政體的法國也好，都是不能公佈它的，因為在這篇宣言書中，在未發生戰爭以前，就對戰爭講了一句實話。在這個宣言中說：戰爭將來一定是英德兩國之間為爭取資本家霸權的戰爭。在這個宣言中說：火藥裝得滿滿的筒直要使武器自

（註八）見列寧全集第二〇卷第三六九頁——編輯部註。

然爆發了。在這個宣言中說，戰爭將來是爲了什麼，在這個宣言中說，戰爭一定要引起無產階級革命。所以我們說那些在宣言上簽字的社會主義者們是投靠到他們本國的資本家政府方面了，他們背叛社會主義了。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分裂了。有的社會主義者做了內閣的總長，但有的社會主義者被關在監獄裏面。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其中有一部分宣傳準備戰爭，而另外一部分社會主義者如美國的柏柏爾——耶夫格·鄧布司在美國工人中有很大的信仰——則說：「就讓別個來槍斃我吧，但我是一個銅板也不拿出來幫助戰爭的。我祇是準備着全世界無產階級反對資本家的戰爭。」這就是全世界社會主義者的分裂。全世界的社會愛國主義者認爲他們是保護祖國。但是他們自己錯了，他們是擁護一小羣資本家的利益而反對另外一羣資本家了。我們宣傳無產階級革命，我們宣傳這種唯一正當的事業，儘管有幾千幾百的人們爲這種事業而上了斷頭台，儘管有幾千幾百的人們被關在監獄裏。不過關在監獄中的社會主義者究竟祇能佔少數，繼續他們底事業而奮鬥的却有工人階級，同時也有整個經濟的發展。所有這一切都是告訴我們別的路是沒有的。這種戰爭，祇能由某幾個國家當中的工人革命來結束。現在我們底任務，祇是準備它，幫助它。俄國人民是厭惡戰爭的，他們是渴望和平的，但在他沒有準備好反對沙皇的革命而把沙皇推翻以前，是不能夠與沙皇進行戰爭的。反對戰爭是無用的。過去的情形就是如此。這段歷史昨天已向你們證實了，同時它明天也還要向你們證實。這件事我們很早以前就說過。應當幫助日益高漲的俄國革命。這話是我們在一九一四年年終說的。我

們在國會中的議員們因這件事被充軍到西比利亞了，並且還對我們說：「你們不給一個回答，當罷工已經停止，當議員們已經去做苦工，當一家報館也沒有的時候，你們還要革命！」同時當備才們說，我們不願意答覆。同志們，這些指責的話，我們已聽過好幾年了。我們答覆道：「在沙皇沒有推翻以前，反對戰爭是一點也沒有用的，你們是可以忿慨的。我們先前說的話已經證實了。這句話雖沒有完全證實，但是也已經開始在證實。革命已開始在俄國方面改變戰爭了。資本家們還在繼續戰爭，但我們却說：工人革命在某幾個國家當中還未爆發的時候，戰爭是不會停止的，因為掌握政權的人們，還是一些好戰的人們。但他們對我們說：『在許多國家之中大家都睡覺了。在德國，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無例外地擁護戰爭而祇有一位李卜克內西出來反對。』對於這個我可以這樣答覆：這一位李卜克內西却是代表一個工人階級的，全德國的希望，却是寄託在這一個人身上，寄託在他的擁護者身上，寄託在無產階級身上。你們假如不相信這話，就請繼續戰爭吧！另外一條路是沒有的。如果不相信李卜克內西，如果不相信工人的革命，不相信這個已在爆發着的革命，如果不相信這個的話，就請你們相信資本家吧！

除了某幾個國家當中的工人革命以外，誰都是不能在戰爭中勝利的。戰爭不是兒戲，戰爭是破天荒的東西，戰爭是幾千百萬人犧牲的代價，要想結束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前綫上的士兵是不能把戰綫與國家分離而單獨解決的。前綫上的士兵，祇是國家的一部分。國家在作戰的時候，前綫上也是受到痛苦的。在前綫上是什麼事都做不出來的。戰爭既是

由統治階級所掀起，那麼也祇有用工人階級的革命來埋葬它。你們是否能迅速求得和平，這祇是要看革命的發展如何而決定。不論是對你們說些什麼體貼的話，迅速結束戰爭吧，然而沒有革命的發展是辦不到的。政權要轉到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方面的時候，資本家們一定是要反對我們的；日本反對，法國反對，英國也反對；一切國家的政府都出來反對。資本家們都是反對我們的，但是擁護我們的却有工人們。那時資本家所挑動的戰爭便終結了。這個就是對怎樣結束戰爭這一個問題的回答。

初版於一九二九年四月二三日載於『真理報』No. 93 (4227)

根據速記稿排印。

第三部分 關於布萊斯特和約

(十九) 給波里斯·蘇瓦林一封公開的信(註一)

蘇瓦林聲明說，他底信也是寫給我的。我可十二分滿意地回答他，他底文章是觸到國際社會主義最重要的問題了。

蘇瓦林認為誰要是以爲『保護祖國』與社會主義不能一致，誰就是『愛國主義的』觀點。但同時他却『擁護』屠拉特、列節布爾、波里司等的觀點，因爲他們投票反對戰時公債，宣言他們是『保護祖國』的擁護者，即是說所謂『中間派』（我說他們很快地就要變成『沼澤派』）的觀點或攷茨基派——因這派最有名的理論的與文藝的代表卡爾·攷茨基而得名。這裏，我要指出蘇瓦林肯定地說『他們（即說第二國際破產的俄國底同志們）把這些人如攷茨基、洛格等等與悉得曼和列諾德爾式的民族主義者等同看待了』是不合事實的。不論是我和我們均黨（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從來都沒有把社會沙文主義者與『中間派』的觀點之間劃一個等號。在我們黨正式發表的許多宣言中也好，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註二）

(註一) 本文是對波里斯·蘇瓦林一封公開的信的一個答覆，蘇瓦林此信載於列馬什所出版的法國社會主義的

雜誌(小致派底機關報)“*Le Populaire du Centre*”之上。B·蘇瓦林底信是為給瑞士底社會主義者和列寧的,其標題為:「寫給我們瑞士的朋友們」(“*A nos amis qui sont en Suisse*”)。本來蘇瓦林是將這封信和他自己所寫的序言一併送交“*Populaire*”發表的,但查報檢查員却禁止登載列寧底答覆,所以祇是到了一九一八年一月,蘇瓦林才將此信送到他參加編輯的“*La Verité*”方面(該報於一九一七年二月初次在巴黎出版,趁編輯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議員波拉·麥尼現在,該報轉讓國托洛茨基派底機關報。)列寧底信,本是一定要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登載在“*La Verité*” No. 45 期上面的,但却被檢查員將它抽去,祇剩下一個啓事:「未發表的文件,列寧底信一封」(“*Un document inédit. Une lettre de Lénine*”)。而剩者由一九一八年一月二日「時代」(“*Le Temps*”)所引來的幾句話,本是想做為爲信的一種題詞而用“*Tonino*”的簽字的,結果也成爲三行空白。這封信,終於一九一八年一月二七日在“*La Verité*”這同編者序言發表了,在這個序言中,編者在聲明這封信被檢查員抽去的時候,同時對於這個文件的發表舉理由說,因為許多的報紙把仇視法國的許多國家中的議會演說詞日前都全部登載了——法國底國會議長和奧地利底外交部長——所以編者認為應當把至今仍爲法國盟友的這些國家中政府首領的信發表。

「給波里斯·蘇瓦林一封公開的信」存在“*La Verité*”報的,爲一在該報(“*La Verité*” 1918年1月27日 No. 6)所存的完整的法文信的校樣,所以發表了的那一部分,刪了的很多。這封信的原稿,在馬列學院當中都沒留存的本卷所登載的這封信的譯文,是根據的校樣標題是錯了的,「社會主義問題」而信上的副標題大體上是“*La Verité*”的編者所標的——編輯部註。

(五二) 見「列寧全集」第一八卷第六一——六六頁——編輯部註。

中央所發表的宣言也好，以及一九一五年三月黨通過的決議案也好（註三）（這兩種文件，都完全空地轉載在我們底「本書裏」，「社會主義與戰爭」，這是蘇瓦林看見過的，）我們從來最覺得耐會沙文主義者與「中間派」之間是有差別的。第一種人，我們認為他們已投到資產階級方面了。對於這些人，我們不但要求與他們鬥爭，並且還主張與他們斷絕關係或分裂。第二種人，則是不堅決的動搖的，因為他們拚命地要將社會主義的羣衆與沙文主義的領袖聯合起來，所以對於無產階級給了很大的害處。

蘇瓦林說他要「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上來分析事實。」

但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上看，這種一般化的與抽象的定義如「愛國主義」却是絕對沒有絲毫的價值的。祖國與民族，二者都是歷史的範疇。如果在戰爭時說到擁護民主，或與壓迫民族的壓迫進行鬥爭，那麼我是絲毫不反對這種戰爭的，同時祇要是屬於這種戰爭或起著的作用，我是決不害怕「保護祖國」這四個字的。社會主義者永遠是站在被壓迫者方面，所以凡目的在反對壓迫而為一種民主的或社會主義的鬥爭時，他們是不能成為戰爭的敵人的。這樣看來，否認一七九三年法國反對反動的歐洲專制制度的戰爭的合法則性，和否認加里巴的戰爭的合法則性，簡直是可笑極了。如不願意承認被壓迫者反對他們壓迫者的戰爭——這些戰爭現在是可能爆發的——的合法則性，譬如愛爾蘭人反對英國的起義，或摩洛哥人反對法

（註三）見「列寧全集」第一八卷第一二四——一二八頁——編輯部註。

國或烏克蘭人反對俄國的起義，同樣也是很可笑的。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在每一種個別的情形之下，而特別是對於每一種戰爭，必須規定它底政治內容。

但是怎樣來規定戰爭底政治內容呢？

任何一種戰爭祇是政治的繼續。現在的戰爭是哪一種政治的繼續呢？它是不是從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四年以來而在法國、英國和德國成爲社會主義與民主唯一代表的無產階級之政治的繼續呢？抑或還是帝國主義政治的繼續，和走上衰落和死亡道路的反動的資產階級專制和壓迫弱小民族的這種政治的繼續呢？

祇有明白而正確地提出問題，才能夠獲得非常明白的答案：現在的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是奴主的戰爭，這些奴主們是爲他牛馬般的工人而鬥爭而希望永遠鞏固奴隸制的。這種戰爭，這種「資本主義的屠殺」，一八九九年茹爾·格德說到他時早已斷定了它自己未來的叛變了。那時格德這樣說道：

「有另外一種戰爭……這種戰爭每天在發生着，這就是奪取市場的戰爭。由這一方爲來看，戰爭不獨不會消滅，而且還不間斷地在威脅着。這個，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戰爭，是各國資本家爲利權，而以我們血的代價爭取世界市場的戰爭。請你想一想吧，在歐洲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當中，爲了剝掠，社會主義者領導這種相互的屠殺了！請你想一想吧，除法

國的米里蘭以外，英、國、的米里蘭、意、大、利、的米里蘭、德、國的米里蘭都推動無產階級在這種資本主義的屠場中互相撕殺了。同志們，我要問問你們，現在還有什麼國際的團結嗎？在那個時候，在這種事實成爲普遍現象的時候，我要對一切國際主義「簡單的」說，無論是你和我，永遠絕對是不會贊同民族主義者的。」（見一九一一年茹爾·格德的『*En Garde!*』「在崗位上」第一七五——一七六頁，巴黎出版）（註四）

如說法國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的這種戰爭中是爲自由，是爲民族的獨立，是爲民主等等而鬥爭，那是不正確的。她是爲保護她底殖民地和英國底殖民地而鬥爭，因爲德國說她有很大的權利獲取殖民地，當然，從資產階級的觀點上看這是對的。她爲把君士坦丁堡等等割給俄國而鬥爭。所以這種戰爭決非一七九二年民主的、革命的法國所主導，也不是一八四八年的法國所主導，更不是巴黎公社的法國所主導。這個戰爭，是資產階級的法國所主導，是反動的法國所主導，是協約國和他底沙俄朋友所主導，是「全世界的高利貸者」（這句話不是我說的，而是「人道報」〔*L'Humanité*〕的職員里斯司〔註五〕所說的一句話）爲擁護他底贓物，

（註四）「在崗位上」〔*En Garde!*〕——格德底論文選集，是在一八八〇——一九一〇年間寫的。列寧這裏所引的一段是引自格德於一八九九年在社會主義政黨大會上的演說——編輯部註。

（註五）這句話引自里斯司的一本書中（里氏即法國記者 *Letaienn'a* 的化名）『反對法國底金融寡頭』〔*Contre l'oligarchie financière en France*〕（編者：皮諾底序）（Préface de Jean Finot）第一〇版（Dixième édition）一九〇八年巴黎，P. XI + 260——編輯部註。

爲「爭取他殖民地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爲「自由地」利用他幾十萬萬金元而剝削全世界，從而借款給弱小的或比較不富庶的國家所主導的戰爭。

你不能够說區別革命的戰爭和反革命的戰爭是一件困難的事。你要想在我說過的科學的範疇和我所說過的純粹的實踐以外，找尋一個大家所理解的範疇嗎？

這就是一個範疇：任何一種比較大規模的戰爭都是在很早以前就已準備好的。當準備革命的戰爭時，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是不怕首先宣佈他們在這種戰爭中「擁護祖國」的。反過來說，如果是準備着反動的戰爭的話，那麼不論哪一個社會主義者都不能在事先決定，即是說在宣戰以前規定他將來在這種戰爭中是「保護祖國」的。

馬克思與恩格斯二人是決不畏懼號召德國人民在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五九年參加反對俄國的戰爭的。

但恰恰相反，在巴塞爾大會上，在一九一二年時，社會主義者是不敢在他們早已預料到的，而確實實在一九一四年所來到的這種戰爭中說他們「保護祖國」的。

我們底黨是不害怕公開的宣言，如果愛爾蘭能夠開始反對英國，摩洛哥、亞爾吉爾、突尼斯能夠開始反對法國的里波里能夠開始反對意大利，烏克蘭、波斯和中國能夠開始反對俄國等等的戰爭或起義，而寄他們以同情的。

但是社會沙文主義者呢？但是「中間派」呢？他們是否有勇氣敢公開地正式宣言，如果在

美國與日本之間發生了戰爭，如果戰爭純粹是帝國主義性的戰爭而威脅到幾千萬萬人民並且繼續十餘年時，他們將來一定會主張「保護祖國」呢？讓他們嘗試嘗試吧！我是不敢擔保他們這樣做的，因為他們已經很好地估計到如果他們一旦決定這樣去做，他們一定是會成爲工人階級的笑柄的，同時一定是會被工人階級所指責而由社會主義政黨驅逐出來的。因此，社會沙文主義者和「中間派」對於這個問題，一定不敢公開地做任何的宣言，而是繼續影響、說謊並且攪亂這個問題，更用那種詭辯主義如一九一五年法國黨在最近一次大會上所通過的「國家已遭受進攻了，所以她有權實行防禦」(註六)來做這種勾當。

好像問題是在誰先進攻，而不是問戰爭的原因和目的何在，同時哪個階級在主導戰爭。是否可以允許社會主義者譬如在一七九六年當法國革命的軍隊與愛爾蘭人親密地團結起來時，承認有權爲英國「保護祖國」是正常的呢？但是事實上確是法國軍隊在這個時候進攻英國，並且法國底軍隊甚至還準備在愛爾蘭登陸。如果英國與俄國根據德國的教訓，在波斯與印度、中國以及其他亞洲的革命的人民聯合起來進攻他們而完成了他們的一七九九年與一七九三年時，是否明天可以承認英國與俄國有「保護祖國」的權利呢？

(註六)

法國社會黨大會於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五——二十九日召開於巴黎關於戰爭問題表決沙文主義的決議

時大會上有二·七五九票多數反對二七票，懷疑的爲九二票(見標題·路易「法國社會主義史」(Paul

Louis: *Histoire du Socialisme en France*) 第三六〇頁，一九二五年巴黎出版——編譯者註。

這就是我對這種對我們非常可笑的責備好像我們是分割了托爾斯泰的思想的答覆。我們底黨對於托爾斯泰的學說也好，和平主義也好，都是反對的，我們宣言社會主義者在現在這次戰爭中必須為社會主義將這種戰爭轉變為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

如若你說我這是烏托邦，那麼我可答覆你，很明顯地，如果英法底資產階級沒有及早感覺到同時沒有預料到必然的和不斷的日漸高漲的革命和它臨到頭上的進攻，他是不會分割你們底意見的，因為當然啦，他是不會起那種可恥的可笑的作用而要監禁在監獄以及「和平主義者」的動員的。

這個必然要使我提出蘇瓦林也提出的關於分裂的問題。分裂這是嚇一嚇人罷了，社會主義的領袖們要用它嚇別個人，同時他們自己也恐懼的。「現在，新的國際的建立有什麼好處呢——蘇瓦林說——它底活動，毫無結果的是一個失敗，因為它在數量上是非常薄弱的。」

但正是法國底波列斯曼納與洛格和德國底致茨基與列德布爾，他們底「活動」才是毫無效果的一個失敗，每天的事實證明，恰恰是他們害怕分裂恰恰是德國底卡爾·李卜克內西與奧·留列才不怕分裂，公開地宣言必須要分裂（見一九一六年二月一二日留列給「前進報」的信）（註七）同時毫不動搖的要實現它——他們底活動，雖然儘管他們在人數上非常

（註七）關於卡·李卜克內西與O·留列底演說及關於一九一六年一月二日O·留列底信，請參考「列寧全集」第一九卷第四四九頁註二——編輯部註。

薄弱，然而對於無產階級却是有偉大的意義的。李卜克內西和留列，祇不過是兩個人去反對一百零八人而已。然而這兩個人，却是代表着幾千百萬的人們，被剝削的羣衆，大多數的人民和未來的人類與革命。現在這個革命，是一天一天地發展而成熟了。至於那一〇八人，不過祇是代表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隊伍中一小部分奴僕們底諛諛罷了。當波里司分割中間派或沼澤派的羣衆時，他底活動是無效果的失敗了。但當波里司在事實上破壞「統一」而當他在國會中勇敢地向「打倒戰爭」或當他公開地說了一句實話而宣佈協約國企圖將君士坦丁堡割給俄國時，恰恰相反，波里司底活動，便不是無效果的了，它組織無產階級，喚醒無產階級且激動無產階級了。

革命的國際主義者當真在數量上很薄弱嗎？請你告訴我們吧！試舉一七八〇年的法國和一九〇〇年的俄國做個例子來看。在一七八〇年時，覺悟的與堅決的革命者是資產階級底代表人——那個時代的革命階級的代表人，但在一九〇〇年時，却是現在的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底代表人，數量上是非常微弱的。他們祇不過是一個單位，祇不過最多是佔本階級的萬分之一或十萬分之一。但是祇不過幾年之後，這個單位，這個非常之少的一個數目，本身就有着羣衆了。就有幾千百千萬萬的人們跟他們走了。爲什麼呢？因爲這個少數，是真正地代表了這些羣衆底利益，因爲他相信未來的革命，因爲他準備爲革命而犧牲一切。

數量上的薄弱嗎？但是從什麼時候，這些革命家在決定自己的政策時，依靠於他們是多呢

還是少呢？當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當我們黨宣言必須與機會主義分裂（註八）同時宣言這種分裂是對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他們的背叛的一種唯一光榮的和有價值的回答時，這個宣言對於許多人們還祇是表現為宗派的一種過分舉動，因為他們與生活和現實澈底地脫離了。但是兩年過後，就請你看一看有什麼變化吧。英國分裂已成爲事實，社會沙文主義者海德曼必須被開除黨籍。在德國，分裂已在每個人的眼中發展起來了。柏林波列麥與司徒嘉特的組織，甚至以黨內開除爲光榮，從黨內開除了德皇底走卒，從德國黨內開除了列諾德爾先生、桑姆巴先生、托馬先生、葛德及其黨羽。而法國呢？一方面，這些先生們底黨宣言它是『保護祖國』的擁護者，而在另一方面，齊米瓦爾德派則在他們底小冊子當中的『齊米瓦爾德的社會主義者與戰爭』（註九）宣言『保護祖國』派不是社會主義者。難道這種事實還不是分裂嗎？

這些對現代無產階級策略上最重要的問題得出了絕對相反的答案的人們，他們在偉大的世界危機兩年過後，怎樣能夠同心協力地在一個黨內互相工作呢？

請你再看一看這個中立的美國吧。難道在美國不是也開始分裂了嗎？一方面，耶甫格涅德布司這位『美國的柏文爾』在社會主義的報紙上宣言他祇承認一種戰爭，承認一種爭取社

（註八）見列甫全集第一八卷第六一——六六頁——編輯部註。

（註九）小冊子『Les socialistes de Zimmerwald et la Guerre』（齊米瓦爾德的社會主義者與戰爭）巴黎恢復（社會民主黨）國際關係委員會出版——編輯部註。

會主義勝利的戰爭，他說他肯肯教人來槍斃他，也不愿投票把一個銅板做美國底軍費（見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Appeal to Reason” No. 1082（註一〇）而同時在另一方面，美國的列諾德爾與桑姆巴則宣稱「保護祖國」並「準備參加戰爭。」美國底洛格與波列斯曼納——可憐蟲——則企圖將社會沙文主義者與革命的齊米瓦爾德派調和。

兩個國際已在事實上存在着了。一個國際是桑姆巴、修節庫姆、海德曼與普列汗諾夫等匪徒，而第二個國際則是K·李卜克內西、馬克林（蘇格蘭的一位教員，英國資產階級因他幫助工人階級的鬥爭判決他做苦工）、海格魯德（瑞士的議員，以從事反對戰爭的革命宣傳被罰做苦工，先前在齊米瓦爾德大會上為「齊米瓦爾德左派」的一個創始者），以及因宣傳反對戰爭而被判決終身在西比利亞流刑的俄國的五個國會議員等等。一個國際是那些幫助本國政府而支持帝國主義戰爭的人們的國際，而另外一個國際，則是主張革命鬥爭而反對這種戰爭的人們的國際。不管是議會中高談闊論講漂亮話的人們，也不管是社會主義「政客」的「外交手段」，都是不能夠聯合這兩個國際的。第二國際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第三國際已經誕生了。第二國際底主教和牧師們是不表揚它的，恰恰相反，而是咒罵它（見樊迪文和斯塔烏尼格的演說），但是它却不能夠阻礙它一天一天地會壯大了起來。第三國際能夠把無產階級從機

（註一〇）耶甫格涅·德布爾在“Appeal to Reason”（蘇俄公理）No. 1082，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一日，標題為「我什麼時候作戰」（“When I Shall Fight?”）——編輯部註。

會主義者的泥沼中拯救了出來，它能夠在行將到來的社會主義革命中領導羣衆獲得勝利。

在我結束本文以前，我必須對蘇瓦林所說的個人的爭論答覆幾句。他要求（瑞士底社會主義者）磨擦氣點評擊伯恩斯坦因、攻茨基、洛格等等。我必須說，我是不能同意他這種請求的。首先我要對蘇瓦林聲明，我反對「中間派」決不是個人的評擊，而是政治的批判。修節庫姆先生、普列汗諾夫先生等等的影響，在羣衆當中已經是不可挽救了；他們底權威大大地掃地了，到處有警察保護他們了。但是「中間派」底「統一」與「保護祖國」的宣傳，他們合作的主張，他們用許多辭句努力掩飾最大的分歧，却對於工人運動有很大的損害，會阻礙社會沙文主義者道德權威的全部破產，因而也就會支持他們在羣衆中的影響，從而使第二國際的屍屍復活。根據這許多理由，我認爲進行反對攻茨基及其他「中間派」代表們的鬥爭，是我對於社會主義的天職。

除此以外，蘇瓦林說「基爾波、列甯和其他一切祇喜歡「鬧意見」，而祇會嚴厲地批評人們和社會主義的理論時，自己却有時也有某些缺點。」

這種諷刺是非常明顯的。列節布爾在齊米瓦爾德大會上也在公開地表示這種意見時，責備我們「齊米瓦爾德左派」把革命的號召由外國拋到羣衆當中。我再對蘇瓦林先生重覆我在齊米瓦爾德大會上對列節布爾所說的一句話吧。現在，我在俄國（第一次）被捕後已經二十九年過去了。在這二十九年當中，我從來沒有停息投在羣衆當中做這種革命的號召，我在監

獄時這樣做，在西比利亞時這樣做，而最後在外國時又這樣做。我在革命的報紙上常常看到一種「諷刺」，是與沙皇檢察官所諷刺的一樣的，說我爲人不甚光明正大，躲在外國而向俄國的羣衆做革命的號召。這種「諷刺」出之於沙皇檢察官之口是誰都不驚奇的。但是出之於列節布爾之口，我覺得這種責難就有點詭異。列節布爾大概是忘記馬克思與恩格斯於一八四七年起草他們有名的「共產黨宣言」時，也是從外國把這種革命的號召拋到德國工人當中了吧！革命的鬥爭，常常是不能沒有流亡的革命者的。法國屢屢地有過這種經驗。蘇瓦林先生不學列節布爾……和沙皇檢察官這種壞的榜樣不是要更好些嗎？

其次，蘇瓦林說：「我們（法國的少數派）認爲托洛茨基是齊米瓦爾德左派當中最左的一個，但恰恰被列甯毫無理由地毀謗爲沙文主義者，應當指出這裏是有點過分了。」

是的，當然了，「這裏是有點過分了。」但不是我們過分，而是蘇瓦林過分了。因爲我從來是沒有毀謗托洛茨基底立場是沙文主義者的立場的。我斥責他的地方在什麼地方呢？我斥責他的地方，在於他常常地在俄國是表現着「中間」的政策。以下就是一個事實。從一九一二年一月起，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分裂是表面的。我們底黨（團聚在中央週圍的一派）指責別一派即O·K·和它最有名的領袖馬爾托夫和阿克塞爾洛德爲機會主義。托洛茨基參加馬爾托夫一派，而祇是到了一九一四年的時候才脫離它。在這個時候，恰巧戰爭爆發了。我們這一派的五個國會黨團議員（慕拉諾夫、彼特洛夫斯基、夏放夫、巴達耶夫、沙莫伊洛夫）被充軍到西

此利亞了。我們彼得堡的工人們投票反對參加軍事工業委員會（這對於我們是最重要的實際的問題對於俄國其重要性儼若法國的參加政府問題）但另外一派非常有名且非常有權威的文學家即 O·K·一派的文學家們如波特列索夫、沙蘇里亦、列維茨基及其他等人，則主張「保護祖國」並參加軍事工業會議。馬爾托夫和阿克塞爾洛德雖然抗議參加這個委員會，但却沒有與他那一派斷絕關係，按該派當中已經有一派成爲沙文主義者而贊同參加這個委員會了。所以我們在金泰爾責備馬爾托夫一方面要做整個 O·K·的代表，同時事實上他又祇能夠做這種傾向中某一派的代表。這一派在國會中的代表（切哈茨、斯放伯列夫等）分裂了。這些代表們一部分贊成「保護祖國」，一部分則表示反對。他們統統主張參加軍事工業委員會，同時他們曖昧地說必須「拯救祖國」，所以本質上祇是修節庫姆與列諾德爾「保護祖國」一口號的另外一種表現。再則，他們也決不反對波特列索夫的態度（實際上他底態度同普列汗諾夫底態度是一樣的，馬爾托夫公開地反對波特列索夫，同時拒絕與他底雜誌合作，因爲該雜誌歡迎普列汗諾夫參加合作。）

但托洛茨基呢？他一方面與馬爾托夫脫離關係，但又繼續罵我們爲破壞黨的份子。他同先前一樣提出左傾口號甚至主張與俄國社會沙文主義的領袖們斷絕關係，但是他却没有澈底地向我們說明他是否愿意與切哈次的小組織保持聯合抑或分裂。但這一點却是最重要的一欄問題在事實上，如果明天議和，後天我們便要來一個新的選舉與國會。同時很快地要在我們

面前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是否同切哈茨站在一道抑或反對他呢？我們是反對和他聯合的。馬爾托夫是贊同的。但托洛茨基如何呢？誰也不曉得。「我們底話」在巴黎已出五百期了，（註一）但它其中最主要的一個編者托洛茨基，卻沒有說一句堅決的話。因此我們不贊同托洛茨基。

但問題還不只是我們。在齊米瓦爾德大會上，托洛茨基也不愿意同「齊米瓦爾德左派」聯合。托洛茨基與G·洛蘭特——哥爾斯特自稱為「中間派」。現在我看一看洛蘭特——哥爾斯特同志在荷蘭社會主義者的「論壇報」上所寫的吧（一九一六年八月二三日，第一五九期）：「誰要是像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派愿意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誰就必須徹底克服流亡者之間的分歧，因為這些分歧，大部分簡直是個人的性質而且分裂極左派的，同時必須與列甯派聯合。「革命的中間派」——是不可能的。」（註二）

我遺憾的是我對我們與托洛茨基及馬爾托夫的態度說的很多了，但是法國社會主義報紙對這個問題雖說了很多，他將給讀者們的通告通常却是非常不確實的。法國底同志們，應該

（註一）「我們底話」——社會民主黨日報，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出版於巴黎。關於該報的詳情，請看「列甯全集」第一九卷第四五三——四五四頁註三四——編輯部註。

（註二）G·洛蘭特——哥爾斯特在荷蘭「論壇報」(“De Tribune”)——荷蘭左派的機關報，由G·洛蘭特——哥爾斯特，拉威司特納和瓦伊尼波波編輯出版——No. 159 (一九一六年八月一三日)上面的文章，其標題為「曖昧的態度」(“Een dubbelzinnig standpunt”)——編輯部註。

對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所發生的這許多事實做一個很好的調查。

實於一九一六年二月後半。

第一次用法文發表於“La Verité”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八

No. 48.

署名：Lénine.

根據該報校樣譯自法文。

(三) 關於迅速締結單獨的與割地的和約問題的提綱的結語(註一)

上面所說的提綱是我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黨的工作人員們一個小的會議上宣讀過的。(註二)對於這個問題，在討論的時候，在黨內發現三種意見：幾乎有一半出席者主張革命戰爭

(註一) 現在這篇文章的原稿，不用題名而用三個墨點，是證明它是別一種文件的一個複寫原稿未完。原稿開頭

「上面所說的提綱」是說明它是「關於迅速締結單獨的與割地的和約問題的提綱」的結語。(見「全集」

第二卷第一九三——一九九頁)是準備拿去一送付印的。最初的提綱是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二三日中央

剛剛通過了列寧關於與德國迅速締結和約的提案後，於二月二四日在「真理報」上公佈的。列寧

又附上重新寫好的結語註釋，關於不幸和約的歷史問題(見「全集」第二卷第二八九頁)以及未寫完

的「結語」。它是在一月二日(倒歷八日)黨的會議之後寫成的，是不會遲到一月二四日(倒歷一

日)之後的，即不會遲到黨中央關於和平談判的緊張的決議之後的——編譯部註。

(註二) 見「列寧全集」第二卷第一九三——一九九頁——編譯部註。

(這個觀點有時也叫做「莫斯科派」的觀點，因為我們黨底莫斯科州委會比其它組織都先通過了這個意見。)(註三)其次有四分之一贊同托洛茨基，他提議「宣佈停止戰時狀態，並且軍隊復原撤至國內，但不簽訂和約。」最後有四分之一才同意我。

黨內對這個問題所表現的情形，使我簡直回想到一九〇七年夏天的情形，記得那時絕大多數的布爾塞維克主張抵制第三屆國會，那時我除了主張與唐參加國會之外，爲這件事，還因爲自己的機會主義遭受到非常殘酷的吹毛求疵的評擊。客觀上，現在的問題與當年的情形完全是一樣的：與從前一樣，大多數的黨的工作人員，以最健全的革命的動機與黨的優秀的傳統爲出發點，擊它「顯明」的口號來引誘，而沒有抓緊新的社會經濟的與政治的形勢，沒有估計到環境的變化，是要求策略上來一迅速的突然的轉變。我底一切爭論也和當年一樣，必須集中一切力量去解釋明白馬克思主義是要求對客觀條件和客觀條件的變化加以注意的；是應當把問題具體地提出而運用到這些條件當中的；根本的變化現在是在於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的建立；對於我們來說，並且從國際社會主義的觀點來看，現在高於一切的，是保護這個已經在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共和國；在目前來說，俄國方面革命戰爭的口號，如果不是一句空話或

(註三)

俄國社會民主黨(布)莫斯科省委擴大會議於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俄歷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

八日)通過一個要求「與德國停止和平談判，而與各國交涉的強盜斷絕一切外交關係」的決議(關於莫斯科省委，請參考「列甫全集」第二卷第六〇九頁註釋一二八)——編輯部註。

可憐的示威，也是在客觀上等於墮入帝國主義者對我們所設的陷阱當中，因為帝國主義者正是高興把我們拉到不停息的帝國主義戰爭當中，然後再可能地以最少的代價把青年的蘇維埃共和國粉碎。

「我還是站在列寧舊的立場上」(註四)——莫斯科的一個青年這麼高呼着(青年——是在這夥講演者當中最有功績的一個)同時這一位講演者斥責我說，我現在是重複着過去防禦派的老套而認為德國的革命是不可能的。

不幸就在這裏，莫斯科派愿意站在舊的策略陣地上，頑固地不愿意看到新的客觀的形勢是怎樣變化着，怎樣產生着。

莫斯科派甚至沒有想到他們正是熱情地重複着過去的口號，我們布爾塞爾克現在是變成一些防禦派了。因為推翻資產階級、粉碎與暴露秘密的條約，才是真正地提議全體人民和平。(註五)

寫於一九一八年一月二日——二四日(俄歷八月——二一日)

初次發表於『列寧選集』第一九卷，一九二九年。

根據原文排印。

(註四) 摘自一九一八年一月二日(俄歷八月) V. V. 奧波列夫斯基(奧辛斯基)在黨的會議的演說中

(請參考『列寧全集』第二二卷第五九九——六〇〇頁註八八)——編輯部註。

(註五) 在這個原稿上刪去了——編輯部註。

(二) 在第四次全俄蘇維埃臨時代表大會黨團會議上的演說

提綱 (註一)

- 一、突變：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一九一八年二月一七日及以後。
- 二、布萊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與現在……（土耳其對立着革命戰爭的擁護者）……
- 三、「休養」
- 四、經濟的重心……而比利時呢？
- 五、「背叛」高調。二對立着 1,000,000 對立着 1,000,000。（註三）
- 六、烏克蘭與芬蘭。

(註一) 列甯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在第七次全俄蘇維埃臨時代表大會黨團會議上的演說沒有把這記保存下來。這篇演說零散的記錄是摘要的性質，所以很有些不甚正確的可能。（列甯選集）第九卷第六八——七一頁）本書這一文獻，是這篇演說的提要——編輯部註。

(註二) 列甯是指他在黨第七次代表大會總結中所舉的一個例子說的……「兩個人正在走窄的時光，猝然來了十個人進攻他們，一個人挺身而鬥，另外一個人則逃跑了——這就是背叛；但如果兩隊各為十萬人的軍隊，而反對他們的為五支軍隊，那麼一支軍隊被二十萬人包圍，另外一支則必須去幫助，但是我們又知道，有三十萬人是在那裏佈置着計謀，那麼就要問可能去援助嗎？不能」（列甯全集）第二卷第三三四頁——編輯部註。

七、農民羣衆的觀點，小資產階級，破產士兵……

八、階級力量與「卑鄙的和平」，但俄國底資產階級呢？

九、左派社會革命黨底「左傾」

一〇、甚至「失望」

一一、「間隙」的利用，「矛盾」兵力的戰略佈置：德國——英國——日本——美國……

注意：一一附：第爾斯特 (Thiers) 和平與戰爭，二者的相互關係。

一二、贏得時間，爲贏得時間退却。

什麼戰勝？誰勝？國際革命。

一三、準備力量，爲「保護祖國」紀律與紀律（直至採取嚴厲的懲罰。）

寫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二——三日。

第一次發表於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列寧選集」第一卷。

根據原稿排印。

(三) 關於和平談判的綱領摘要 (註一)

一、政治的與經濟的談判。

(註一) 「關於和平談判的綱領摘要」爲對於布萊斯特代表團進行和平談判的一個指令。

關於訓令的問題，於一九一七年二月一〇日（俄歷一月二七日）在人民委員會的會議上加以討論，在這個會議會根據「和平法令」通過了「談判的訓令」（人民委員會會議紀錄第 15 頁）。大約在同月（也許是在第二天）又起草了「關於和平談判的綱領要點」，而 A. A. 越飛則根據這綱領精神於一九一七年二月二三日（俄歷九日）和平會議的第一次擴大會議上，說明了俄國代表團的根本原則（臨時工農政府日報）第三〇期，一九一七年二月二五日（俄歷一二日）。

除了這個一般的政治的訓令以外，「關於和平談判的綱領要點」的一部分，其中還包含有斯大林所寫的幾點，這幾點就是蘇維埃代表團具體的要求。我們現在把這幾點要點引用於下：

(1) 「正式承認每一個（非列強）加入目前參戰國的民族有民族自決的自由權利，直至最後的分離而組織獨立的國家；

(2) 民族自決權的實現，採取自決區域全體居民複決的方法；

(3) 自由區域的疆域，由該區選民的代表民主地裁定；

(4) 保證民族自決權實現的先決條件為：

(a) 一切軍隊退出自決區域的邊境；

(b) 在上述區域中逃亡者得定居，同樣於開戰之際政府移出時居民亦得居住；

(c) 在該區中，由自決民族民主地選出的代表得成立臨時自治政府，並有權執行上述各項；

(d) 在臨時自治政府之下，訂約一方得成立委員會負責共同監督；

(e) 為執行 b 項與 c 項起見，一切必要的費用，由佔領者方面劃一筆專門基金交付。

二、政治談判的主要節目與基本的原因：「不割地不賠款。」
 三、割地的認識：

A、像宣佈現在的戰爭之後而合併的土地，是不能適用某一種割地的。(註二)

B、凡一領土上的人民在近幾十年來（從十九世紀下半葉起）對別個併吞他們的領土的國家表示不滿，或在該國當中不滿於自己的生活的不問這種不滿是否表現於書籍中，議會的市民的會議的和它機關的決議案中，抑或表現在國家的和外交的文件中，在所謂這些領土的民族運動中，在民族的傾軋中，衝突中和反抗等等當中，統統完全是一樣的，一切領土宣佈割讓。

寫於一九一七年二月一〇——二一日（俄歷二月二七——二八日）。

第一次於一九二九年發表於「列甫選集」第一卷。
 根據原稿排印。

(三) 關於必須簽訂和約的說明

現在不簽訂和約，這就是說宣佈反對德帝國主義的武裝起義或革命戰爭。這個，不是空話，

(註二) 反對立戰之後廢併的土地也屬於割地——原註。

便是俄國資產階級挑釁，因為資產階級正渴望德國人來臨。在事實上，我們是不能立刻去作戰的，因為軍隊反對戰爭，軍隊不能夠作戰。與德人一個禮拜的戰爭而我們底軍隊便簡單地在幾天中（由一九一八年二月一八日到二四日）逃跑光了，這個可以充分地證明上面所述的。我們成爲德帝國主義的俘虜了。立刻舉行武裝起義反對德人，並非說話容易，而是要有系統地，鄭重地，不屈不撓地進行準備革命戰爭的工作，樹立軍紀，成立軍隊，整頓鐵路與糧食才有可能。這就是中央委員會大多數——其中連列雷（和布爾塞維克中央的大多數）斯皮爾道夫、馬爾金（左派社會革命黨中央的少數）都在內——的觀點。（註）

寫於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四日。

第一次發表於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列雷選集」第一卷。

根據原稿排印。

（二四）關於布萊斯特和約的批准

——在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演說提綱——

（註）

關於接受德國的和平條件問題最初是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布）中央委員會議（一九一八年二月二日俄歷二月一日）上加以討論，其後是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中央的聯席會議和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布爾塞維克及左派社會革命黨的黨團聯席會議上，最後是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擴大會議上（詳情請參考「列雷全集」第二卷第六〇八頁註一二二）——編輯部註。

一、認識歷史的關鍵，階級力量與社會生產力的變化。
 二、(一九一七年)二月二三日俄國革命底「獨立性」——(一九一八年)二月二日。(原因)

三、凱旋的進行(一九一七年)一〇月二十五日——(一九一八年)二月二日。

四、帝國主義嚴重的失敗時期，退却。不是那個敵人。沒有軍隊。

五、「超歷史的」問題的提法。資產階級及其應聲蟲。

六、誰瓦解了軍隊？

七、維尼切克。克倫斯基派 + 柴拉台爾派 + 切爾諾夫派。

八、挑釁與圈套。「對德國歡迎」……

九、失望與高調。高調與自誇。左派社會革命黨(我們有 $\frac{1}{10}$ [453 頁 36 頁 8 = 487])

(不健全的軍隊)……

一〇、將一九〇七年與一九一八年做一比較。

一一、農民與高調。

一二、「休養」祖國底保衛。

一三、二與一〇二〇〇〇〇〇與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四、第爾斯特和約與衰微的德意志人民(祇是衰弱與落後)和平、戰爭及其聯系。

一五、贏得時間，退却，別個同盟：國際社會主義無產階級。

寫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一三——一四日。

第一次於一九二九年發表在『列寧選集』第一卷。
根據原稿排印。

(二五) 武裝與資本主義

英國是世界上最富庶、最自由且最先進的國家。武裝底狂熱完全與法德等國一樣，早已籠罩了英國底「社會」與英國底政府。

因此，英國底報紙——特別是工人的——現在引證了許多有興味的統計，去證明了武裝方面狡猾的資本主義底「機構」。英國海上的武裝特別強大。英國底造船廠（維克·阿姆斯·特洛格與波洛烏等）聞名世界。千百鉅萬的盧布，都被英國與其它國家拿去準備戰爭——自然，所有這一切，都純粹是爲了和平底利益，爲了保護文化的利益，爲了祖國底利益與文化的利益等等。

但就造船廠、火藥廠、炸藥廠與炮廠等等中底股東和經理們來看，我們看到海軍上將們與英國最著名的公務人員們，却是由兩個政黨——保守黨與自由黨——底人們形成的。大量的金子像洪水一般直向資產階級政治家們底荷包裏流，而資產階級底政治家們，則形成了一個緊密的國際惡棍網，他們煽動人民在武裝方面競賽，並像在羊子身上剪毛似地，去剪這些容易

噴嚏的愚鈍的粗陋的與恭順的人民！

武裝係民族底大事，愛國的大事，所以人們說，大家均應嚴守祕密。但造船廠與炮廠，炸藥廠與槍廠，則本身表現為一種國際的企業，在這種企業當中，各國底資本家們和陸地向各國屬「社會」相互吹噓着並且像榨善提機一般去榨取它們，以便為英國建造軍艦與大炮去反對意大利，而同樣地也替意大利建造這些東西去反對英國。

狡猾的資本主義的機構文明，秩序，文化，和平，乃是造船業與炸藥廠等方面，利用有手腕的人們和投機家們去劫奪萬千的盧布。

英國加入敵視三角同盟的三角協商了。意大利加入三角同盟了。有名的維克公司（英國）在意大利有分店。這個公司底股東與經理們，一方面唆使着英國去反對意大利，反之則又唆使意大利來反對英國（通過受賄的報紙與通過保守黨或自由黨受賄的議員們是一樣的）。而由英國工人或意大利工人方面獲取利潤，並在這裏或那裏竭力榨取。

保守黨和自由黨底閣員們以及議員們，幾乎都參加了這個公司。手攜着手。「偉大的」自由黨大臣格爾斯頓底兒子，就是阿姆斯特洛格公司底經理。海軍少將倍克——有名的海軍專家與英國「機關」中底高級官員，轉到攷威特里底炮廠服務，薪金為七、〇〇〇鎊（在太〇、〇〇〇盧布以上），而英國底首相，則薪金祇為五、〇〇〇鎊（約四五、〇〇〇盧布）。當然，在其它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中，也發現了類似的事實。政府為資本家階級底夥計。

計們底報酬很優裕。計本身就是股東而小羊子則在『愛國主義』的槍炮聲中被剪着羊毛

.....

一九二三年六月三日（俄歷五月二日）『真理報』二一五期

（雜誌碼三一十九期）

署名備註

譯自『列寧全集』第一六卷第四〇五——四〇六頁。

(二六) 巴爾幹戰爭與資產階級的沙文主義

巴爾幹戰爭結束了。安德里諾波爾底奪取，是保加利亞決定意義的勝利，而問題底重心，最後已由軍事動作的舞台，移到所謂強國的卑污陰謀的舞台上了。

巴爾幹戰爭，為世界事變環鍊上底一環，它標幟了亞洲與東歐中世紀社會底破產。在巴爾幹，統一民族國家底形成，地方封建諸侯壓迫底推翻，巴爾幹各民族一切農民由地主統治下的澈底解放，這就是擺在巴爾幹人民面前的歷史任務。

這個任務的解決，巴爾幹人民以前比現在容易十倍，對於巴爾幹聯邦共和國底建立，其犧牲也可少到百倍。在完全的與澈底的民主主義之下，民族的壓迫也吧，民族的骯髒也吧，宗教紛爭的爆發也吧，都是不可能的。巴爾幹底人民，可由迅速的、廣泛的與自由的發展中，真正地獲得

保證。

什麼樣的歷史根源，是使巴爾幹現實問題由代表資產階級與王朝利益所主導的戰爭而解決的呢？首要的原因是巴爾幹無產階級底薄弱，其次為強有力的歐洲資產階級反動的影響與壓迫。他害怕自己家裏和在巴爾幹的真正自由，他祇想依靠別人生存，他煽動沙文主義與民族的仇恨，以便使自己親善的政策便於實行，以便使巴爾幹被壓迫階級底自由發展困難了起來。

俄國的沙文主義，對於巴爾幹事變，不比歐洲要使人不厭惡些。在自由主義調調下所隱藏，所粉飾，所裝璜着的立憲民主黨們底沙文主義，比黑色百人團報紙上蠢笨的沙文主義，還要使人厭惡得多，有害得多。這些報紙明目張胆地向奧地利挑唆，向歐洲各國中最落後的這個國家挑唆，即向它底人民比俄國保證（我們指出是括弧裏的保證）獲得了無比的自由的國家挑唆。立憲民主黨底「言語」也在安德里諾波爾攻下時寫道：「新的形勢，給俄國的外交以完全的可能去更加堅持起來」……

好的「民主派們」假裝着不懂得的，祇是這裏所說的貫徹沙文主義目的時的堅持用不着驚奇。三月十四日在羅加可家裏午餐時，米留攷夫與耶菲略莫夫、顧奇攷夫、柏尼格司、克魯賓斯克與巴拉少夫就是在一道兒很親和的民族主義者，十月派，立憲民主黨，這些人們，祇不過是有害的、執迷不悟仇視自由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與沙文主義底各色各樣的影子。

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俄曆三月二十九日)「真理報」第七四期

「俄國通訊」(二七八期)

譯者：N

譯自列寧全集第一六卷第三五六—三五七頁

(二七) 戰爭底恐怖

交戰國費盡一切心血去把巴爾幹所發生的事件向「旁觀者」即向世界人士隱蔽了起來。對通信社欺騙着，阻撓着，戰爭過去許多時間了才容許他們出發到戰場。

所以祇有特殊的情形才偶然允許知道一點作戰底真情。顯然，這種特殊的情形，實是幫助了英國報紙「每日彙報」(Daily Chronicle)底記者且諾哈先生(Mr. Donohoe)。他在羅列布爾格司之役，深入到土耳其底軍隊當中，其後，他又乘汽車到了君士坦丁，而由那裏渡海到了羅斯坦(羅馬尼亞)。由羅斯坦表，他可隨意拍電報到倫敦去。

與羅列布爾格司底失敗後，他仍陣亡。○人有一個英國人說，其覆沒不下於利。○會戰。土耳其軍隊底巴倫炮，被保加利亞軍所獲。保加利亞軍射誘土耳其軍到達近邊。後，即開始使他們自兵戰。總後，再迅速地退却，用機關槍成千成百地掃射了土耳其軍。君士坦丁軍底退却，立即變為烏合之衆底一種饑荒狼狽的逃命。記者底汽車衝到逃命的人叢中。

時，飢慌了的土耳其兵向他討麵包吃。他必須親手去綁紮帶，醫往很少，綁帶沒有，乾糧沒有。戰後
還許多次軍事遠征，底屈擊者，英國人，馬道，但這些那樣的慘狀，那樣的飢餓的，狼
狽的，顛沛無告的安納托里亞，亞細亞土耳其，的農民慘遭死亡，却是我從來沒有看到，而且自己
從來也不敢這樣去設想的。

一九一三年四月廿日（俄曆七月廿二日）

署名：伊. 伊.

自「列甫全集」第十六卷第一七八頁。

(一八) 意土戰爭結束之後

意土和平的草約已由意土雙方全權代表簽字了。

意大利「戰勝了」！十一年以前，她為劫奪土耳其在非洲的屬地而鬥爭，從今天起，的里波里
可說是歸意大利管轄了。我們來看一下二十世紀當中「文明」國家所進行的這種典型的殖
民地戰爭並不是一件多餘的事。

這次戰爭怎樣引起來的呢？意大利金融寡頭和資本家大王們需要新的市場，需要意大利
帝國主義的勝利。

這次戰爭是怎樣的一種戰爭呢？利用最新的殺人利器去進行高尚的、文明的人類的屠殺。

和對阿拉伯人的剷滅。

阿拉伯人拚命地去抵抗。當意大利底一個海軍上將於戰爭開始之際粗心地統率一千二百個水兵登陸時，阿拉伯人即向他們進攻而先後擊斃了六百人。爲「懲罰」阿拉伯人起見，意大利屠殺了三千個阿拉伯人，燒燬了他們底家庭，屠殺了婦女與兒童。意大利人——文明的、法治的民族呵！

大約有一千個阿拉伯人被殺。

意大利軍——傷亡者在二萬以上；其中受傷的有一七四二九人，失蹤者六〇〇人，陣亡者一四〇五人。

在此次戰爭中，意大利人花了八萬萬里拉以上，卽三萬二千萬盧布以上。破天荒的失業和工業的停滯就是這次戰爭的結果。

阿拉伯人共陣亡一萬四千八百人。戰爭雖是締結「和約」了，但是在事實上一定還要繼續下去，因爲阿拉伯種族中凡是在非洲腹地而離海較遠的地方，是沒有被征服的。對於他們還需要刺刀、子彈、繩索、火燒以及對婦女的蹂躪去做長期的「開化」工作。

當然，意大利也不會比其它資本主義國家好些或壞些。它們都一樣地被資產階級統治着，而資產階級則爲了新的利潤的泉源，決不肯在任何一个屠場前放下屠刀。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日（俄歷九月二八日）「真理報」第一二九期。

(二九) 關於「時局」的提綱(註)

一、軍事委員會改變為軍事糧食委員會——即是說，集中軍事委員會十分之九的工作去使軍隊輸流為爭取糧食作戰，同時進行這樣的戰爭三個月六月——八月。

二、在上述一個時期，全國宣佈戒嚴。

三、動員軍隊時，分派一部分堅勁的軍隊同時號召十九歲以上的人，在某些區域中為爭取奪獲、收集及運輸糧食和燃料而進行有系統的軍事行動。

四、破壞紀律者槍決。

五、部隊底成績，以採辦糧食的工作成績以及收集剩餘糧食時所獲得實際結果來評定。

六、軍事出征的任務，必須如此規定：

A、收集的儲糧供給人民；

B、同樣準備三個月之糧食以備作戰；

(註)「關於「時局」的提綱」一文，大體上就是在列甯起草好的那一天即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由俄國共黨

(布)中央通過的。根據這個提綱，人民委員會於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通過糧食政策的決議，同時由糧食人民委員會負責起草一個關於組織武裝部隊為糧食而鬥爭的告工人與農民書，這個告工人與農民書，是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由人民委員會批准了(見「列甯選集」第十八卷第九五——一〇一頁)。

C. 保存煤，收集煤，加緊生產；

七、在從事動作的（反對富農的）軍隊中每一支隊包含災區飢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之工人和貧農。

八、必須對每一支隊發佈兩道命令：

- A. 思想政治上為戰勝饑荒與戰勝富農的意義，無產階級專政為勞苦羣衆的政權；
- B. 軍事組織方面關於各部隊的內務條例的，關於紀律的，關於管理以及每一戰役文件的

九、一切部隊實行連座法，譬如發覺搶劫一次，十人有槍決的威脅。

十、動員城市中富人們底一切運輸工具去進行運輸糧食的工作；動員富有者階級擔任管理店員。

十一、如一旦發現部隊解體的徵象，應即將成為威脅的部隊撤回即換防，應先將「不穩」的部隊暫留原地一月而由該地撤至後方懲戒或「調整」。

十二、在人民委員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中應

- A. 承認國家因糧食陷於可怕的危險狀態；
- B. 戒嚴。

C. 除上述重新編制的形式以外動員軍隊出徵糧食，以便作戰。

D、在每一有剩餘糧食的縣和州之中，對於富農和商人底糧食等等制成表冊，責成他們個人担負一切剩餘糧食的收集；

E、在每一個部隊之中，任命俄國共產黨（布）左派社會革命黨或職工會介紹的人們——雖然譬如說在十個人之中指定一個人——負責。

十三、在實行糧食壟斷時，不管有多大的財政的犧牲，必須於無情地壓服屯積剩餘糧食的富農之外，不停息地採用最堅決的手段幫助貧農，同時將富農剩餘糧食的一部分平分給他們。

寫於一九一八年五月。

初版載於一九三二年『列情選集』第十八卷。

根據原稿排印。

(三〇) 提綱

最初的草稿（註）

一、對戰爭底態度。

對於「革命的防禦」沒有任何讓步。

二、對「臨時政府的要求」——放棄侵佔。」

A、對臨時政府的態度

B、對工人代表蘇維埃的態度

再、工人代表蘇維埃底批評。

三、非議會制的共和國，而是工人、短工、農民與兵士代表蘇維埃共和國。

A、推翻軍隊，官僚制度與警察

B、官吏的薪金

四、在由革命的第一個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時期宣傳、鼓動與組織底特殊任務、公開底最高限度。

正直的，但是被資產階級所欺騙了的擁護者們，祇是贊成「必要的戰爭」和「不侵奪的戰爭」及他們被資產階級的欺騙。

寫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一六日（俄歷三日）。

第一次於一九二八年載於「列甫選集」第七卷。

根據原稿排印。

（註）

四月提綱摘要與列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七日（俄歷四月）兩次會議上（頭一次在布爾塞維克會議上，其後又在布爾塞維克和孟德維克一道開的會議上）所宣讀的提綱草案，和他自己四月二十日（俄歷七日）在「真理報」第二六期上用「論在黨內革命中無產階級底任務」這一標題所發表的一篇文章，多少有

些出入（見『列寧全集』第二〇卷，第八七——九〇頁）。最初回到俄國後，列寧就在當天回到彼得格勒的時候，從四月一六日（俄歷三日）夜間到一七日（俄歷四日）出席了彼得格勒底幹部工作人員大會。我的提綱摘要，大體上就是在回來的那一天寫好的，所以就作為他在這個會議上演說底底稿。

（本文共計七條，譯者所節的前四條是論到戰爭的，後三條——五、『土地綱領』六、『一個銀行由工人代表蘇維埃管理』七、『代表大會』——因為沒有關係到戰爭等地方，所以一概刪去——譯者）

譯後記

這本書裏所蒐集的文章，它在軍事政治方面的重要性和價值，原是不必我來說明的，凡是讀過列甯著作的人，一定可以來對它下一個評定。

這裏，我祇就繙譯這些文章的動機及編制上說幾句話。先說繙譯的動機。

第一，我們現在正是處在艱難的抗戰建國階段當中，爲了順利地完成我們底任務，我們有研究列甯軍事政治理論的必要。

第二，目前正值世界大戰緊張之際，軍事政治上有不少的思想論著充滿了每天的報章雜誌，我們爲了理解目前的世界大戰，爲了理解這些思想論著的內容，爲了決定我們正確的態度，需要研究列甯對戰爭問題上所發表的論著。

其次編制方面，我認爲是有很大的缺點的：第一，因爲手頭沒有整套的『列甯全集』，所以有一些重要的文章不能把它蒐集進去；如關於國內戰爭和各種兵制的文章，據譯者所知，其數就不下於這本書中所包括的。第二，本書爲使不與散見於國內各譯品中的文章重複起見，所以也有許多文章沒有把它編進去。

不過，本書中也蒐集了許多重要的文章：關於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的和革命戰爭的有八篇，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佔本書的絕大部分，其次關於『布列斯特和約』的也有幾篇，所有以上這些，都是對我們的抗戰有很大幫助的。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九日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再版

列 甯 戰 爭 論

LENIN ZHANZHENG LUN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 者 者 者
譯 者 者 者
出 版 者
列 寧 著
讀 書 出 版 社
之 甯

重慶 民生路一百八十八號
成都 祠堂街七十二號
昆明 華山南路九十號
貴陽 中華南路五十七號
桂林 桂西路十七號
上海 靜安寺路斜橋弄七十一號

實價：國幣一元三角

(成 水匯及運費郵加酌地內)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第六〇四號



解東
監

\$ 1.30